

二十四史九通政典類要合編

前漢

第五冊

欽定四庫全書

PDG

前漢二十三

方輿

都邑

郡國沿革

郡

形勢

鄉里

關

城塞

高帝五年西都雒陽齊戍卒婁敬求見說上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王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封邠積德桑善十餘世至于太王王季文王武王而諸侯自歸之遂滅殷爲天子及成王卽位周公相焉乃營雒邑以爲此天下之中而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故周之盛時天下和洽諸侯四夷莫不賓服効力貢職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惟其德薄也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成羣之開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搯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搯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卽亡洛陽東有成皋西有殽黽背河鄉雒其固亦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

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盡敬說
是也上卽曰車駕西都長安拜婁敬爲郎中號曰奉春君賜姓劉氏

漢書婁敬
張良傳

元帝時翼奉上疏曰臣聞昔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臣聞陛下徙都於成周左據成皋右阻
黿池前鄉嵩高後介大河建滎陽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爲關而入敖倉地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娛
東厭諸侯之權西遠羌胡之難陛下其已亡爲按成周之居兼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爲高宗漢家
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臣奉誠難買居而改作故願陛下遷都正本眾制皆定臣願陛下因
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書奏天子異其意答曰問奉今園廟有七云東徙狀何如奉對
曰昔成王徙洛盤庚遷殷其所遷就皆陛下所明知也非有聖明不能一變天下之道惟陛下裁赦

漢書翼
奉傳

右都邑

本秦京師爲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漢興以其郡太大稍復開置又立諸侯王國武帝開廣三邊
故自高祖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訖於孝平凡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

道三十二

邑有蠻
夷曰道

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

漢書地理
志

通典

通考

武帝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

漢書武
帝紀

京兆尹 故秦內史漢元年項羽立司馬欣為塞王為塞國二年欣降漢為渭南郡 左馮翊 故秦內史九年罷復為內史武帝建元六年分為右內史大初元年更為京兆尹 高帝元年

屬塞國二年更名河上郡九年罷復為內史武帝建元六年分為左內史太初元年更名左馮翊 右扶風 秦內史漢元年項羽立章邯為雍王為雍

年罷復為內史武帝建元六年分為右內史宏農郡 古函谷關秦人持之以為險固武帝元鼎四年河東

史大初元年更名右扶風以上為三輔 宏農郡 古函谷關秦人持之以為險固武帝元鼎四年河東

郡漢初屬魏高帝二年韓信等河內郡 高帝元年立司馬印為殷王為河南郡 本周王城秦為三川

為河南王高帝取之置河南郡 殷國二年印降漢為河內郡 河南郡 郡項羽立殺邱申陽

豫州刺史領郡國五 潁川郡 秦置高帝封韓王信為韓國六年汝南郡 高帝置沛郡 故秦泗水郡 梁國 故秦碭郡高祖五年封

誅立子恢為梁王罷東郡頗益梁高后七年魯國 故秦薛郡高后元年封張敖子恢徒王趙以梁封呂產文帝二年封懷王楫魯國 復為魯國孝景二年封共王餘

冀州刺史領郡國十 魏郡 高帝置鉅鹿郡 戰國趙地秦始皇二十五年常山郡 漢元年項羽分趙立張耳為常山王四年清河

郡 高帝置景帝中三年立子乘為清河郡 廣平國 戰國屬趙秦屬邯鄲郡漢為廣平國武帝征和二真定

國武帝元鼎中山國 高帝置中山郡景帝封信都國 景帝二年立子彭祖為廣川國五年國除為信

三年為信都國 河間國 故趙文帝二年封河間王辟疆始置國十五趙國 高帝四年封張耳為趙王八年國

后封共王恢文帝元年封幽王子遂景帝三年國除為邯鄲郡五年封趙敬肅王彭祖復為國

千四史九通文選更合編 卷三十一 方輿 內桂卷反

兗州刺史領郡國八

東郡 秦置漢十一年罷東郡 陳留郡 漢初屬河南郡 山陽郡 漢初屬梁國 景帝中六年分梁為五國別

年國除為郡天漢四年更為昌邑 濟陰郡 漢初屬梁國 景帝中六年別為濟陰國武帝建元三年國

國昭帝元平元年復為山陽郡 除為郡宣帝甘露二年更名定陶國明年復為郡成帝和

平四年復為定陶國哀帝 泰山郡 高帝 城陽國 高祖封子肥為齊王屬齊國 惠帝二年悼惠王獻城

建平二年復為濟陰郡 章為城陽 淮陽國 高帝十一年封子友始置國 孝惠元年國除為淮陽郡高后元年封惠帝子強五

王別為國 為郡宣帝元康 東平國 漢初屬梁國 景帝中六年封梁孝王子彭離別為濟東國

二年復為國 徐州刺史領郡國五 琅邪郡 秦置漢初屬齊 呂后七年立劉濞為 東海郡 高帝 臨淮郡 武帝元狩 泗水國 漢初屬東海郡

封泗水思王 高帝五年封韓王信六年封元王交宣帝地 泗水國 武帝元鼎四年

商別為國 楚國 高帝五年封韓王信六年封元王交宣帝地 泗水國 武帝元鼎四年

青州刺史領郡國九 平原郡 高帝六年 千乘郡 高帝 濟南郡 漢初為齊郡 孝文十六年別為 齊郡 秦置齊郡漢元年項羽分

市為濟北王田安為膠東王三年併屬漢為郡六年封子肥為齊國孝文時分置 北海郡 景帝中

城陽 淄川 膠西 濟南 濟北 國而齊地浸狹武帝元朔中齊王次昌亡後國除為郡 北海郡 景帝中

萊郡 高帝 膠東國 故齊地漢元年項羽立田市為膠東王五月高密國 漢初屬齊文帝十六年別為

荊州刺史領郡國八

高密 淄川 國 漢初屬齊文帝十六年封淄川王 漢初屬齊文帝十六年封淄川王

南陽郡秦置高祖元年更爲臨江郡五年復故景帝二年江夏郡高帝置桂陽郡高帝置武陵郡高帝置

零陵郡武帝元鼎六年置廣陵國高帝六年封荆王賈屬吳景帝四年封子非爲江都國長沙國本秦長沙郡高

揚州刺史領郡國六

廬江郡漢初屬淮南國文帝十六年別爲國景帝四年國除爲郡九江郡秦置高帝四年爲淮南國武帝元狩元年國除復爲郡會稽郡秦置高帝六年封

三年封劉濞爲吳國景帝三年國除爲會稽郡 丹陽郡秦爲鄣郡漢初屬荆國後屬吳國景帝四年置江都國更屬豫章郡

高帝十六年復爲衡山國武帝元狩二年別爲六安國

益州刺史領郡八

漢中郡秦置廣漢郡高帝置巴郡秦置蜀郡秦置犍爲郡武帝建元六年開西南夷置越嶲郡武帝元鼎六年定西南夷置牂柯郡武帝

六年通益州郡武帝元封二年漢舉國降置以爲郡

涼州刺史領郡十

安定郡武帝元鼎三年置北地郡秦置隴西郡秦置漢元年屬雍國二年併三秦復置隴西郡武威郡武帝紀云元狩二年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眾來降以

其地爲武威酒泉郡地理志云太初四年開與紀不同 金城郡昭帝始元六年置天水郡武帝元鼎三年置武都郡武帝元鼎六年置張掖郡本匈奴

地理志云武帝太初元年開酒泉郡武帝紀云元狩二年置地理志云太初元年開與紀不同燉煌郡地理志云武帝後元元年分酒泉置本紀云元

年置

年置

年置

年置

并州刺史領郡九

太原郡 秦置漢二年魏豹反盡有太原上黨之地九月虜約定魏地置上黨太原等郡五年立韓王信為韓國六年復為郡十一年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遂廢太原郡文帝即位復分代為

太原國三 上黨郡 秦置漢二年魏豹有其上郡 秦置高帝元年封並 西河郡 武帝元朔四年置 朔方郡 武帝元朔

二年復為郡 五原郡 秦九原郡武帝元朔二年更名雲中郡 秦置高帝六年併屬代國十一年詔以代定襄郡 雁門郡

秦置高帝六年併屬代國後復為郡

幽州刺史領郡十

涿郡 高帝六年分 勃海郡 高帝代郡 春秋為代國秦置代郡高祖元年徙趙歇為代王是時雲中雁

十月斬陳餘以其地封兄喜為代王七年匈奴攻代喜棄國自歸立子如意為代王以陳豨為相九年如意徙王趙代地皆入郡十年陳豨反代地十一年漢擊破之周勃入定代地上乃取山南太原

之地益屬代立子常為代王都晉陽或云都中都文帝即位分代為二國立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三年武徙王淮陽更立參為代王而太原遂為郡參傳至孫義徙清河而國除代亦復為郡蓋元

鼎三 上谷郡 秦置 漁陽郡 秦置 右北平郡 秦置 遼東郡 秦置 廣陽郡 高帝元年為燕國武帝元朔元

年也 國昭帝元鳳元年復為廣陽郡 樂浪郡 武帝元封二年 郡宣帝本始元年為廣陽國 年滅朝鮮置

交州刺史領郡七

南海郡 秦置秦取尉佗王此地武帝 鬱林郡 故秦桂林郡屬尉佗武 蒼梧郡 武帝元鼎

六年 合浦郡 武帝元鼎 九真郡 武帝元鼎 日南郡 故秦東郡武帝元鼎六年開 交趾郡 武帝

翼州竟都所在疆域尤廣 梁州境宇雖遐遠而難以 山東之人性綏尚儒仗氣任俠 太行恆山之東 山西土

瘠其人勤儉閭里之間習於程法并州近狄俗尚武藝左右山河古稱重鎮寄任之者必文武兼資焉

古冀州漢時為郡國二十四縣三百七十三

恒山郡十八縣 元氏 石邑 桑中 壺壽 蒲吾 上曲陽 九門 井陘 房子 中邱

魏郡十八縣 鄴 館陶 斤邱 沙 內黃 清淵 魏 繁陽 元城

鉅鹿郡二十縣 梁期 黎陽 鄧 廣阿 象氏 瘦陶 宋子 楊氏 臨平 下曲陽 貫 鄆

趙國四縣 邯鄲 易陽 柏人 襄國

真定國四縣 真定 藁城 肥累 蘇曼

河開國四縣 樂成 侯井 武隧 弓高

廣平國十六縣 廣平 張 朝平 南和 列人 斤章 任 曲周

中山國十四縣 廣奴 北平 北新城 唐 深澤 苦陘 安國

河內郡十八縣 懷 汲 武德 波 山陽 河陽 州 共 平皋 朝歌

信都國十七縣 信都 歷 扶柳 辟陽 南宮 下博 武邑 觀津 高陵

太原郡二十一縣 晉陽 葭人 界休 榆次 中都 于離 上艾 慮 鹿 陽邑 孟 平陶

廣陽國四縣 薊 方城 廣陽 陰鄉

涿郡二十九縣 涿州 穀邱 固安 南深澤 范陽 蓋吾 容城 易 廣望 鄭 高陽 安平 樊輿 成 良鄉 利鄉 臨鄉 益昌 陽鄉 西鄉 饒陽

中水 武垣 阿陵 阿武 高郭 新昌

上黨郡十四縣 長子 屯留 余吾 銅鞮 沾 涅氏 襄垣 壺關 泫氏 高都 潞 騎氏 陽阿 穀遠

河東郡二十四縣 安邑 大陽 猗氏 解 蒲阪 河北 左邑 汾陰 聞喜 濩澤 臨汾 垣 皮氏 長修 平陽 襄陵 襄 楊 北屈 蒲子 絳 狐

驪 騏

西河郡三十六縣 富昌 鵠虞 鵠澤 平定 美稷 中陽 樂街 徒經 皋虞 大城 廣 田 圍 益 關 平周 鴻門 蒲 宣武 于章 增山 圍陽 廣行 武車 虎猛 礪石 穀羅 鏡 方利 博陵 隰成 臨水 上軍 西都 平陸 陰山

視是 鹽官

雁門郡十四縣 善無 沃陽 繁時 中陵 陰館 樓煩 武州 滎陶 蔚 平城 得 馬邑 強陰

代郡十八縣 柔乾 道人 當城 高柳 馬城 班氏 起陵 犇氏 廣昌 且如 平邑 陽原 東安陽 參合 平舒 代 靈邱 鹵城

雲中郡十一縣 咸陽 陶林 植陵 積和 沙陵 原陽 沙充 北輿 武泉 陽壽 雲中

定襄郡十二縣 成樂 桐邊 都武 武進 襄陰 武舉 駱 安陶 武城 武要 定襄 復陸

上谷郡十五縣 沮陽 泉上 潘 軍都 居庸 離音 夷輿 下 昌平 廣寧 涿鹿 且居 茹 女那 寧

漁陽郡十二縣 漁陽 孤奴 路 雍奴 泉州 平谷 安樂 庠奚 廣平 要陽 白檀 滑鹽

右北平郡十六縣 無終 石城 廷陵 峻靡 賁 徐無 聚陽 土垠 白狼 夕陽 昌城 驪成 廣成 寧 平明

遼西郡十四縣 且慮 海陽 新安平 柳城 令支 肥如 賓從 交黎 狐蘇 徒河 交城 臨渝 桑

兗州舊疆界於河濟地非險固風雜數國魏晉宋齊趙五國之地秦漢以降政理混同人情朴厚俗有儒學

古兗州漢時為郡國八縣一百三十五

東郡二十二縣濮陽 臨邑 利苗 須昌 壽良 樂昌 陽平 白馬 南燕 東武陽 廩丘

魏郡東境是縣見冀州

泰山郡二十四縣奉高 博 在 盧 肥成 蛇邱 剛 柴 蓋 東平陽 梁父 萊蕪 鉅平 麻 牟 蒙陰 華 齊陽 乘邱 南武陽 富陽 桃山 桃鄉

式

濟陰郡九縣定陶 冤句 呂都 葭密 成陽 鄆城 句陽 柘 乘氏

平原郡十九縣平原 鬲 高唐 重邱 平昌 羽 般 樂陵 祝阿 安 濮 阿陽 濳陰 柘 富平 安德 合陽 樓虛 龍嶺

清河郡十四縣清河 德題 繹幕 靈 厝 鄒 貝邱 信成 東陽 信鄉 繚 棗強 復陽 東武城

東平國七縣無鹽 任城 樊 東平陸 章 亢父 富城

勃海郡二十六縣浮陽 陽信 東光 阜城 千童 重合 南皮 定 章武 東平 中邑 高成 高樂 參戶 成平 柳 臨樂 重平 安文 東州 修市

建成 景成 文安 章鄉 蒲領

千乘郡十五縣千乘 東鄉 涇沃 平安 博昌 蓼城 建信 狄 琅槐 樂安 被陽 高昌 繁安 高苑 延鄉

青州古齊號稱強國憑負山海擅利鹽鐵管仲謂楚師曰我齊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穆陵山在今鄒鄒郡沂水縣界無棣今景城郡

縣又燕王謂蘇秦曰吾聞齊地清濟濁河可以為固長城巨防可以為塞今濟陽郡盧縣界有防門山又有長城東至海太公用之而富人管仲資之以興霸人

二十四日通文其書卷之五 卷三十一 方輿 五約雅堂藏版

情變詐好行機術豈因輕重而為弊乎固知導人之方先務推以誠信漢高帝嘗妻敬曰齊處以口
人多許也逮於漢氏封立近戚漢初田肯說高帝曰齊東有甄瑕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
險北有渤海之利隔懸千里齊得十二焉故號東西秦非親子弟勿王

武帝臨極儒雅盛興

古青州漢時為郡國十二縣一百八十六

北海郡二十六縣營陵 劇魁 安邱 瓠 濳于 益 平壽 都昌 平望 羊石 平的
柳泉 壽光 樂望 饒 斟 桑宿 平城 密鄉 新成 樂都 石鄉

上鄉 成鄉 膠陽 劇

高密國五縣 高密 昌安 石泉 夷安 成鄉

膠東國八縣 即墨 昌武 下密 北武 都秩 挺 觀陽 郡盧

淄川國三縣 劇 東安平 福鄉

濟南郡十四縣 鄒平 臺 梁鄉 土鼓 於陵 陽邱 東平陵
般陽 菅 朝陽 懸城 城 著 宜成

齊郡十二縣 臨淄 昌國 利 西安 鉅定 廣 廣饒 昭南 臨胸 北鄉 平廣 臺鄉

瑯琊郡五十一縣 東武 不其 海曲 贛榆 朱虛 諸 梧成 靈門 姑幕 雲 虛水
臨原 瑯琊 被 拒 餅 邦 雋段 黔鄉 箕 計斤 稻 皋虞 平

昌 長廣 橫 東莞 魏其 昌 莒鄉 昆山 參封 稗 高廣 高鄉 柔 卽來
武鄉 伊鄉 新山 高陽 鬪望 安邱 折泉 博石 房山 高鄉 高陵 臨安

石山

城陽國四縣 莒 陽都 東安 慮

東萊郡十七縣掖 臨 平度 黃 臨朐 皮成 牟平 東牟 博 育牟 昌陽 不夜

遼東郡十八縣襄平 新昌 無慮 望平 房 侯城 遼隊 番汗 險瀆 遼陽 居就

樂浪郡二十五縣朝鮮 誦那 淇水 含資 粘蟬 遂成 增地 帶方 馴望 東曉 海

前莫 邪頭味 華麗 夫須

元菟郡三縣高句麗 土殷台 西蓋馬

徐方鄒魯舊國漢興猶有儒風

古徐州漢時為郡國八縣一百有六

東海郡三十八縣剡 蘭陵 襄賁 下邳 良成 平曲 戚 胸 開陽 祝其 費 利成

邱東安 合鄉 承 建陽 曲陽 司吾 平曲 都陽 陰平 都鄉 武陽 新陽

臨淮郡二十九縣徐 取慮 淮浦 盱眙 玄猶 僮 射陽 開陽 替其 西平 高山 開

陵 昌陽 廣平 樂陵 襄平 海陵 興 堂邑

山陽郡二十三縣昌邑 成武 湖陵 東緡 方輿 棗 鉅野 單父 都關 城都 薄

西陽

瑯琊郡南境是縣 見青州

泰山郡南境是縣 見兗州

楚國七縣 彭城 留 梧 傅陽 呂 武原 溜邱

沛郡 東境是縣 見豫州

魯郡六縣 魯 卞 汶陽 蕃 鄒 薛

泗水國三縣 凌 泗陽 干

揚州人性輕揚尚鬼好祀江淮瀕海地非形勢得之與失未必輕重然長淮大江皆可距守關越還

阻僻在一隅憑山負海難以德撫 漢武帝時朱買臣上言東越王數反居泉山之上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

古揚州漢時為郡國七縣九十七

廬江郡十二縣 舒 居巢 龍舒 臨湖 雩婁 襄安 潯陽 灑 皖 湖陵 松滋 樅陽

九江郡十五縣 壽春邑 逶邁 成德 橐皋 陰陵 歷陽 堂塗 鍾離 合肥 東城 博

會稽郡二十六縣 吳 曲阿 烏傷 毘陵 餘暨 陽羨 諸暨 無錫 山陰 句章 丹徒 餘姚 婁 上虞 海鹽 剡 由拳 太末 烏程 鄞 餘杭 鄞 錢

唐 富春 治 回浦

丹陽郡十七縣 宛陵 於潛 江乘 春穀 秣陵 故鄣 句容 涇 丹陽 石城 湖熟

豫章郡十八縣 南昌 廬陵 彭澤 鄱陽 歷陵 餘干 柴桑 艾 潯 新淦 南城 建

廣陵國四縣 廣陵 江都 高郵 平安

六安國五縣 六安 安豐 安風 陽泉

臨淮郡

見徐州

江夏郡

東境是縣 見荆州

南海郡

東境是縣 見南粵

舜置十二牧荆州其一周禮職方曰正南曰荆州

爾雅曰漢南曰荆州

其山曰衡數曰雲夢川曰江漢浸曰潁

澁衡山在湖南雲夢在華容潁水出陽城其利丹銀齒革民一男二女畜及穀宜與揚州同荆強也

言其氣躁強亦言荆驚也或取名於荆山焉漢武置十三州此為荆州

領郡國八

其五溪中地歸漢以後

歷代開拓

今播川涪川夜郎義泉龍溪濠溪等郡地

古荆州漢時為郡國六縣七十九

南郡十八縣

江陵 夷道 州陵 都 高城 鄧 郢 當陽 中廬 枝江 襄陽 編

江夏郡十四縣

西陵 竟陵 鍾武 西陽 襄 郢 安陸 沙羨 蘄春 鄢 雲杜 下

長沙國十三縣

臨湘 羅 連道 益陽 下雋 攸 醴 承陽 湘南 昭陵 茶陵 容陵

武陵郡十三縣

索 孱陵 臨沅 沅陵 鐔成 舞陽 遷陵 辰陽 酉陽 義陵 偃山

桂陽郡十一縣

郴 臨武 便 南平 耒陽 桂陽 陽山 曲江 含洹 滇陽 陰山

零陵郡十縣

零陵 營道 始安 夫夷 營浦 都梁 冷道 泉陵 洮陽 鍾武

牂牁郡

東北境是縣 見梁州

方輿

荆河之間四方輻輳故周人善賈趨利而織晉韓國分野亦有險阻蘇秦謂韓宣王曰韓北有鞏成
有宛穰有大南有徑山也鞏成泉則今鞏縣汜水也宜陽舉之固西有宜陽尚阪之塞東
商阪即今福昌山及商山也宛穰南陽界徑山密縣界東漢宅於洛陽土中風雨所交宜乎建都
立社均天下之漕輸便萬國之享獻不特隘書務修德刑則卜世之期可延久也

古豫州漢時為郡國八縣一百八十六

潁川郡二十縣潁陽 潁陰 滎陽 偃師 京 平陰 中牟 平 陽武 開封 梁 新鄭
長社 新次 襄城 鄧 郟 陽城 綸氏 舞

河南郡二十二縣滎陽 偃師 京 平陰 中牟 平 陽武 開封 梁 新鄭
滎陽 偃師 京 平陰 中牟 平 陽武 開封 梁 新鄭

陳留郡十七縣陳留 小黃 成安 尉氏 長葛 平邱 濟陽 浚儀
陳留 小黃 成安 尉氏 長葛 平邱 濟陽 浚儀

汝南郡三十七縣平輿 陽安 陽城 潁強 富波 汝陽 桐陽 吳房 安成 慎陽 南
平輿 陽安 陽城 潁強 富波 汝陽 桐陽 吳房 安成 慎陽 南

汝南郡三十七縣平輿 陽安 陽城 潁強 富波 汝陽 桐陽 吳房 安成 慎陽 南
平輿 陽安 陽城 潁強 富波 汝陽 桐陽 吳房 安成 慎陽 南

沛郡三十七縣相 龍亢 竹 穀陽 蕭 向 鉗 廣戚 下蔡 豐 夏邱 鄆 譙 蕪
相 龍亢 竹 穀陽 蕭 向 鉗 廣戚 下蔡 豐 夏邱 鄆 譙 蕪

南陽郡三十六縣宛 犂 杜衍 鄧 育陽 博山 涅陽 陰 堵陽 穰 雒 山都 蔡陽
宛 犂 杜衍 鄧 育陽 博山 涅陽 陰 堵陽 穰 雒 山都 蔡陽

平氏 隨 葉 鄧 魯陽 舂陵 新都 湖陽 紅陽 樂成 博望 復陽

梁國八縣 碭 留 杆秋 蒙 巳氏 虞 下邑 睢陽

淮陽國九縣 陳 苦 陽夏 密平 扶溝 固始 圍 新平 柘

漢中郡北境是縣

南郡北境是縣

弘農郡東境是縣

巴蜀之人少愁苦而輕易淫伏周初從武王勝殷虜蜀羌髡微盧彭濮人是也

於戰國又為秦有資其財力國以豐瞻漢景帝時文翁為蜀郡守建立學校自時蜀士學者比齊魯

焉土肥沃無凶歲山重復四塞險固王政微缺跋扈先起公孫述李雄譙縱王建孟知祥迭據之皆因中原多事故一方之寄

非親賢勿居

古梁州漢時為郡國九縣一百二十八

漢中郡十二縣西城長利 洵陽 南鄭 褒中 成固 沔陽 錫 武陵 房陵 安陽 上庸

廣漢郡十三縣梓潼白水 什方 涪 維 葭萌 郫 新都 甸江道 涪竹 廣漢 陰平道

蜀郡十五縣成都徙 郫 繁 廣都 江原 嚴道 縣廣 旄牛 臨邛 青衣 汶江 廣柔

巴都十一縣 江州 臨江 枳 閬中 安漢 宕渠 魚復 充國 墊江 胸腹 涪陵

益州郡二十四縣漢池 雙柏 同勞 銅瀨 收靡 穀昌 秦城 賈古 連然 俞元 葉

武都郡九縣 武都 上縣 故道 河池 嘉陵道 循成道 下辨道 沮 平樂道

益州 弄棟 來唯

武都郡九縣 武都 上縣 故道 河池 嘉陵道 循成道 下辨道 沮 平樂道

狝狗郡十七縣

故且蘭 鄯封 營 漏臥 談指 宛温 毋斂 夜郎 平夷 同並 西

都夢 談藁 毋單 漏江 進柔 句町

越雋郡十五縣

印都 遂久 靈關道 臺登 花秦 大祚 姑復 三絳 定祚 會無 牟

水 潛街 蘇祇 關 青蛉

犍爲郡十二縣

犍道 江陽 武陽 南安 牛鞞 南廣 漢陽 郫郫 資中 符 朱提

堂原

弘農郡

南境是縣見雍州

雍州之地厥田上上鄠杜之饒號稱陸海

言其高陸物產如海之無所不出

西塞爲固被山帶河秦氏資之遂平海

內漢初高帝納婁敬說而都焉又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之後及豪族名家於關中強本弱末以制天下自是每因諸帝山陵則遷戶立縣率以爲常故五方錯雜風俗不一漢朝京輔稱爲難理安定彭原之北汧陽天水之西接近胡戎多尙武節

古雍州漢時爲郡十六縣二百三十一

京兆十一縣

長安 新豐 船司空 藍田 華陰 鄭 湖 下邳 南陵 奉明 霸陵 杜陵

左馮翊二十四縣

高陵 櫟陽 翟道 池陽 夏陽 衙 粟邑 谷口 蓮勺 戲 鄠 頻 陽 臨晉 董泉 郿陽 武城 沈陽 德德 長陵 雲陵 萬年

陽陵 雲陽

右扶風二十一縣

渭城 槐里 鄠 蓋屋 孫 郿夷 美陽 郿 雍 漆 平陵 栒邑 陰 陳倉 杜陽 汧 好時 號 安陵 波陵 武功

弘農郡十一縣

弘農 廩氏 陝 宜陽 黽池 丹水 新安 商 析 陸渾 上雒

安定郡二十一縣

高平 復累 安碑 撫夷 朝那 涇陽 涇州 南 烏氏 彭陽 陰 參 三水 雲 交武 漢 卷 月 天 首

北地郡十九縣

歸德 直路 遼武 富平 靈州 胸行 方渠 陶道 五街 廉 典 鳳

上郡二十三縣

原池 獨樂 陽周 木禾 平都 漆水 京室 洛都 白土 趙茲 襄洛 原都 漆垣 著延 雕陰 推邪 積林 高望 雕陰道 望松 定陽

高奴 宜都

朔方郡十縣

三封 朔方 脩都 臨河 呼道 嵐渾 渠搜 沃墜 廣牧 臨戎

五原郡十六縣

九原 固陵 五原 臨沃 文國 河陰 蒲澤 南興 武都 宜梁 曼柏 成宜 柵陽 莫熱 西安陽 河月

天水郡十六縣

平襄 街泉 戎邑道 望垣 罕井 縣諸道 阿陽 略陽道 勇士 成紀 清水 奉捷 隴 獮道 蘭干 冀

隴西郡十一縣

狄道 上邦 安故 氏道 首陽 子道 大夏 羌道 襄武 臨洮 西

金城郡十三縣

允吾 浩豐 合居 枝楊 金城 榆中 柽罕 白石 河關 破羌 安夷 允街 臨羌

武威郡十縣

姑臧 張掖 武威 休屠 捐次 鸞鳥 樸讎 姑圖 蒼松 宣威

張掖郡十縣

樂得 昭武 刪丹 氏池 星蘭 日勒 驪軒 番和 居延 顯美

酒泉郡九縣

祿福 表是 樂涇 天依 玉門 會水 池頭 綏彌 乾齊

燉煌郡六縣

燉煌 冥安 效穀 滿泉 廣至 龍勒

西河郡

西南境是縣見冀州

雲中郡

西南境是縣見冀州

五嶺之南人雜夷獠不知教義以富為雄

父子別業父貧乃有賣身於子者其富豪或編銅為大鼓初成懸於庭中置酒以招同類又多構讐言怨欲相攻擊則

叩此鼓到者如雲有鼓者號爲都老羣情推服討伐於漢自稱蠻夷
大長老夫臣佗故里人呼其所尊爲長老也言訛故又稱郡老云 珠厓環海尤難賓服是以漢室
嘗罷棄之大抵南方遐阻人強吏懦豪富兼并役屬貧弱俘掠不忌古今是同

古南越漢時爲郡七縣五十五

南海郡六縣 番禺 博羅 中宿 龍川 四會 揭陽

鬱林郡十二縣 布山 安廣 阿林 廣鬱 潭中 臨塵 定周 增食 中留 桂林 領方

蒼梧郡十縣 廣信 謝沐 高要 封陽 端谿 馮乘 富川 荔蒲 臨賀 猛陵

交趾郡十縣 羸樓 安定 苟漏 盧冷 北帶 稽徐 西于 漢編 曲易 朱雋

合浦郡五縣 徐聞 高涼 合浦 臨允 朱盧

日南郡五縣 朱吾 北景 盧容 西卷 象林

九真郡七縣 胥浦 移風 都龐 餘發 威羅 無切 無編 以上通考輿地考

按班氏地理志上紹禹貢厥後杜氏作通典析郡國於禹九州之中馬氏通考卽從其例今輯郡

國沿革所以遵用通考者取其無反班旨且以補前編之所未詳也

蒼海郡 武帝元朔元年東夷歲君南闕等口二
十八萬人降置以爲蒼海郡三年罷

沈黎郡 武帝元鼎六年定西南夷
以荜都爲沈黎郡後罷

文山郡 同上宣帝地節
三年省併蜀郡

儋耳郡 武帝元鼎六年滅南粵置昭帝始元五年罷

珠厓郡 武帝元鼎六年滅南粵置元帝初元三年罷

眞番郡 武帝元封三年定朝鮮置昭帝始元五年罷置備並入元菟

臨屯郡 置同昭帝始元五年罷並入樂浪

象郡 昭帝元鳳五年罷分屬鬱林辟沔以上八郡廢

初武帝滅南越立珠厓儋耳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廣袤可千里其民暴惡自以阻絕數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數年壹反殺吏漢興發兵擊定之二十餘年間凡六反至宣帝時又再反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足上與有司議大發軍待詔賈捐之曰臣聞堯舜禹之聖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南暨聲教迄於四海言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强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而天下潰畔孝文皇帝偃武行文當時而斷獄數百賦役輕簡孝武皇帝厲兵馬以攘四夷天下斷獄萬數賦頌煩役重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障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是皆靡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關東民眾久困流離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

忍悄悄之忿欲驅士眾擢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讐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自古而患之何況乃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谷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顛顛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璠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光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適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爲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爲前日興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尙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上從之初元三年春詔曰珠厓虜殺吏民背畔爲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蓋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田通於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乎辟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彊珠厓由是罷

漢書賈捐之傳

平帝元始四年置西海郡徙天下犯禁者處之牙京師置前輝光後丞烈二郡更十二州名分界郡

右郡國沿革

沛公初入關或說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今聞章邯降項羽號曰雍王王關中卽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守函谷關毋內諸侯軍

漢書高帝紀

高帝六年田肯賀上曰甚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執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琅琊卽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此東西秦也

漢書高帝紀

韓生說項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伯

漢書項羽傳

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

漢書韓信傳

主父偃言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入眾殷富鉅于長安

漢書高五王傳

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

漢書鄒食其傳

梁爲大國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四十餘城多大縣

漢書文三王傳

濟北之地東接強齊南牽吳越北脅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

漢書鄒陽傳

淮陽天下郊勁兵處

漢書灌夫傳

齊東階鉅海南有瑯琊觀乎成山射乎之梁浮勃澥游孟諸邪與肅慎爲隣右以湯谷爲界秋田乎
青邱彷徨乎海內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國中曾不蒂芥漢書司馬相如傳

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筭符之中習于水關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永險中國之人不知
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漢書嚴助傳

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漢書嚴助傳

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
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虞西戎兼山東者也漢書東方朔傳

右形勢

大率十里一亭一鄉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凡縣道國邑千五百八十七

鄉六千六百二十二漢書百官表

中陽里高祖居豐中陽里漢舊儀云中陽里名

尙冠里宣帝在民間時居尙冠里漢書宣帝紀

長安戚里萬石君石奮家長安戚里

陵里漢書萬石君傳

右鄉里

關中

關中謂咸陽秦所都也東函谷關南峽關武關西散關北蕭關故咸陽曰關中

沛公初入關或說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疆可急使守函谷關

文頴曰是時關在宏

武帝元鼎三年徒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爲宏農縣

應劭曰時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取爲關外因上書乞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武帝意亦

好廣關於是徙關於新安去宏農三百里

漢書武帝紀

武關

應劭曰秦南關也通南陽文頴曰武關在析西百七十里漢書高帝紀

曉關

應劭曰曉山之關李奇曰在上洛北藍田南武關之西

散關

史記將相年表南磧武西散關

蕭關

匈奴大入蕭關如高曰在安定朝那縣漢書李廣傳

玉門關

在燉煌西界漢書西域傳

陽關

漢書西域傳

天井關

應劭曰天井關在上黨高都漢書成帝紀

五阮關

應劭曰在代郡漢書成帝紀

壺口關

應劭曰壺口在關漢書成帝紀

壺關

壺關三老令狐師古曰壺關上黨之縣也漢書戾太子傳

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

漢書文帝紀

景帝四年復置諸關用傳出入

漢帝景帝紀

武帝太初四年徙宏農都尉治武關稅出入者以給關吏卒食

漢書武帝紀

霍光曰函谷京師之固故以丞相弟爲關都尉

漢書魏相傳

右關

漢二年繕治河上塞

又鄧通傳注云東北謂之塞西南謂之激也漢書高帝紀

六年令天下縣邑城

漢書高帝紀

惠帝元年正月城長安

漢書惠帝紀

三年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

漢書惠帝紀

五年復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

漢書惠帝紀

九月長安城成賜民戶爵一級

漢書惠帝紀

文帝時晁錯請募民徙塞曰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闔石布渠荅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

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

師古曰虎落者以竹筏相連遷落之也漢書晁錯傳

武帝元朔三年城朔方城

漢書武帝紀

太初元年築塞外受降城

漢書武帝紀

三年遣光祿勳徐自爲築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蘆胸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

漢書武帝紀

昭帝元鳳六年募郡國徒築遼東元免城

漢書昭帝紀

右城塞

乘傳田橫乘傳詣洛陽如高曰律四馬高足爲置傳四馬中足爲馳傳四馬下足爲乘傳一馬二馬

爲帑傳急者乘一乘傳師古曰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騶騎

傳音張懸反

漢書高帝紀

傳置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史記正義曰樂產云傳置一也

傳馬省乘輿馬及苑馬以補邊郡

傳車漢書昭帝紀

一封帑傳如高曰律諸當乘傳及發駕置傳者皆持尺五寸本傳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其乘傳參

也帑傳二馬再封之一馬一封也御古曰

以一馬駕帑車而乘傳漢書平帝紀

一乘傳陳寶祀每見雅太祝祀以太牢遣侯者

四乘傳司馬相如諡蜀使者馳四乘

四馬傳漢書韓延壽傳

六乘傳張武等六人乘六乘傳詣長安張晏曰傳車六乘也

七乘傳賈乘七乘傳詣長安

馳傳平乘馳傳載周勃代樊噲將

輶傳

弟子二人乘輶傳從漢書申公傳

疾置

漢書登屈楚傳

騎置

因騎置以聞漢書李陵傳

驛騎

漢書陳湯傳

殿置

戶卿殿置漢書田憲傳

置亭

漢書其奉世傳

傳舍

帥古曰傳舍者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後人復來轉相傳也一音張懸反謂傳置之舍也其義兩通漢書嚴食其傳

縣次傳

匈奴叛其主降徐以縣次傳之漢書汲黯傳

假輶傳

梅福夫假輶傳語行在所

右傳置

高祖爲泗上亭長

師古曰秦法十里一亭亭長者主亭之吏也亭讀停留宿食之所漢書高帝紀

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凡縣

道國邑千五百八十七鄉六千六百二十二亭二萬九千六百三十五

漢書百官表

武帝元光六年南夷始置郵亭

史記將相年表按是時唐蒙通西夷南詔夜郎道始成故置郵亭比內郡焉

元鼎中天子行獵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

漢書食貨志

武帝通大宛諸國使者相望於道於是漢列亭障至玉門矣

元封六年事漢書西域傳

武帝軍旅數發女子乘亭障

漢書賈捐之傳

太初三年匈奴入定襄雲中壞光祿諸亭障

漢書武帝紀

狄山乘一障

居一障間師古曰障爲要險之處別築爲城因置吏士而爲障蔽以扞寇也漢書張湯傳

宣帝神爵元年趙充國奏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田及公田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

前部士入山伐木八萬餘枚在水又臣願罷兵屯田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

漢書趙充國傳

郵亭鄉官

師古曰郵亭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亦如今之驛館矣鄉官者鄉所治處也漢書黃霸傳

都亭

往舍都亭師古曰臨印所治都之亭漢書司馬相如傳

元帝時羌虜燔燒置亭

漢書馮奉世傳

平帝置宗師得因郵亭書言宗伯請以聞

漢書平帝紀

右亭障

西邊北邊之郡斥候望烽燧不得卧

漢書賈誼傳

趙充國常以遠斥候爲務

漢書趙充國傳

東南一尉西北一候

揚雄解嘲

右斥候

大鴻臚屬官有郡邸長丞

師古曰主諸郡之邸在京師者也按初置郡國邸屬少府中屬中尉後屬郡國皆有邸所以通奏報待朝宿也

大鴻臚

漢書百官表

武帝封禪詔諸侯治邸泰山下

漢書郊祀志

蠻夷邸

師古曰若今鴻臚客館黃圖云蠻夷邸在城外橐街中漢書元帝紀

右邸

漢興三十有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三十六歲孝武元光中

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上使汲黯鄭當時與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爲丞

相其奉邑食鄆鄆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鄆無水災邑收入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

人力彊塞彊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爲然是以久不復塞也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

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上旣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乾封少雨上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

萬人塞瓠子決河於是上以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湛白馬玉璧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

負薪寘決河是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爲榱上旣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

曰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慮殫爲河殫爲河兮地不得甯功無已時兮吾山平於是卒塞瓠子

等宮其上名曰宣防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甯無水災是時方事匈奴興功利

言便宜者甚眾齊人延年上書言河出昆侖經中國注勃海是其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也可案圖
書觀地形令水工準高下開大河上領出之湖中東注之海如此關東長無水災北邊不憂匈奴可
以省隄防備塞士卒轉輸胡寇侵盜覆軍殺將暴骨原野之患天下當備匈奴而不憂百越者以其
水絕壤斷也此功一成萬世大利書奏上壯之報曰延年計議甚深然河乃大禹之所道也聖人作
事爲萬世功通於神明恐難改更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
都勃海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此開通後館陶東北四五郡雖時小被水害而
兗州以南六郡無水憂宣帝地節中光祿大夫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勢皆邪直貝邱縣恐
水盛隄防不能禁乃各更穿渠直東經東郡界中不令北曲渠通利百姓安之元帝永光五年河決
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成帝初清河都尉馮遂奏言郡承河下流與兗州東郡分水爲界城郭
所居尤卑下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闕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
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靈鳴犢口在
清河東界所在處下雖令通利猶不能爲魏郡清河減損水害禹非不愛民力以地形有勢故穿九
河今旣滅難明屯氏河不流行七十餘年新絕未久其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流殺水力道
里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又地節時郭昌穿直渠後三歲河水更從故第一曲間北
可六里復南合今其曲勢更邪直貝邱百姓寒心宜復穿渠東行不豫脩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

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自博士許商治尚書善爲算能度功用遣行視以爲屯氏河
盈溢所爲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三歲河果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充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
灌田第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餘頃深者三丈壞敗官亭室廬且四萬所御史大夫尹忠對方畧
疏闕上切責之忠自殺遣大司農大司農名非調也非調均錢穀河決所灌之郡謁者二人發河南以

東灌船五百艘徙民避水居邱陵九萬七千餘口河隄使者王延世使塞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

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曰河隄成上曰東郡河決流漂二州校尉延世隄防三旬立塞其

以五年爲河平元年卒治河者爲著外繇六月惟延世長於計策功費約省用力日寡朕甚嘉之其

以延世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後二年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壞

敗者半建始時復遣王延世治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以爲前河決丞相史楊焉言延世受焉術以

塞之蔽不肯見今獨任延世延世見前塞之易恐其慮害不深又審如焉言延世之巧反不如焉且

水勢各異不博議利害而任一人如使不及今冬成來春桃花水盛必美溢有填淤反壤之害如此

數郡種不得下民人流散盜賊將生雖重誅延世無益於事宜遣焉及將作大匠許商諫大夫乘馬

延年雜作延世與焉必相破壞深論便以相難極商延年皆明計算能商功利足以分別是非擇其

善者而從之必有成功鳳如欽言白遣焉等作治六月適成復賜延世黃金百斤治河卒非受平賈

者爲著外繇六月後九歲鴻嘉四年楊焉言從河上下患底柱隘可鑄廣之上從其言使焉鑄之鑄

者爲著外繇六月後九歲鴻嘉四年楊焉言從河上下患底柱隘可鑄廣之上從其言使焉鑄之鑄

之裁沒水中不能去而合水益流怒爲害甚于故是歲渤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澶澤縣邑三十一敗
官亭民舍四萬餘所河隄都尉許商與丞相史孫禁其行視圖方略禁以爲今河溢之害數倍於前
決平原時今可決平原金隄間開通大河令入故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水道浚利又乾三郡水地
得美田且二十餘萬頃足以償所開傷民田廬處又省吏卒治隄救水歲三萬人以上許商以爲古
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
雖數移徙不離此域孫禁所欲開者在九河南篤馬河失水之迹處勢平夷旱則淤絕水則爲敗不
可許公卿皆從商言先是谷永以爲河中國之經潰聖王興則出圖書王道廢則竭絕今潰溢橫流
漂沒陵阜異之大者也修政以應之災變言除是時李尋解光亦言陰氣盛則水爲之長故一日之
間晝滅夜增江河滿溢所謂水不測也雖常于卑下之地猶日月變見於朔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
眾庶見王延世蒙重賞競言便巧不可用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
以觀水勢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土沙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於是遂止
不塞滿昌師丹等數言百姓可哀上數遣使者處業振贍之哀帝初平當使領河隄奏言九河今皆
實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四海
之眾不可誣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下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部刺史三輔三河宏農太守舉
吏民能者莫有應書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

水度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爲汙澤使秋水多得以有所休息左右海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塞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尙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陋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乃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爲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隄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暮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折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

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乃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勢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仰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堤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溲潤上徹民則病濕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爲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隄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

二四
正史卷之九
卷三十一
真
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培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王莽時召能治河者以百數但崇空語

無施行者

漢書滿
通志

右黃河

前漢二十四

兵制一

南北軍 應門 執事 衛士 中朝兵 七校 心腹 校尉 伏飛 射士

輜糧士 城門兵 蒐騎 材官 輕車 騎士 樓船 屬國騎

車騎將軍屯兵 屯田卒

司謀

司謀

屬國騎

京師有南北軍之屯

漢書刑 法志

高祖崩呂太后發喪哭而泣不下張辟疆謂丞相陳平曰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將兵

居南北軍如此則太后心安丞相如辟疆計請之太后說太后病困以趙王祿為上將軍居北軍梁

王產為相國居南軍戒產祿曰我即崩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為人所制太后崩祿產顓兵秉政因

謀作亂太尉勃令寄給說祿曰何不速歸將軍印以兵屬太尉祿然其計諸呂老人或以為不便計

猶豫大將勃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紀涌尚符節乃令持節矯內勃北軍勃復令說祿祿遂以兵

授太尉勃勃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勃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內相國產殿門產不知祿已去北軍入

未央宮欲為亂殿門弗內朱虛侯章擊產殺之還入北軍復報太尉勃

漢書呂后紀及外戚傳按唐李揆云漢以南北軍相制故

周勃以北 軍安劉氏

文帝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

漢書文 帝紀

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

漢書百 官表

章交公車人滿北軍

如淳曰漢儀注中壘校尉主北軍壘門內尉一人主上言者獄上章于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法治之漢書劉向傳

軍正丞

師古曰南北軍各有軍正正又置丞漢書胡建傳

武帝使任安護北軍

史記任安傳

戾太子召監北軍使者任安發北軍兵安受節已閉軍門不肯應太子

漢書劉屈氂傳

北軍錢官

安答辱北軍史記任錢官小吏安傳

江充爲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踰侈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沒入車馬令身待北軍擊匈奴奏可充卽移書光祿勳中黃門逮名近臣侍中諸當詣北軍者移劾門衛禁止無令得出入宮殿于是貴戚子弟惶恐皆見上叩頭求哀願得入錢贖罪上許之令各以秩次輸錢北軍凡數千萬

漢書江充傳

公孫敬聲坐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下獄

漢書公孫賀傳

大司馬霍光薨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

漢書霍光傳

張安世爲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

漢書張安世傳

黃霸爲京兆尹發騎士詣北軍

漢書黃霸傳

胡建守軍正丞監軍御史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建斬之上奏以聞

漢書胡建傳

甘延壽以良家子善騎射爲羽林投石拔距絕干等倫嘗超踰羽林亭樓由是遷爲郎試弁爲期門

漢書延壽傳

霍光都肄郎羽林漢書霍光傳

都郎羽林漢書燕刺王傳

衛尉掌宮門衛屯兵屬官有衛士旅賁令丞又諸屯衛侯司馬二十二官皆屬焉漢書百官表

武帝建元元年詔衛士轉置送迎常二萬人其省萬人漢書武帝紀

宣帝卽位長樂宮初置屯衛漢書宣帝紀

元康元年冬置建章衛尉漢書宣帝紀

元帝初元三年罷甘泉建章宮衛漢書元帝紀

執楯執戟武士騶漢書惠帝紀

諸廟寢園祭祀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漢書韋元成傳

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漢書王尊傳

蓋寬饒爲衛司馬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衛卒數千人願復留共更一年漢書蓋寬饒傳

文帝拜馮唐爲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漢書馮唐傳

武帝元鼎六年發中尉卒擊呂嘉漢書武帝紀

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晉灼曰百官表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漢書刑法志射聲虎賁凡八校尉胡騎不常置故此言七也

自昭帝時霍山以奉車都尉領胡越兵

漢書霍光傳

元帝永光二年發三輔河東宏農越騎擊羌

漢書馮奉世傳

成帝時金涉為侍中騎都尉領三輔胡越騎

師古曰胡越騎之在三輔者漢書金長水長楊宣曲之屬是也日碑傳

京師有南北軍之屯

漢舊儀殿外門署衛尉殿內郎署屬光祿勳南軍也

南軍衛主之

顏曰衛尉等在宮內胡廣云主宮闕之門內

掌宮城門內

兵

百官表衛尉掌宮門衛屯兵而高后紀言周勃既入北軍尚有南軍乃令平陽侯告衛尉無納呂產

時呂祿為將軍掌北軍產為相國掌南軍太尉已入北軍尚有南軍故未敢誦言誅產已告衛尉毋

納相國產殿門產欲入未央宮為亂弗得入蓋產所將南軍當在殿廡之內及宣帝用張安世為衛

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不言南軍蓋衛即南軍也戾太子變時京師兵盡發獨不聞發南

軍蓋衛士從上在甘泉故也以此知南軍為宮城兵而衛尉主之

古者環衛有二等宮伯則領貴游子弟宮正則領宮徒役事漢有衛郎衛兵亦此制歟

衛尉典衛兵郎中令典衛

郎武帝更名郎中令名光祿勳掌宿衛宮殿門戶其屬者有諸郎掌守門戶出充車騎

凡郎官皆上直執戟宿衛

出充車騎惟議中郎有五宮左右三將

車戶騎三將見百官表

易氏曰或曰漢制有衛郎衛兵既屬衛尉為南軍而郎中令均是宿衛故表志皆列於衛尉

之前而論者皆編為南軍若謂郎中令所領皆郎不可以軍言則守門戶出充車騎孰謂其非軍

也郎而非軍宣帝胡爲出之以擊羌哉此說殆不其然抑嘗考之郎衛兵衛固均爲宿衛之職而郎中令衛尉所掌又皆宮門內外之事按郎中令乃秦官武帝更其名爲光祿勳前表光祿勳掌宮門戶衛尉掌宮殿門衛屯兵後志光祿勳掌宿衛宮殿門戶衛尉掌宮門衛士宮門徼巡事其職實有相關者舊儀曰殿外門舍屬衛尉殿內門舍屬光祿勳職之相關特有內外之別耳此正周官所謂宮正宮伯之職然兵衛之屬衛尉者號爲南軍固可考而知若遂以光祿勳列於南軍則有所不可考者漢光祿勳之職屬官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秩比二千石郎中有車戶騎三將秩比千石以下如議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職任固不輕矣而當時以二千石以上子弟及明經孝廉射策甲科博士弟子高第及尙書奏賦軍功良家子充之其後又期門羽林皆屬焉是皆親近天子之官別爲一府非可謂之南軍也所謂守門戶充車騎者若今之環衛出爲天子導從儀衛而已非可以軍名也宣帝之擊羌特以死事之子孫羽林孤兒用之非謂所掌之郎而盡使之從軍不然文帝自代邸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以是觀之則張武自別領郎衛之職宋昌自兼領南北軍之職兵衛郎衛分爲二職則知郎衛非南軍明矣

武帝時置期門羽林

皆宿衛官屬南軍

東方朔傳上始微行常用飲酎已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

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以六郡良家子選給

六郡謂關西天水北地上郡西河也

掌執兵迭從以材力爲官名將多

出焉

甘延壽以良家子善騎射爲羽林投石超距絕於等倫嘗起

建元三年初置比郎無員多至千人有僕射秩比千石 太初元年初置名曰建章營騎後更名羽

林騎又取從軍死事者之子孫養羽林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

少壯令從軍

羽林有令丞 宣帝令中

郎將騎都尉監羽林秩比二千石

蔡實漢儀曰羽林有左監主羽林左騎八百右監主右騎九百人

又有羽林黃頭郎

枚乘傳注習水戰者也

平帝又更期門爲虎賁主宿衛此光祿勳所領之兵

師古曰羽林宿衛之官言其如羽之疾如林之多吳氏龍改齊漫錄曰此說非也按晉志

羽林軍四十五在營室星之南一日天軍主軍騎則漢名軍以羽林法天文耳

章氏曰南軍有郎衛兵衛掌天子宿衛北軍止於護城輕重不侔矣漢世凡大喪自諸郎衛皆發

而宣帝之葬霍光光武之葬吳漢則詔以北軍護送意懷太子曰不以南軍重之也又王國人不

得宿衛親屬犯法人不得宿衛如龔遂爲楚王常侍三舉孝廉以王國人不得宿衛蕭望之以甲

科爲郎坐從弟犯法則不得宿衛季冬或正月天子行幸曲臺臨饗衛士勸以農桑令就田里必

觀以角觝而後遣則南軍之重可知矣

北軍中尉主之掌京城門內之兵

百官表中尉秦官掌巡徼京師屬官有中壘寺互武庫

兵器所

都船四令丞又有式道左右候候丞及

左右京輔都尉尉丞兵卒皆屬焉是中尉所職乃巡徼京師以此知北軍爲京城兵而中尉主之也

山齋易氏曰北軍徼巡京師屬中尉別有壘垣軍門在京城按胡建傳云監軍御史穿北軍壘垣爲賈區軍正丞胡建斬之而中壘校尉實掌北軍壘門內則是北軍自有壘垣軍門惟北軍有壘垣軍門必有漢節而後入高紀上將軍呂祿相國呂產顯兵秉政太尉周勃欲入北軍而不得入迺令紀通持節矯內勃北軍又武紀征和元年發三輔爲士大搜上林閉長安城門索又漢帝年紀大搜長安中閉城門十五日待詔征官多餓死是北軍在長安城內苟無漢節雖以太尉之尊軍門得以拒之不得輒入其法甚嚴也然北軍之壘錯列長安城內不近宮城惟南宮列於宮垣北軍亦不得入江充傳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沒入軍馬令身詣北軍擊匈奴卽移書光祿勳中黃門逮名近臣侍中諸當詣北軍者移劾門衛禁止無令得出入宮殿又禮儀志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黃門倡偃子和持炬火送疫出端門外五營騎士傳火棄維水中東京賦注云衛士千人在端門外五營千騎在衛士外此衛士在內北軍在外之證也

又曰或曰北軍屬太尉武帝更太尉爲大司馬以寵大將而北軍分八校以中壘領之非也武帝置八校各有校尉秩皆二千石不相統屬而中壘自掌北軍壘垣門事非兼八校此固不待辯而明矣至謂北軍屬太尉則尤不可以不辯彼獨見太尉周勃入北軍之事故舉而言之殊不知當時勃欲入北軍必令紀通持節矯內之是以計誅呂氏非謂以太尉勃領北軍而後入也蓋北軍自屬中尉而太尉掌武雖本兵之任然三公之職初不常置按司馬氏將相表高帝二年太尉盧

、
緒五年罷十一年周勃爲太尉攻代後官省高后四年置太尉官文帝三年罷屬丞相景帝五年
復置七年罷武帝建元元年復置二年罷後改爲大司馬是其職之或置或罷蓋以三公無所不
統官不必備惟其人而已豈專領北軍者邪

武帝增置八校

屬北軍

更名中尉爲執金吾

百官志執金吾秦官縱騎五百二十人光武曰仕宦當至執金吾言徒役盛也

帝用兵四夷發中尉之卒遠擊南粵恐內無重兵或致生變於是創置七校尉募知胡事者爲胡騎

知越人事者爲越騎又取中尉屬官所謂中壘者進爲校尉凡八校尉

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外又外掌西域 屯騎校尉掌騎士 步兵校尉掌上林苑內屯兵 越騎

校尉掌越騎

如淳曰越人內附以爲騎也晉灼曰取其材力越越也師古曰宣紀言飲飛射聲胡越騎又此有胡騎如淳說是也

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

騎長水胡名也宣曲觀名胡騎屯所

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騎不常置

胡騎之屯池陽者

射聲校尉掌待詔射聲者

射者也冥冥中聞聲則中之因以名也應劭曰須詔所命而射故曰待詔射也

虎賁校尉掌輕車凡八校尉皆武帝初置有丞司馬秩皆

二千石

刑法志言武帝平南粵內增七校蓋胡騎校尉不常置故言七

外又有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

不在八校尉數內

有司馬

八屯各

有司馬 十二城門候

門各有候蕭望之署小苑東門候亦其比也城門初無兵自戾太子事後置以城門校尉一人領之十二城門各有候王商以特進孔光以太傅領城門

兵得舉吏如五府

山齋易氏曰按劉屈氂傳戾太子使如侯持節發長水及宣曲胡騎皆已裝會侍郎莽通使長安

追捕如侯告胡人曰節有詐勿聽也遂斬如侯引騎入長安蓋中壘在北軍而步兵在長林苑門

長水兼掌長水及宣曲胡騎則在長水及宣曲皆在長安城外顏師古以長水在今鄠縣東長水鄉是知八校分屯不專在一所雖同名北軍而各以校尉領之而不屬中尉之北軍此八校尉所以自列於城門校尉之後而中壘校尉亦別掌北軍壘門內外不屬金吾也蓋金吾秩中二千石而八校皆秩二千石其位亦重矣光武併七校爲五營故省虎賁入射聲省胡騎入長水又省中壘校尉而置北軍中候常監五營自是五營屬北軍以北軍中候監之謂之北軍五營

章氏曰按武帝八校爲北軍表不言屬中尉疑中壘自專統北軍與中尉異司而北軍始不屬中尉矣武帝旣增校尉恐中壘之權太重又於光祿勳之下旋理會增添於是增羽林期門以益南軍大槩領二軍之勢均胡廣曰衛尉巡行宮中則執金吾徼於宮外爲表裏唐李揆曰漢以南北軍相制者此也

又曰漢初南北軍亦自郡國更番調發來何以言之黃霸爲京兆尹坐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効乏軍興則知自郡國調上衛士一歲一更更代番上初無定兵自武帝置八校則募兵始此置羽林期門則長從始此古者禁衛兵不出漢初猶得古意京師之兵不出征高帝十一年發中尉卒軍灞上文帝三年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兵長安則中尉之兵未始遠出武帝元鼎六年發中尉卒擊呂嘉則失之矣至宣帝遂令羽林欽飛諸兵遠赴金城擊羌不亦騷動之甚乎

又曰漢兵郎無員數虎賁千五百人而多不過千人羽林左八百人右九百人八校各七百人至

東漢不過三千五百三十六人執金吾緹騎五百二十人至東漢亦不過六百人衛尉所領諸宮掖門都侯劔戟衛士至東漢不過二千五百人十二城門兵不見數然亦不過門置一候以掖門司馬領之多至百八十人少或三十八人則城門領於一校大約可見中都兵蓋僅用四萬耳章氏曰班孟堅志刑法而不志兵取古者大刑用兵之義而以兵附刑然述之不詳使一代之制無考焉漢初兵民不甚分如馮唐謂更卒皆家人子弟起田中從軍而後漢禮儀志謂罷遣衛士必勸以農桑由是觀之兵農尙未分

山齋易氏漢南北軍始末序曰漢之兵制莫詳於京師南北軍之屯雖東西兩京沿革不常然皆居重馭輕而內外自足以相制兵制之善者也蓋是時兵農未分南北兩軍實調諸民猶古者井田之遺意竊疑南軍以衛宮城而乃調之於郡國北軍以護京城而乃調之於三輔抑何遠近輕重之不倫邪嘗考之司馬子長作三王世家載公戶滿意之言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蓋同姓親也於內爲逼故處於外而使之正異族異姓疏也於親爲有間故處於內而使之正族屬南北軍調兵之意殆猶是歟郡國去京師爲甚遠民情無所適莫而緩急爲可恃故以之衛宮城而謂之南軍三輔距京師爲甚邇民情有閭里墓墳族屬之愛而利害必不相棄故以之護京城而謂之北軍其防微杜漸之意深矣惜夫班孟堅號一代良史而論載獨略范蔚宗後史於此尤闕焉往往雜見一二於紀傳表志之間鄉者以管

見而商榷之考其始末述以麗語其後先沿革悉疏於下而猶恨未能條列漢制之詳近猶子開得胄監學者所考南北軍且合此二書略加參訂遂使漢家一代軍制與夫內外相制之意如辨白黑瞭然在目誠考古之一端於是乎書

又曰北軍番上與南軍等南軍衛士調之郡國而北軍兵卒調之左右京輔按百官志左右京輔都尉尉丞兵卒皆屬中尉夫中尉爲天子北軍之統帥而其屬乃左右京輔都尉等其所調亦左右京輔之兵卒何也左卽扶風右卽馮翊京卽京兆謂之三輔三輔之委寄固重於郡國矣而所領兵事則非郡國之比蓋漢太守謂之郡將兼領武事都尉掌佐守典武職在王國則相比郡守中尉比都尉皆掌兵之任若三輔則異是矣夾輔京邑錯列畿甸其勢甚逼則兵權爲甚重故都尉尉丞兵卒不屬郡卒而特屬中尉之北軍其番上亦然何以明之黃霸尹京兆發騎士詣北軍以馬不適士劾乏軍典連貶秩則知左右京輔兵卒皆番上北軍而屬中尉無疑也

又曰南軍無常在之兵以郡國民始傅者爲之高紀如淳注云律民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傅著也立傅名籍以給公家之繇役也又漢儀注民年二十爲正一歲爲衛士卽此宮門衛士而謂之南軍者武帝建元元年詔衛士轉置送迎常二萬人其省萬人鄭氏云去故置新常二萬人是卽位之初政令如此其後期門羽林七校之類增置不一而南軍衛士實有定數是以國無重費而民亦不以爲病王尊傳常以季秋或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蓋寬饒爲衛司馬及歲盡交代上

臨饗罷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則當時之人情可知矣考韋元成傳則寢園所用已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至元紀初元三年隨即罷甘泉建章宮衛士未見其爲病民也又曰大抵南北軍之制在漢志爲甚略無所考證然雜見於紀傳表志者亦可參考其一二其大要則無出於高后八年之紀也考之高后紀則見二軍之權勢內外足以相制表裏足以相應高帝之法可謂規摹宏遠矣漢初定天下京師之屯惟此二軍諸夏本根所係甚重故高祖於衛尉中尉之任皆不輕授而必付之酈商周昌高帝十一年百官表書衛尉王氏中尉戚繼王氏史失其名而蕭何傳載王衛尉之諫高帝械繫何也其面折廷爭有似王陵或者其陵歟繼者毋乃戚夫人之族屬歟高帝鍾愛趙王屈周昌使相之及莫年則以戚氏本兵得非陰爲保護趙王之計而王陵固高帝付以託孤之任者故以之主兵邪惠帝初年呂氏固已顛國政劉澤呂氏之戚屬也實爲衛尉而表於中尉缺焉高后七年澤旣爲王之國終呂后之世二官及郎中令皆不以除人特以兵權分屬於呂祿呂產而長樂衛尉亦屬之呂更始輩兵權盡歸呂氏矣史稱太后病困以趙王祿爲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產爲相國居南軍且戒之云我卽崩必據兵衛宮謹無送喪爲人所制故史稱上將軍祿相國產顛兵秉政齊王傳云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良有以也陳平周勃謀誅呂氏太尉勃欲入北軍仍令紀通持節矯內之又令酈寄劉揭說祿解將印而以兵授太尉勃旣將北軍而尚有南軍衛尉居宮中實顛南軍之權故令平陽侯告之使毋內呂產殿

門表高后七年劉澤爲王衛尉不以除人不知平陽侯所告者何人哉產旣顯軍其權不在衛尉審矣恐未易以一言之故而能使之抗平日所尊事之相國也又按表文二年始書衛尉足而文帝詔封功臣則云衛尉足等十人矣愚謂平勃區處南軍宜無異於北軍而平陽侯所告之人得非衛尉足也邪豈平勃欲誅呂氏始除足爲衛尉以奪南軍故平陽侯得以告之而史策省文不詳載爾又不然則勃旣將北軍其勢已足以制南軍故令平陽侯告衛尉然南軍未附勢未可知衛尉守殿門相國雖不得入而猶得裒回往來於殿庭之次是南軍猶縱其入未有出力奮發而誅之者若衛尉於是時不能久抗相國則南軍將何如也又安知其不有起而應之者蓋彼皆素所服屬者也異時陳蕃之舉是矣平陽侯旣馳告太尉而尙恐不勝未敢誦言誅之乃謂朱虛侯劉章急入宮衛帝章從勃調卒千人入未央宮掖門見產廷中會天大風從官亂莫有鬪者遂得殺之於郎中府吏舍又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入北軍報太尉勃至於起而相賀曰所患獨產今已誅天下定矣蓋南軍尙存不能爲太尉勃之憂而呂產在宮中勃深慮其不勝必衛尉應於內而後足以克敵於此足以見南軍之可以制北軍南軍雖存而太尉得以告衛尉而奪之權誅產之功竟以北軍而清宮掖是又足以見北軍之可制南軍也夫北軍討之於外南軍應之於內表裏相濟於此可驗然是時誅呂氏北軍之功居多而南軍無大功故文帝褒賞功臣如紀通劉揭等皆封列侯已侯者益封至二三千戶而衛尉足等僅四百戶或者以其功爲劣歟當是之

時勃雖以南北軍成誅呂安劉之功及文帝自代邸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北軍則勃已不與兩軍之政其後除右丞相亦旋歸政柄蓋前日之以北軍制南軍者特一時之權宜而已南北軍本以相制而文帝以宋昌兼領失本意矣然出於倉卒周防之謀故隨卽罷衛將軍仍以其兵分屬焉是雖出於一時權宜而於南北軍之制初未嘗有所更易此漢初兵制之善者也右後武帝內增七校以壯翼衛之勢又恐北軍偏重則置期門羽林與夫城門之兵兵籍紛紛而南北軍之制驟矣以上通考兵制考

右南北軍

期門羽林七校八校增

衛士 中尉兵

孝宣地節三年罷車騎將軍屯兵

按蔡質漢儀云漢興置車騎將軍衛將軍左右前後將軍典京師兵衛四夷屯警漢書宣帝紀

孝宣地節三年罷右將軍屯兵

漢書宣帝紀

右車騎將軍屯兵

右將軍屯兵

司隸校尉武帝征和四年初置持節從中都官徒千二百人捕巫蠱督大姦猾後罷其兵

漢書百官表

右司隸校尉

少府屬官有左弋令武帝更名爲攸飛掌弋射

宣帝紀注服虔曰周時漢江越人在船下負船將獲之攸飛入水殺之漢因以材力名官漢書百官表

宣帝神爵元年發攸飛射士詣金城

漢書宣帝紀

元帝永光二年發迹射攸飛射者擊鳧

漢書馬奉世傳

右仗飛射士

水衡屬官有輯濯令丞

如前曰船官也漢書百官表

戾太子矯制發輯濯士以子大鴻臚商邱成

漢書劉屈氂傳

右輯濯士

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有司馬

師古曰入屯各有司馬也漢書百官表

十二城門候

百官表師古曰門各有候蕭望之署小苑東門候是也漢書百官表

武帝征和二年以太子在外置屯兵長安諸城門

漢書劉屈氂傳

張安世爲衛將軍城門北軍屬焉

漢書張安世傳

孔光爲太師領城門兵

漢書孔光傳

成都侯王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

漢書元后傳

紅陽侯王立位特進領城門兵

漢書元后傳

平阿侯王譚位特進領城門兵

漢書杜鄴傳又元后傳

右城門兵

宣帝神爵元年發羌騎詣金城

漢書宣帝紀

元帝永光二年發呼速系呼種擊羌

漢書馮奉世傳

右羌騎

鼂錯上言兵事曰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

漢書鼂錯傳

爰益以材官蹶張遷爲隊帥

漢書蹶張傳

武帝元光二年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擊單于

漢書武帝紀

大司馬霍光薨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

漢書霍光傳

漢興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

十一年發巴蜀材官衛軍霸上 惠帝七年發車騎材官詣滎陽 文帝三年發中衛材官屬衛將

軍軍長安 景帝後二年發車騎材官屯雁門 武帝王恢擊匈奴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

邑旁谷中 宣帝神爵元年發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詣金城

易氏曰刑法志曰踵秦置材官車騎於郡國特其略耳其實不惟置材官而已又曰武帝外有樓

船特言用樓船以平百粵耳其實高祖已有樓船之制也光武紀注所引漢官儀曰高祖命天下

選能引闕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爲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肄課試各有員數平地用車

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蓋三者之兵各隨其地之所宜以漢史考之大抵巴蜀三河潁川諸

處止有材官上郡北地隴西諸處止有車騎而廬江潯陽會稽諸處止有樓船三者之兵雖各隨

其地之所宜而郡國之兵其制則一有列郡有王國有侯國郡有守有都尉都尉佐太字典武其

在王國則相比郡守中尉比都尉侯國有相秩比天子令長每歲郡守尉教兵則侯國之相與焉
侯國之兵既屬之郡而王國之兵亦天子所有不可擅用防微杜漸皆所以尊京師也

以上通考兵制考

右材官

惠帝七年發車騎詣滎陽

漢書惠帝紀

馮唐拜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

漢書馮唐傳

宣帝本始二年調關東輕車銳卒救烏孫

漢書宣帝紀

右輕車

高后五年發河東上黨騎屯北地

漢書高后紀

武帝征和元年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

漢書武帝紀

宣帝神爵元年發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擊西羌

漢書宣帝紀

右騎士

鄒通以濯船爲黃頭郎

師古曰濯船能持濯行船也土勝水其色黃故刺船之郎皆著黃帽因號曰黃頭郎也濯讀曰濯音直孝反漢書鄧通傳

吳王伐江陵之木以爲船

漢書伍被傳

伍被爲淮南王畫計曰有尋陽之船

漢書伍被傳

閻越王入燔尋陽樓船

師古曰漢有樓船貯在尋陽也漢書嚴助傳

武帝建元三年嚴助浮海救東甌

漢書嚴助傳

粵欲與漢用船戰遂乃大修昆明池列館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元鼎五年南越

反因南方樓船士二十餘萬人擊之

漢書食貨志

元鼎五年南越王相呂嘉反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潁水歸

義越侯嚴爲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中爲下潏將軍下蒼梧皆將罪人江淮以南樓船十餘萬人

越馳義侯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泮河江咸會番禺

漢書武帝紀

卜式願與博昌習船者擊呂嘉

漢書卜式傳

武帝欲伐閩越淮南王安諫曰越處谿谷之間篳竹之中習于水鬪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今

發兵拖舟而入水水道上下擊石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閻忌擊之會天

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擢未戰而疾死者過半云云

漢書嚴助傳

元鼎六年東越王反攻殺漢將吏遣橫海將軍韓說中尉王溫舒出會稽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擊

之又遣浮沮將軍公孫賀出九原匈河將軍趙破奴出令居

漢書武帝紀

東越數反拜買臣爲會稽太守詔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

漢書朱買臣傳

元封二年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擊朝鮮

漢書朝鮮傳

右樓船

武帝遣趙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以擊胡

漢書張
騫傳

太初元年以李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期至貳師取善馬

漢書李
廣利傳

右屬國騎

武帝元鼎五年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關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

漢書食
貨志

孝武征四夷開西域白燉煌西至鹽津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犁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

以給使外國者

漢書西
域傳

宣帝地節二年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喜將免刑罪人田渠犂積穀欲以攻車師至秋後收吉喜發

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自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

漢書西
域傳

趙充國至金城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分

屯要害處至四月草生發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

漢書
趙充

傳國

元帝建昭三年甘延壽陳湯燿發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及西域胡兵攻郅支單于

漢書元
帝紀

右屯田卒

前漢二十五

兵制二

教閱 縣段 調發 羽檄 虎符 選舉 發謫徒行伍部

武帝太初二年令天下腰五日

如淳曰立秋經騰伏儼曰騰音劉劉殺也師古曰續漢書作劉劉騰

律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鑼劉 漢書武

帝紀

兵官皆肄孫吳六十四陣名曰乘之

霍光都肄郎羽林

漢書燕

都郎羽林

師古曰謂大會試之 刺王傳

九月都試如淳曰太守都尉令長 漢書程

韓延壽為東郡太守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壽衣黃紕方領駕四馬傳總建幢榮植羽葆

鼓車歌車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載榮戟五騎為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旁數歌者先居射

室望見延壽車噉咷楚歌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陛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鞬羅後令騎士兵車四

面營陳被甲鞬鞮居馬上抱弩負籥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驂及治飾車甲三百萬以上于是蕭望

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坐棄市

漢書韓延壽傳

漢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五營士為八陣進退名曰乘之

通考兵制考

右教閱

秦用商鞅之法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于古漢興循而未改

又昭紀如涪注云天下人

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爲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住一歲不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爲過更也漢初因秦法而行之後遂改

漢書食貨志

高后五年初令戍卒歲更

史記將相年表

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

漢書邊錯傳

文帝減外徭

漢書賈山傳

十三年除戍卒令

史記將相年表

景帝後二年省繇賦

漢書景帝紀

武帝賜卜式外繇四百人

蘇林曰外繇謂戍邊也一人出三百錢謂之過更式歲得十二萬錢也一說在繇役之外得復除四百人也師古曰一說是也

漢書卜式傳

元狩三年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半

漢書武帝紀

天漢元年發謫戍屯五原

漢書武帝紀

昭帝元平元年減外繇

漢書昭帝紀

宣帝五鳳四年以邊塞亡寇減戍卒什二

漢書宣帝傳

淮南之地縣屬於漢其吏民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

漢書賈誼傳

蓋寬饒身爲司隸子弟常步行戍邊

漢書蓋寬饒傳

漢調兵之制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二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年六十五衰老乃得免爲庶民就田里

如道田律年二十三傳之騎官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爲癯罷

漢民凡在官三十二年自二十三以上爲正卒每一歲當給郡縣官一月之役其不役者爲錢二千入於官以雇庸者已上戍中都官者一年爲衛士京師者一年爲材官騎士樓船郡國者一年三者隨其所長於郡縣中發之然後退爲正卒就田里以待番上調發

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爲之一月一更爲更卒也貧者欲得雇更錢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爲踐更也

按漢書如淳注言更有三品竊詳其說卒更者正身供正役也踐更者以錢雇直所直者內地其役一月其錢則不行者自以雇代行者過更者亦以錢雇直所直者邊疆其役三日其錢則不行者輸之縣官縣官以給代行者但所謂一歲而更者恐是併往回行程言之遠戍且以兩月爲行程則每歲當役者十月如是踐更則是一人替九人之役如是過更則是一人替九十九人之役夫戍邊重事而百人之中行者纔一人則兵之在戍者無幾矣然量錯傳明言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則似明立此法非是併行程及雇募而言

一歲是併行程與雇募通言之乃如淳注說

殊與三日之說背馳竊

意一歲而更是秦以此待謫戍者本非正法及其窮兵贖武則雖無罪者及元係復除者皆調發之而儕之謫戍矣

七謫科所謂更有謫者罪人也所謂贖人贖墾及有市籍者皆無罪之人也閩左者已復除之人也詳見下量錯疏中

漢初遵其法後來

乃著令有罪者乃邊戍一歲而凡民之當戍者不過三日若不願行者聽其出錢縣官以給戍者
爲過更之法耳通考兵制考

右繇役

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

師古曰檄者以木簡爲書長尺二寸用徵召也其有急事則加以鳥羽插之示速疾也

漢書高帝紀

文帝二年初與郡國守相爲銅虎符史記文帝紀漢書無國相二字

齊王欲發兵誅諸呂魏勃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史記齊悼惠王世家

御史中丞劾奏野王持虎符出界歸家漢書馮奉世傳

淮南王盜寫虎符漢書賈捐之傳

武帝建元三年東甌告急上曰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召兵郡國乃遣嚴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守

欲距法不爲發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漢書嚴助傳

戾太子以節發兵漢書武帝紀

七國敗弓高侯告膠西王卬曰未有詔虎符擅發兵王其自圖之卬遂自殺漢書吳王濞傳

公孫戎奴爲上黨太守發兵不以聞免漢書功臣表

段會宗爲西域都護以擅發戍已校尉之兵乏與有詔贖論漢書段會宗傳

黎扶爲東海太守行過擅發卒爲衛當斬漢書功臣表

右調發羽檄
處符

武帝天漢四年發勇敢士出朔方

漢書武帝紀

趙王彭祖願從國中勇敢擊匈奴

漢書景十三王傳

李陵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

漢書李陵傳

灌夫伐吳王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

漢書灌夫傳

趙充國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

漢書趙充國傳

元帝永光二年發募士萬人擊西羌

漢書馮奉世傳

平帝元始二年募汝南南陽勇敢吏士三百人論說江湖賊

漢書平帝紀

選舉則有勇敢犇命伉健之屬

此皆出於正兵之外

昭帝始元元年募吏民及發犍爲蜀郡犇命擊益州

注云常兵不足故推選舉取精勇聞命奔走謂之犇命

宣帝本始二年選

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射者皆從軍

文帝用鼂錯言募民徙塞下

錯上言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

師古曰貉音莫客反南攻揚粵張晏曰揚州之南越也

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

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

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

文穎曰土地寒故也

食肉而飲酪其人密

二四... 兵制... 二約雅堂藏板

理鳥獸毳毛

師古曰密理謂其肌肉也毳細毛也

其性能寒

師古曰能讀曰耐此下能著亦同

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

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

服虔曰償什也如滄曰償音俺

秦民見行如往棄市

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釐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

者後入閭取其左

孟康曰秦時復除者居閭之左後發役不俱復役之也或云直先發取其左也師古曰閭里門也居閭之左者一切皆發之非謂復除也解在食貨志

發之

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

師古曰北謂敗退

故戰勝守固則有

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馭蒙矢石赴湯火

師古曰蒙冒犯也

視死如生今秦

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奠之復

師古曰復復除也音左自反天下明知禍然烈

及已也

師古曰猛火曰烈取以喻耳

陳勝行戍至於太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

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

師古曰著音直畧反

其勢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

有城郭田宅之歸居也如飛鳥走獸放於廣埜美草甘水則止草盡竭水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

時至時去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

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

多發遠縣纒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甚費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

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

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答

服虔曰蘭石可投人石也蘇林曰渠答渠疾也如滄曰蘭石

城上雷石也墨子曰城上二步一乘立程長三尺冠長十尺臂長六尺二步一答廣九尺長十二尺師古曰雷石如說是也秦答蘇說是也雷音來內反復爲一城其內城開百

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于家師古曰調謂真之地總計城邑之中令有千家以上也調音徒約反爲中周虎落

鄭氏曰虎落者外蕃也若今時竹虎落也蘇林曰作虎落於塞要下以沙布其表且視其跡以知匈奴來入一名天田師古曰蘇說非也虎落者以竹棊相連遮落之也先爲室屋具田

器迺募舉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張晏曰募民有罪自首除罪定輸作者也復作如徒也臣瓚曰募有罪者及罪人遇赦復作竟其日月者今皆除其罰令居之也師

古曰瓚說是也復音扶目反不足募以下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迺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

其家子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師古曰初徒之時縣官且廩給其衣食於後能自供贖乃止也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

孟康曰食貨志所謂樂卿者也其位從卿而無職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樂卿武帝所置耳錯之上書未得豫言之也然三等爵內無有卿名蓋謂其等總同列卿者也其亡夫若妻者

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

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言胡人人爲寇驅畧漢人及畜產而他人能止得其所驅者令其本主以半賞之縣官爲贖張晏曰得漢人官爲贖也師古

曰此二句之言謂官爲備贖贖之耳張說則非也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扶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師古曰言非以此事欲立德義於主上也

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

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

遠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

如錯曰將送也師古曰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師古曰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

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師古

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師古

日所以充實寬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

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張晏曰二內二房也置器物焉民至有所

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師古曰之往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

死生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

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服虔曰假音假借之假五百帥名也師古

曰假大也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師古曰有保護之能者也今流俗書本護字作護妄改之耳習地形知民

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收成勿令遷徙師古曰各

守其業也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

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師古曰還讀曰旋旋踵同旋其足也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

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師古曰意壹

大治之則終身創矣師古曰創懲艾也音初亮反欲立威者始於折膠蘇林曰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爲候而出軍來而不能困

使得氣去師古曰使其得勝逞志氣而去後未易服也通考兵制考

右選舉

惠帝三年發諸侯王徒隸二萬人城長安漢書惠帝紀

武帝元狩三年發謫吏穿昆明池師古曰吏有罪者罰而役之漢書武帝紀

太初元年發天下謫民西征大宛

漢書武帝紀

天漢元年發謫戍屯五原

漢書武帝紀

五年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年更有告劾亡者屯遼東

六年募郡國徒築遼東元菟城

漢書昭帝紀

高帝十一年征英布赦天下死罪令從軍 武帝元鼎五年呂嘉反遣路博德將罪人馳義越侯遺

則將巴蜀罪人咸會番禺 元封二年募天下死罪擊朝鮮 六年赦京師亡命令從軍 太初元

年以李廣利爲貳師將軍發郡國惡少年數萬人期至貳師取善馬 四年發天下七科謫出朔方

張晏曰交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

昭帝元鳳元年武都氐人反發三輔太常徒皆免刑擊之 宣帝神爵元年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

詣金城

以上通考兵制考

右發謫徒

什伍俱前

師古曰五人爲伍二伍爲什

漢書置籍傳

李廣擊胡行無部曲行陣

注引續漢書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校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

漢書李廣傳

馮唐曰士卒皆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

李奇曰尺籍所以書軍令伍符五五相保之符信也

漢書馮唐傳

韓延壽在東郡時試騎士五騎爲伍

漢書韓延壽傳

什器平帝紀天下吏民亡得置什器師古曰軍法五人爲伍十人爲什則共其器漢書平

傳校物故通謂生生之具爲什器亦猶今之從軍作役者十八爲火共蓄調度也帝紀

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師古曰一校則別爲一部軍故稱校耳漢書陳

諸校師古曰諸校諸部也猶今言諸營信傳

校司馬校司馬蘇宏漢書南

部勒行陣漢書陳

王尊坐擅離部曲會赦免漢書王

右行伍部校

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漢書百

文帝勞軍細柳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

項上至又不得入于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漢書周

李陵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漢書李

胡建守軍正丞時監軍御史爲姦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建斬之遂上奏曰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

穿窬不由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以斬昧死以聞漢書胡

右壁壘

戾太子矯制發武庫兵

漢書劉
翹屈傳

羽林孤兒教以五兵

師古曰五兵謂弓
矢受矛戈戟也

漢書百
官表

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子爲令

漢書魏
相傳

漢高帝時蕭何治未央宮立武庫以藏兵器

中尉屬官有武庫令丞少府屬官有若盧考工室令丞

百官表注云若盧主藏
兵器考工主作器械

武庫精兵所聚故以

丞相子爲令

地理志河南南陽濟南泰山潁川河內蜀廣漢等郡皆有工官

徐氏曰按漢時工官雖在外郡而所作器械實輸京師故武帝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以贍

之也

通考兵
制考

右京師兵器

平帝元始三年陽陵任橫等盜庫兵攻官寺

漢書平
帝紀

上郡庫令

建始元年注云北邊郡庫
官之兵器所藏故置令

漢書成
帝紀

南郡發弩官主教放弩

漢書地
理志

八年令賈人毋得操兵乘騎馬

文帝時從鼂錯之說募民徙塞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且蘭石布渠答

如淳曰蘭石城上雷石也
蘇林曰渠答鐵蒺藜也

錯言兵事曰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重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匈奴如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強爲弱在俛仰之間耳大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

武帝征伐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以贍之

丞相公孫弘奏言禁民不得挾弓弩侍中吾邱壽王言其不使上從之

弘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賊曠弩百吏不敢前

張晏曰曠音郭師古曰引滿曰曠

盜賊不輒伏辜免脫者衆害寡而

利多此盜賊所以蕃也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衆者勝以衆吏捕寡賊其勢必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刑錯之道也臣愚以爲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壽王對曰臣聞

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

師古曰五兵謂矛戟弓劍戈

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

衛而施行陳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

師古曰以法令爲首

去仁恩而任刑戮師古曰墮名

城殺豪桀

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

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耒耨相撻擊

師古曰耰摩田之器也耨馬也耒耨大杖也耨音憂耨之累反

音大

犯法滋眾盜賊不勝

師古曰滋益也不勝言不可勝也

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

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

師古曰有四方并禦之事也

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

也射夫眾射者也同同耦也言既學大侯又張弓矢耦而射則獻其發矢中的之功也

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末聞弓矢之爲禁

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

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

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詘服焉

昭帝始元五年罷天下馬弩關

注漢法弩十石以上不得出關

成帝陽朔三年潁川鐵官徒申屠聖等殺長吏盜庫兵

陽嘉三年廣漢男子鄭躬等攻官寺篡囚徒盜庫兵

永始三年山陽鐵官徒蘇令等反盜庫兵

哀帝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乳母王阿舍母將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

二

造作皆度大司農錢漢家邊吏職在拒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臣請收還武庫

漢制諸侯王不得私作兵器江都王建聞淮南衡山王陰謀恐一日發爲所并遂作兵器鑄將軍都尉印遣人通越膠東康王聞淮南王謀反私作兵車鏃矢戰守之備燕王旦反詐言受武帝詔得領庫兵飭武備

右郡國兵器

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梁王梁策馬車騎滿野

漢書天文志

歲星所在國不可伐可以伐人

漢書天文志

見機雲如牛槍雲如馬槍機梃彗異狀其殃一也必有破國

漢書天文志

曰方南太白居其南曰方北太白居其北爲羸用兵進吉退凶

漢書天文志

武帝建元六年八月長星出于東方長終天三十日去占曰是爲蚩尤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其後兵誅四夷連數十年元狩四年長星出西北是時伐胡尤甚

漢書五行志

上旣悔遠伐征乃下詔曰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宏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

匈若馬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師遣貳師將軍欲以爲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蒼龜不吉不行乃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爲文學者乃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爲欲以見疆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

匈奴因敗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爲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于誦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誦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得虜候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遣天子馬裘裳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

漢書高
城傳

兵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爲助者也

漢書藝
文志

宣帝以書敕趙充國曰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敵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

漢書趙
充國傳

成帝鴻嘉三年天水冀南山石鳴聲隆隆如雷有頃北關平襄二百四十里墜雞皆鳴石長丈三尺廣厚畧等旁著岸脅去地二百餘丈民俗名曰石鼓石鼓鳴有兵

漢書五
行志

右兵占

高祖五年克項羽五月兵皆罷歸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爲大夫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

漢書高
帝紀

六年始剖符封功臣

漢書高
帝紀

武帝元朔六年六月詔曰日者大將軍巡朔方征匈奴斬首虜萬八千級諸禁錮及有過者咸蒙厚賞得免減罪今大將軍仍復克獲斬首虜萬九千級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馳其議爲令有司

奏請置武功賞官以寵戰士

漢書武帝紀

武功爵

臣瓚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閭與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庶長十一級曰軍

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師古曰此下云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今瓚所引茂陵中書止于十一級則數不足與本文乘矣或者茂陵書說之不盡于此也級十七萬凡直三

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

功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

漢書食貨志

李蔡擊右賢王有功中率爲樂安侯諸將多中首虜率爲侯者

漢書李廣傳

李廣出右北平爲匈奴所圍軍幾沒罷歸廣軍自當亡賞

漢書李廣傳

霍去病斬捕首虜過當封侯

師古曰軍失亡者少殺獲匈奴數多故曰過當去病傳

馮奉世使大宛以便宜發兵誅莎車王蕭望之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

制雖有功效不可爲後世法故不得侯

師古曰漢之法擅矯命雖有功效不加賞也 漢書馮奉世傳

貳師旣伐大宛軍官吏爲九卿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

望以適過行者皆黜其勞士卒賜直四萬錢

漢書李廣利傳

左將軍荀彘擊朝鮮坐爭功棄市

漢書武帝紀

魏尚爲雲中守上功幕府首虜差六級下吏削其爵罰作之

漢書馮唐傳

右軍功

韓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

正楊僕摺摭遺逸紀奏兵錄猶未能備至于孝武命任宏論次兵書為四種兵權謀十三家兵形勢

十一家陰陽十六家兵巧技十三家凡兵書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圖四十三卷漢書藝文志

高后七年朱虛侯章入侍燕飲太后合章為酒吏章自請以軍法行酒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斬

之太后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之漢書齊悼惠王傳

繡衣御史暴勝之持斧逐捕盜賊以軍興從事誅二千石以下按漢法吏六百石以上有罪皆先請

則難二千石以下亦得誅決于外暴勝之是也至其後劉屈氂欲斬司直亦以軍興法行之而勝之乃爭以為不可故被譴而自殺
漢書元后及傳不疑傳

唐蒙通夜郎用軍興法誅其渠率漢書司馬相如傳

廣漢郡盜賊羣起成帝拜趙護為廣漢太守以軍法從事漢書薛宣傳

胡建守軍正丞時監軍御史為姦穿北軍壘垣以為賈區建欲誅之乃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

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于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

皇下拜謁因上堂皇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

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眾誅惡以禁邪今監

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買利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

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眾誅惡以禁邪今監

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買利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

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眾誅惡以禁邪今監

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箭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按軍法曰正
亡屬將軍將軍有罪已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于用法疑執事不諉上臣謹以斬昧死以聞制曰
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三王或誓于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于軍門之
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

漢書胡建傳

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饑寒天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

漢書蕭望之傳

棄軍逃亡

多卯將兵追反虜擅棄兵還贖罪免

漢書功臣表

景帝三年詔今邊等已滅吏民當坐導等及逋逃亡軍者皆赦之

漢書景帝紀

蘇賢爲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乏軍與

漢書趙廣漢傳

畏懦後期

博望侯張騫坐以將軍擊匈奴畏懦當斬贖罪免

按本傳云漢書功臣表

天漢三年匈奴入鴈門太守坐畏懦棄市

如法曰軍法行逗坐畏懦者要斬

漢書武帝紀

將梁侯楊僕坐爲將軍擊朝鮮畏懦入竹二萬箇贖完爲城旦

武帝責僕書曰失期內顧以道惡爲解

漢書功臣表

公孫敖以將軍出北地後驃騎失期當斬贖爲庶人

按靈去病傳云坐行留不與驃騎將軍會

王恢主擊匈奴輜重單于還去廷尉當恢逗橈當斬

漢書韓安國傳

失亡過多

公孫敖爲騎將軍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爲庶人後失亡士卒多下吏當斬

漢書公孫敖傳

李廣擊匈奴坐亡失多當斬

漢書李廣傳

楊僕擊朝鮮坐亡失多免爲庶人

漢書楊僕傳

蘇建爲右將軍出定襄亡翁侯失軍當斬

漢書蘇建傳

虜獲不實

魏尚爲雲中守上功幕府首虜差六級下吏削其爵罰作之

漢書馮唐傳

高不識坐擊匈奴增首不以實當斬

漢書功臣表

車順坐擊匈奴盜虜獲自殺

漢書車千秋傳

臨蔡侯孫襄坐擊番禺人虜掠死

漢書功臣表

武帝責楊僕書曰前被番禺捕降者以爲虜掘死人以爲獲是一過

漢書楊僕傳

澶清侯參坐匿朝鮮亡虜下獄

漢書功臣表

爭功

左將軍荀彘擊朝鮮坐爭功棄市

漢書武帝紀

亂屯兵

中郎將卬入至趙充國幕府司馬中亂屯兵下吏自殺

漢書趙充國傳

迷失道

衛青擊匈奴徙李廣與右將軍趙食其令軍出東道惑失道後大將軍廣自殺右將軍下吏當死贖

爲庶人

漢書衛青傳

乏軍興

趙廣漢坐擅斥除騎士乏軍興

漢書趙廣漢傳

蘇賢爲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乏軍興

漢書趙廣漢傳

黃霸守京兆尹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劾乏軍興連貶秩

漢書黃霸傳

段會宗擅發戍已校尉兵乏軍興有詔贖論

漢書段會宗傳

韓延年行大行令事擅留外國書一月乏軍興入穀完爲城旦

漢書功臣表

擅興

刊侯李壽爲衛尉居守擅出長安界誅

漢書功臣表

公孫賀子敬聲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下獄

漢書公孫賀傳

燕王旦上書言霍光擅益幕府校尉疑有非常

漢書霍光傳

王尊坐擅離部署免

漢書王尊傳

右軍法

前漢二十六

兵制三屯田屯田馬政馬政防邊防邊
處降處降捕盜捕盜

文帝時鼂錯言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塞田作且以備之以便

為之高城深塹中周虎落

虎落者以竹蔑相連遮落者也

先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

民之欲往者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能自給而止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

漢書鼂錯傳

武帝元鼎五年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

道饋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

漢書食貨志

孝武征四夷關西域自燉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犁皆有田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

給使外國者

漢書西域傳

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是時軍旅連出海內虛耗上既悔遠征伐桑宏羊與丞相御史奏

言輪臺以東捷枝渠犁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

與中國同時孰可遣屯田卒詣故輪臺以東置校尉三人分獲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使以時益種

五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為斥候屬校尉事有便宜因騎置以聞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

重敢徙者詣田所就蓄積為本業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為便上乃下詔

二十四史九通政典類要合編卷三十四

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財以助邊用令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于車師千餘里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天下非所以擾民也朕不忍聞

漢書西域傳

武帝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于

都內

漢書食貨志

昭帝始元二年冬發習戰射士詣朔方調故將吏屯田張掖郡

漢書昭帝紀

昭帝用桑宏羊前議以杆彌太子賴丹爲校尉將軍田輪臺輪臺與渠犂地皆相連也

元鳳四年鄒善王請曰國中有依循城其地肥美欲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今臣得以依其威重于是漢遣大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鎮撫之後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

宣帝地節二年漢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裒將免刑罪人田渠犂積穀欲以攻車師至秋收穀吉熹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自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食盡吉等且罷兵歸渠犂田收畢復發兵攻車師王于石城王奔烏孫吉至酒泉有詔還田渠犂及車師益積穀以安西國侵匈奴于是吉使吏卒三百人別田車師匈奴遺騎來擊漢田卒少不能當吉上書願益田卒公卿議以爲道遠煩費可且罷車師田者宣帝時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于是徙屯田于北胥鞬披莎車之地也

披分屯田

校尉始屬都護

以上並漢書西域傳

宣帝神爵元年後將軍趙充國擊先零羌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

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詔罷兵獨留充國屯田明年五月充國奏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三千人溺河湟饑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鞏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詔可充國振旅而還

按屯田所以省饋饟因農爲兵而起於漢昭宣之時然文帝時鼂錯上言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以備之爲之高城深塹先爲室屋具田器募罪人及免徒復作及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俾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省輸將之費寡則其規模已略出此但文帝則與以田屋令其人自爲戰守而此屯田則以兵留耕因取其耕之所獲以饑兵微爲不同又按武帝征和中桑宏羊與丞相御史請屯田故輪臺地以威西域而帝下詔深陳旣往之悔不從之其事亦在昭宣之前然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去長安且萬里非張掖金城之比而欲驅漢兵遠耕之豈不謬哉賴其說陳於帝旣悔之後耳 武帝通西域復輪臺渠犁亦置營田校尉領護然田卒止數百人今弘羊建請以爲溉田五千頃以上則徙民多而騷動衆矣帝之悔往事思富民宜其不從也

以上通考
兵制考

右屯田

鼂錯說文帝曰今令民有車騎馬復卒三人

漢書食貨志

武帝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敗庶徒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乘牝牝者攢而不得會聚漢書食貨志

元狩四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軍馬死者十餘萬匹漢書食貨志

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漢書霍去病傳

元狩五年天下馬少平牡馬匹二十萬人如淳曰貴乎牡馬賈欲使人競畜馬漢書武帝紀

兵革數動民多買復于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漢書食貨志

黃霸守京兆尹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効乏輿連貶秩馬少事多不相補滿也漢書黃霸傳

召延坐不出持馬要斬漢書文帝功臣表

任當千以賣馬一匹賈錢十五萬過平臧十五萬以上免漢書文帝功臣表

太原郡家有馬官漢有家馬廐一廐注萬匹時以邊表有事故來分此理志漢書地理志

大宛國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張騫始為武帝言之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善

馬宛王以漢絕遠大兵不能至愛其寶馬不肯與漢使妄言宛遂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遣

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前後十餘萬人伐宛連四年宛人斬其王母首獻馬三千匹漢軍乃還漢書

西域傳

漢制太僕掌輿馬屬官有大廐未央家馬三令又車府路軫騎馬駿馬四令丞又龍馬閑駒橐泉駒

駮承華五監長丞

徐氏曰按漢舊儀云天子六廐未央承華駟駘騎馬路軫大廐馬皆萬匹三輔黃圖都廐天子車馬所在中廐皇后車馬所在

漢初鑄兼錢馬至匹百金自天子不能具鈞駟

無純色之駟謂駟馬雜色

而將相或乘牛車至孝武時眾庶街巷

行馬阡陌之間成羣

謂田中之阡陌也

乘牝牝者攬而不得會聚

言時畜饒耻乘牝牝

文帝二年詔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又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

景帝時造苑馬以廣用

苑馬謂爲苑以牧馬

四年御史大夫綰奏禁馬高九尺五寸以上齒未平不得出關

綰衛綰馬十歲齒下平

六年匈奴入雁門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馬

漢儀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爲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二十萬匹師古

曰武泉雲中之縣也養鳥獸者通名爲苑故謂牧馬處爲苑

武帝建元元年罷苑馬以賜貧民

師古曰養馬之苑舊禁百姓不得芻牧采樵今罷之

是時大將軍衛青比歲十餘萬眾擊胡

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天子爲伐胡故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掌者關中不足乃調

旁近郡而胡降者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

以贍之兩將軍之出塞塞閱官馬及私馬凡十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百匹自衛青圍單于以自

以漢馬少故久不伐胡

元鼎元年令民得畜邊縣

得畜牧於邊縣也

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繡用充入新秦中

李吉甫曰邊

有官馬今令民能畜官母馬者滿三歲歸之十母馬還官一駒此爲息什一也師古曰官得母馬之息以給用度得充實秦中人故除告繡之令也

明年車騎乏馬縣官錢少

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壯馬天下亭亭有畜字馬歲課息

金日磾輸黃門養馬牽馬過殿下馬又肥好拜爲馬監

上官桀遷未央廡令武帝嘗體不安及愈見馬多瘦上大怒曰以我不復見馬邪欲下吏桀曰臣

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誠不在馬因泣數行上以爲忠

匈奴渾邪王帥眾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買馬驗買也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

令汲黯曰令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今天下騷動

罷中國甘心夷狄之人乎上默然

四年馬生渥洼水中

李非文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遭刑屯田燔燿界數於此水旁見羣野馬有奇者與凡馬異利長先作土人持勒鞞於水旁後馬玩習久之代土人持勒鞞收

得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也作天馬之歌

太初元年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前後十餘萬人伐大宛時宛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馬汗血言

其先天馬子也

孟康云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集生駒皆汗血因號曰天馬子云

張騫始爲帝言之上遣使者持

千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宛王以漢絕遠大兵不能至愛其寶馬不肯與漢使妄言謂辱詈宛王遂攻

殺漢使取其財物天子乃遣兵伐之連四年宛人斬其王母真首獻馬三千匹漢軍乃還其後與漢

三國志卷之五十五 魏書 兵制 約雅堂藏板

約歲獻大馬二匹

二年籍吏民馬補車騎馬

籍者總入籍錄之

征和中上下詔深陳既往之悔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

孟康曰先是令長吏以秩養馬亭有牧馬民養馬皆復不可後馬多

乏絕至此復修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馬復因養馬以免徭賦也復音房曰反

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善馬方略補邊

狀與計對

師古曰與上計者同來起對也

徐氏曰按罷錯疏言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即馬復令也

昭帝始元四年詔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諸給中都官者且減之

五年罷天下享馬母及馬弩關

應劭曰武帝令天下諸亭養馬母今罷之孟康曰舊馬高五尺九寸以上齒未平弩十石以上者皆不得出關今不禁也

宣帝五鳳二年詔頗省乘輿馬及苑馬以補邊郡三輔傳馬其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

元帝初元元年省苑馬以振困乏九月詔太僕減穀食馬

二年罷黃馬乘輿駒馬

五年詔乘輿秣馬毋之正事而已

貢禹奏言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廐馬百餘匹方今廐馬食粟將萬匹今民大饑而廐馬食

粟苦其太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願減損乘輿服御廐馬亡過數十匹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太

僕減穀食馬

成帝建始二年減乘輿廐馬

林氏曰漢初民出善賦以備車馬武帝於口賦錢人增三錢以補車騎馬照又稍復古制勸民養

馬有一匹者復卒三人蓋居閑則免三人之算有事則當三人之卒此內郡之制也至於邊塞則

縱民畜牧而官不禁烏氏居塞則馬數千羣橋桃居塞則致馬千匹貨殖傳於時內郡之盛則衆庶

有馬阡陌成羣食貨志邊郡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漢儀注武帝初單于入塞見馬布野而無人

牧征伐四夷而馬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既數出餉馬大耗之乃令一切之令自封君而下至三

百石吏以次出馬則內郡庶民之有馬者欲望復卒難矣又令民得畜邊者從官假馬母而歸其

息十一則邊郡之欲廣畜牧者難矣又匿馬者有罪有以列侯匿馬而腰斬者助臣表黎有以民

或匿馬馬不具而長安令幾坐死者汲黯傳故內郡不足則籍民馬以補車騎邊郡不足則發酒泉

騾駝負石至玉門關武帝太初三年輪臺之恨始修馬令吁晚矣以上通考兵制考

右馬政

漢二年興關中卒乘邊塞漢書高帝紀

五年齊右丞相傳寬徙爲代相國將屯二歲爲丞相將屯師古曰時代常有屯兵以備邊寇寬爲代相兼將此屯兵也漢書傅寬傳

陳豨爲代相監邊漢書韓信傳

豨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邊兵皆屬焉漢書盧綰傳

上破豨還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邊趙乃從山南有之遠數有胡寇難以爲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代之雲中以西爲雲中郡則代受邊寇益少矣漢書高帝紀

文帝後六年以中大夫令免爲車騎將軍屯飛狐故楚相蘇意爲將軍屯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內河太守周亞夫爲將軍次細柳宗正劉禮爲將軍次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次棘門以備胡漢書文帝紀

武帝元光元年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屯雲中中尉程不識爲車騎將軍屯雁門六月罷漢書武帝紀

六年匈奴盜邊遣將軍韓安國屯漁陽漢書武帝紀

韓安國爲材官將軍屯漁陽請罷屯月餘匈奴大人徙益東屯右北平安國既斥疎將屯又失亡多

甚自愧乃益東徙漢書韓安國傳

元封四年匈奴寇邊遣拔胡將軍郭昌屯朔方漢書武帝紀

太初三年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盧胸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

平侯衛伉屯其旁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奴大人雲中定襄五原朔方行瓌光祿

所築亭障漢書匈奴傳

昭帝卽位匈奴朔方殺略吏民發軍屯西河左將軍桀行北邊漢書昭帝紀

始元二年冬發習射戰士請朔方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漢書昭帝紀

元鳳五年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年吏有告幼亡者屯遼東漢書昭帝紀

宣帝本始中匈奴大發十餘萬騎南旁塞至符奚廬山欲入爲寇遣趙充國將四萬騎屯緣邊九郡

師古曰五原朔方雲中代郡鴈門定襄北平漢書趙充國傳

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漢書趙充國傳

地節三年詔曰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息今復飭兵重屯久勞百姓非所以綏天下

也其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漢書宣帝紀

五鳳四年以邊塞亡寇減卒什一漢書宣帝紀

平帝元始二年九月使調者大司馬掾四十四人持節行邊兵漢書平帝紀

鼂錯說文帝曰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先爲

室屋具田器乃募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

募民之欲徙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

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上從其言募民徙塞

下錯復言古之徙遠方者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先爲築室家有一室二內

門戶之閉置器物焉爲置巫醫以救疾病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又聞古之制邊縣

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上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假皆擇其邑

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于射法出則教民于應敵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

旋踵矣

漢書崑
錯傳

武帝元朔二年募民徙朔方十萬口

漢書武
帝紀

元狩五年徙天下姦猾吏民于邊

漢書武
帝紀

元鼎六年置張掖燉煌郡徙民以實之

漢書武
帝紀

平帝元始二年募徙貧民縣次給食至徙所賜田宅什器假與犁牛種食

漢書平
帝紀

鼂錯說文帝曰欲民務農在于貴粟貴粟之道在于以粟爲賞罰使天下人入粟于邊以受爵免罪

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于是帝從錯之言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爲五大

夫庶長各以多少級數有差

漢書食
貨志

武帝通西南夷道遠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于都內

漢書食
貨志

宣帝卽位穀至石五錢耿壽昌曰今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買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買而糴

名曰常平倉民便之

漢書食
貨志

趙充國曰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糴二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失此二冊羌人故敢爲

逆

漢書趙
充國傳

元帝初元五年罷常平倉

漢書元
帝

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籥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將吏被介冑而睡

曰邊方備胡寇作高土繡上作桔皋桔皋頭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若有寇即火然漢書賈誼傳

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然之以望其烟曰燧師古曰畫則燧燧夜則舉烽漢書司馬相如傳

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孟康曰烽如覆米簞縣著契阜頭有寇則舉之燧積薪有寇則燧然之也

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飢寒天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其給其費漢書蕭望之傳

邊郡發奔命警持赤白囊漢書丙吉傳

邊郡有長吏掌兵馬漢書百官表

太守卒史邊郡一人漢書儒林傳

漢家邊吏職在鉅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漢書毋將陸傳

武帝征伐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贈之漢書食貨志

右防邊

典屬國掌蠻夷降者武帝元狩三年昆邪王降復增屬國置都尉丞侯千人屬官九譯令成帝河平

元年省併大鴻臚漢書百官志

文帝時弓高侯韓儂當以匈奴相國降侯漢書功臣表

襄城侯韓嬰以匈奴相國降侯漢書功臣表

景帝時匈奴徐盧等五人降漢上欲侯之以勸後周亞夫曰彼背其主以降陛下陛下將何以

責人臣不守節者乎上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漢書周亞夫傳

武帝元狩二年表作三年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眾合四萬餘人來降置五屬國以處之漢書武帝紀

安定水三水天水勇一郡龜西河美五原蒲以上並屬國都尉治漢書地理志

宣帝神爵二年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漢書宣帝紀

五鳳三年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漢書宣帝紀

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漢書淮南厲王傳

越騎校尉掌越騎如淳曰越人內附以爲騎也漢書百官表

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長水胡名也宣曲觀名胡騎之屯于宣曲者漢書百官表

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騎師古曰胡騎之屯于池陽者也漢書百官表

武帝遣趙破匈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以擊胡漢書張騫傳

太初元年以李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漢書李廣利傳

宣帝神爵元年發胡越騎羌騎詣金城按羌騎亦以羌人內附者爲之漢書宣帝紀

杜侯復陸支以匈奴歸義因執王從驃騎將軍擊左王以少破多捕虜三千一百侯千三百戶漢書功臣表

衆利侯伊卽軒以匈奴歸義樓剌王從驃騎將軍擊左王手劍合侯千一百戶漢書功臣表

右處降

武帝時杜周任用是時郡守尉諸侯相二千石欲爲治者大抵盡效王溫舒等而吏民益輕犯法盜

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百政楚有段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主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
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守都尉殺二千石爲檄告縣趨具食小羣以百數掠鹵鄉里者
不可稱數于是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使督之猶弗能禁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部都尉及故
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行飲食坐相連都
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往往而羣無可奈何于是作沈命法曰
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弗捕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之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弗敢
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亦使不言故盜賊浸多上下相爲匿以避文法焉

漢書咸
宣傳

江充爲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

漢書江
充傳

天漢元年閉城門大搜

漢書武
帝紀

二年大搜素奸人也泰山琅邪羣盜徐勃等阻山攻城道不通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郡

逐捕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龔遂可用上以爲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
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
曰海濱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于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于潢池耳今欲使
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聞對甚說答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
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遺乘

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悉罷遂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器者乃爲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勃海又多劫掠相隨聞遂教令卽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鉏鉤盜賊于是悉平民安土樂業

漢書龔遂傳

尹翁歸守右扶風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爲右職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奸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緩于小弱急于豪彊有論罪輸掌畜官使斫莖責以員程不得取代不中程輒笞督極者至以鈇自剄而死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爲三輔最

漢書尹翁歸傳

宣帝時勃海膠東盜賊並起張敞上書自請治之曰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他課諸事亦略如此臣敞愚騫既無以佐思慮久處閒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奸軌不禁臣敞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卽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以興之狀書奏天子召敞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敞辭之官自請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一切比三輔尤異天子許之敞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尙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翕然

張敞守京兆尹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敞敞以爲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
會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間里以爲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實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
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壹切受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
偷長以赭汗其衣裾吏坐里間閱出者汗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
盡行法罰由是桀鼓稀鳴市無偷盜

敞拜冀州刺史既到部而廣川王國羣輩不道賊連發不得敞以耳目發起賊主名屬處誅其渠帥
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爲之曩彙吏逐捕窮窘蹤迹皆入王宮敞自將郡國吏
車數百兩圍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轅中敞傳吏皆捕格斷頭縣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
廣川王天子不忍致法削其戶敞居部歲餘冀州盜賊禁止

以上並漢書張敞傳

建平侯杜緩爲太常坐盜賊多免

漢書百官表

王尊以病免會南山羣盜彌宗等數百人爲吏民害拜故宏農太守傅剛爲校尉將迹射士千人逐
捕歲餘不能擒或說大將軍鳳賊數百人在轂下發軍擊之不能得難以視四夷獨選賢京兆乃可
于是鳳薦尊召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

漢書王尊傳

成帝河平中單于來朝上使班伯持節迎于塞下會定襄大姓石羣輩報怨追殺捕吏伯上狀因自
請願試守期月上遣侍中中郎將王舜馳傳代伯護軍單于并奉璽書印綬卽拜爲定襄太守定襄

聞伯素貴年少自請治劇畏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伯至請問耆老父祖故人有舊恩者迎延滿堂日爲供具執子孫禮部中益弛諸所賓禮皆名豪懷恩醉酒共諫伯宜頗攝錄盜賊具言本謀無匿處伯曰是所望于父師矣乃召屬縣長吏選精進掾史分部收捕及他隱伏旬日盡得郡中震栗咸

稱神明

漢書
叙傳

陽朔三年潁川鐵官申屠聖等百八十人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經歷九郡遣丞相長史御史中

丞逐捕以軍興從事皆伏辜

漢書成
帝紀

鴻嘉三年廣漢男子鄭躬等六十餘人攻官寺篡囚徒盜庫兵自稱山君四年黨與寔廣犯歷四縣衆且萬人拜河東都尉趙護爲廣漢太守發郡中及蜀郡合三萬人擊之或相捕斬除罪旬月平遷護爲執金吾賜黃金百斤

漢書成
帝紀

鴻嘉中廣漢羣盜起選孫寶爲益州刺史廣漢太守扈商者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姊子軟弱不任職寶到部親入山谷諭告羣盜非本造意渠率皆得悔過自出遣歸田里自効矯制奏商爲亂首春秋之義誅首惡而已商亦奏寶縱或有渠率當坐者商下獄寶坐失死罪免益州吏民多陳寶功效言爲車騎將軍所排上復拜寶爲冀州刺史

漢書孫
寶傳

永始二年丞相薛宣坐西州盜賊羣免

漢書恩
澤侯表

永始三年十一月尉氏男子樊並等十三人謀反殺陳留太守劫略吏民自稱將軍徒李譚等五人

其格殺並等皆封爲列侯

漢書成帝紀

永始三年十二月山陽鐵官徒蘇令等二百二十八人攻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經厯郡國十九殺東郡太守汝南都尉遣丞相長史御史中丞持節督趣逐捕汝南太守嚴訴捕斬令等遷訴爲大

司農賜黃金百斤

漢書成帝紀

平帝元始二年遣執金吾侯陳茂假以鉦鼓募汝南南陽勇敢吏士三百人論說江湖賊成重等二百餘人皆自出送家在所收事重徙雲陽賜公田宅

漢書平帝紀

三年陽陵任橫等自稱將軍盜庫兵攻官寺出囚徒大司徒掾督逐皆伏辜

漢書平帝紀

右捕盜

二十四史九通政典類要台編卷三十五

前漢二十七

刑法一 刑制 律令 疑獄 議貴
除內刑 除宮刑 矜老弱

夷三族 如淳曰父族 母族 妻族也 漢書高帝紀

要斬 張延年自稱衛太子誣罔要斬 漢書德不疑傳

磔 謂張其尸 漢書景帝紀

棄市 師古曰取刑人於市與眾棄之 漢書景帝紀

腐刑 如淳曰宮刑也丈夫割勢不能生子如腐木不生實又曰諸服宮刑者下蠶室 漢書景帝紀

髡鉗 鉗以鐵束頸也 漢書高帝紀

完 孟康曰不加肉刑髡鬻也 漢書惠帝紀

城旦舂 應劭曰城旦者旦起行治城舂者婦人不豫外繇但舂作米皆四歲刑也 漢書惠帝紀

鬼薪白粲 應劭曰取薪給宗廟為鬼薪生擇米使正白為白粲皆三歲刑也 漢書惠帝紀

耐 耐通作耐注曰罪不至于髡完其耐鬻惠 漢書高帝紀

罰作 一歲刑 見上 漢書惠帝紀

盜械 凡以罪著械者皆稱焉 漢書惠帝紀

頌繫頌容也言見寬容但漢書惠帝紀

答景帝定令當答者皆背如澹曰先時答背也漢書景帝紀

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漢書景帝紀

漢興之初雖有約法三章網漏吞舟之魚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當三族者皆先鯨劓斬左
右趾答殺之梟其首置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詛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
此誅至高后元年乃除三族罪妖言令漢書刑法志

右刑制

孝惠四年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書律漢書惠帝紀

鼂錯為內史法令多所更定錯所更令二十章漢書鼂錯傳

漢高祖初入咸陽與父老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傷人有曲直盜賊有多少故言抵抵至也當也餘悉除秦

苛法兆民大悅然大辟尚有應劭曰此輕罪不覺其彫三族之誅其後又制曰有耐罪以上請之謂取也

從寸故改彫為耐耐言耐罪以上皆當先請也顏師古曰耐煩勞毛也音而後以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遂令蕭何據秦法謂取也

於時者作律九章漢承秦制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擅興廢戶二篇合為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

高后元年詔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議未決而崩今除之

孝文元年盡除收孥相坐律令

詔丞相太尉御史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勿取其議左右丞相周勃陳平奏言父母妻子同產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收之之道所由來久矣臣之愚計以爲如故便帝曰法正則民懲罪當則民從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旣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爲暴者也朕未見其便宜熟計之平勃乃曰陛下幸加大惠於天下使有罪不收無罪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等謹奉詔除收律相坐法其後新垣平謀爲逆復行三族之誅

容齋洪氏隨筆曰漢族誅之法每輕用之袁盎陷晁錯但云方今計獨有斬錯耳而景帝使丞相以下劾奏遂至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主父偃陷齊王於死武帝欲勿誅公孫丞相爭之遂族偃郭解客殺人吏奏解無罪公孫大夫議欲族解且偃解二人本不死因議者之言殺之足矣何遽至族乎用刑之濫如此

孝文所行獨新垣平一事爲盛德之玷然此事所關甚重蓋其寵新垣平也惑於求仙希福之說而淫陷之祀訖漢世而未能正者以此其誅新垣平也復行收孥相坐之律而濫酷之刑訖漢世而未能除者亦以此帝恭儉仁賢之主而此二事失禮失刑遂令後嗣遵而守之以爲漢家制度不敢革正惜哉

二年詔曰古之治天下者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本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

罪師古曰高后元年詔除妖言令今又有之則是中間曾重設此條也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

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師古曰謾欺也初爲要約共行祝詛後相欺詛中道而止無實事也謾音慢吏以爲大逆劉曰

上以相約漢俗如此猶後漢傳云其有他言吏又以爲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不直者不敢祝少實也故謂大逆

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致堂胡氏曰妖言令之始設也必謂其搖民惑眾有姦究賊亂之意者及其失也則暴君權臣假

此名以警懼中外塞言路也故賈誼論秦曰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奸言夫忠臣爲上盡

忠深計必剴切君身探未然之事陳危亡之戒不止於近在目前者自小人觀之曰是特揚君過

以賣直未然之事危亡之形汝安得知之殆誹謗妖言耳此策既行使中外之人鉗口結舌人君

不聞其過淪於危亡而不悟然則其所謂謗者乃天下之忠而其自爲者乃天下之妖也夫既以

忠諫深計爲誹謗妖言則指鹿爲馬指野鳥爲鸞指菌爲芝指氛祲爲慶雲指雹曰不爲災也指

彗曰所以除舊而布新也蝗生則曰不食嘉穀也日食則曰陰雲蔽之也地震則曰官府無傷也

霖雨則曰秋稼自茂也水湧泛溢則曰民無流死者也歲饑則曰路未嘗有餓者也凡賢否是非

治亂得失一切反理詭道倒言而逆說之欺惑世主使淪於危亡其罪豈特誹謗之比其爲妖也

不亦大乎嗚呼文帝除此令其享國長世宜哉

按古者庶人誘商旅議夫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則誹謗古所有也周公曰小人怨汝詈汝

又曰否則厥口詛祝晏子曰人民苦病夫婦皆詛雖其善祝豈能勝億萬人之詛則祝詛亦古所
有也然未嘗以此罪人至秦之立法則犯此二者皆坐以大逆而誅夷之漢高帝入關約法三章
除秦苛饒而首及誹謗偶語之酷則常亟除之矣而卒不曾除至高后元年有詔除其法矣而又
不克除文帝之時復有此詔然自景武而後則一用秦法凡張湯趙禹江充息夫躬之徒所為誣
害忠鯁傾陷骨肉坐以深文中以危法者不曰誹謗不道則曰詛祝上有惡言蓋此二法者終漢
之世未嘗除也

孝景元年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

重罪謂死刑

幸而不死不可為人

謂不能自起居也

其定律笞五百者曰三

百笞三百者曰二百

孝文既除肉刑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趾者又當死斬左趾者笞五百當劓者笞二百率

多死

師古曰斬右趾棄市故人多死以笞五百代斬右趾笞三百代劓笞數既多亦不活也

故下是詔

七月詔曰吏受所監臨以飲食免重受財物賤買貴賣論輕

師古曰帝以為當時律條吏受所監臨賂遺飲食即坐死官爵於法為重而受

所監臨財物及賤買貴賣者論決太輕故令更議改之

廷尉與丞相更議著令廷尉信謹與丞相議曰

時丞相申屠嘉

吏及諸有秩受

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

師古曰行謂按察也音下更反

其與飲食計償費勿論

師古曰計其所費而償其直勿論罪也

他物若買

故賤賣故貴皆坐贓為盜沒入贓縣官

他物謂非飲食

吏遷徙罷免受其故官屬所將監治財物奪爵為士

伍免之

李奇曰有爵者奪之使為士伍有位者免官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奪其爵令為士伍又免其官職即今律所謂除名士伍從士卒之伍也

無爵罰金一斤令沒

入所受有能捕告畀其所受贓

中元二年改磔曰棄市

應劭曰先此諸死刑皆磔於市改曰棄市自非妖逆不復磔也勿復磔

中元六年下詔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笞二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曰笞

者所以教之也其定箠令

箠策也所以擊也

丞相劉舍御史大夫衛綰請笞者箠長五尺其木大寸其竹也

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背

如瀉曰然則先時笞背也

毋得更人

謂行笞者不更易人也

畢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

全然酷吏猶以為威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輕民易犯之

孝武卽位外事四夷之功內盛耳目之好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姦宄不勝於是

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

師古曰見知人犯法不舉告爲故縱而所監臨部主有罪并連坐也緩深

故之罪

孟康曰孝武欲急刑吏深害及故人入罪者皆寬緩

急縱出之誅

師古曰吏釋罪人疑以爲縱出則急誅之亦言尚酷

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

禁網寢密

師古曰寢漸也其下亦同

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

千四百七十二事

師古曰比以例相比況也

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觀是以郡國承用者駮師古曰不曉其指用意不同也

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爲市

師古曰弄法而受財若市買之交易

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冤之

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下張湯以峻文決理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湯奏顏

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論死是後有腹誹法又作沈命法

沈匿也敢蔽匿盜賊者沒其命也

曰羣盜起不

發覺發覺而弗捕滿品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天下歲斷獄以千萬數

張湯爲廷尉所治卽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刻者上意所欲釋予監史輕平者所治卽豪必舞文巧

詆卽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裁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下戶羸弱湯欲佐助雖具文奏之又口奏言雖律令之文合致此罪聽土

裁察蓋爲此人希恩宥上往往釋其人蓋未奏之前口預言之杜周爲廷尉大抵傲湯善伺上意所惡者因而陷之所欲陷者久繫

待問微見冤狀客謂周曰君爲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爲獄獄者因如是乎周曰三

尺安在哉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義縱以鷹擊毛摯爲治言如鷹擊

之擊奮毛羽執取飛鳥也爲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人相視者亦二百餘人

縱一切捕鞠曰爲死罪解脫一切皆捕之也以爲解脫死罪盡殺之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奏請得報而論殺郡中不寒而慄

竟坐事誅嚴延年爲河南太守其治務在摧折豪強扶助貧弱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傑侵

小民者以文內之飾文而入之爲罪衆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詭殺之詭違正理而殺之吏民莫能

測其意深淺戰慄不敢犯禁按其獄皆文致不可得反致至密也言其文案整密也反音職吏忠盡節者厚遇之如骨

肉皆親嚮之出身不顧以是治下無隱情然疾惡太甚中傷者多尤巧爲獄文善史書所欲誅殺奏

成於手中主簿親近史不得聞知奏可論死奄忽如神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總集郡府而論殺流血數

里河南號曰屠伯竟以政治不道棄市

容齋洪氏隨筆曰漢武帝建元六年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董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臺未上

主父偃竊其書奏之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

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此本傳所書而五行志載其對曰漢當亡秦大敝之後承其下流又多兄弟親戚骨肉之連驕揚奢侈恣睢者眾故天災若語陛下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迺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況諸侯乎在內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燔災之況大臣乎此天意也其後淮南衡山王謀反上思仲舒前言使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顯斷於外不請既還奏事上皆是之凡與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傑皆以罪重受誅二獄死者數萬人嗚呼以武帝之嗜殺時臨御方數歲可與爲善廟殿之災豈無他說而仲舒首勸其殺骨肉大臣與平生學術大爲乖刺馴致數萬人之禍皆此書啟之也然則下吏幾死蓋天所以激步舒云使其就戮非不幸也

按漢儒如賈誼董仲舒最爲醇正然至其論諸侯王則皆主於誅殺仲舒此對與天人三策議論迥別眞西山亦謂太史公言賈誼明申韓今讀政事書諷然有洙泗典刑未見其爲申韓之學至諸侯王皆眾醜髀等語然後知太史公之說不繆孟子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聖賢慮事固不同也蓋諸侯王雖漢初之深患然根連株逮而誅鋤之於後固不若逮法立制而閑防之於初也孝文時淮南濟北亦嘗構逆討而戮之罪止其身未嘗深竟黨與亦不聞復有後患何必誅及二萬餘人哉

孝宣本始四年詔郡國律令可蠲除以安百姓者條奏詔曰聞者使用法巧文寢深是朕之不德也

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與邪不辜蒙戮當重而輕使有罪者起邪之心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

與郡鞠獄任輕祿薄廷史廷尉史也以因辟決獄事為鞠謂疑獄也其為置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

是選于定國為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以為廷平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宣室在前

殿之側布政教之地重用刑故齋戒以決之獄刑號為平矣

時廷尉史路溫舒上言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

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者謂之妖言師古曰遏止也音一昌反故盛服先王不用於世忠良切言

皆鬱於匈師古曰鬱積也警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重心實禍蔽塞師古曰熏氣蒸也音勳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

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治者獄亂之也夫獄

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墮者不可復屬師古曰屬古絕字屬連也音之欲反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師古

日虞書大禹謨載咎繇之言辜罪也經常也言人命至重治獄宜慎宥失不常之過不濫無罪之人所以崇寬恕也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讎以刻為明師古

日嚴與驪同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

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治凡以此

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極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師古曰視讀曰示吏

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晉灼曰精熟周悉致之法中也師古曰蓋御退也畏為上所卻退卻音邱略反

奏當之成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師古曰咎繇作士善聽獄訟故以為喻也何則成鍊者眾文致之

五約雅堂藏板

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爲一切如酒曰媮苟且也一切權時也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

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師古曰畫獄木吏尚不入對况眞實乎期猶必也議必不入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

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尙存者也臣聞烏鳶之

卵不毀而後鳳凰集師古曰鳶臨也音弋全反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汗瑾

瑜匿惡國君含詬師古曰春秋左氏傳載晉大夫伯宗之辭詬恥也言山藪之有草木則毒害者唯居之川澤之形廣大則能受於汗濁人君之善細下亦當忍恥病也詬音垢唯

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惠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

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師古曰與天長久無窮極也上善其言乃有是詔

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聖王立法明刑者非以爲治救衰亂之起也今明王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

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

以理其末也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爲亂首矣

致堂胡氏曰楊惲之死以兩言曰南山蕪穢縣官不足爲盡力如此而已人君行事不當於人心

天下得以議之豈有戮一夫鉗一喙而能沮弭者以兩言狂易而殺廉潔剛直之士若刈草菅曾

無顧惜之意宣帝於是失君道矣是時執天下之平民自以爲不冤者于定國也趙蓋韓楊之死

定國以爲當乎不當乎以爲當則此四臣者皆良臣也後世評者謂其罪皆應司寇之議雖有死

罪尙不殺也以爲不當則定國嘗奏惲爲妖惡言大逆不道則廣漢寬饒延壽之戮亦必經廷尉

之當矣然則四臣死非其罪不特宣帝之過丞相御史執金吾皆有責而廷尉則負責之尤者也

地節四年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禍患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自今

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婦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

聞九月詔曰令甲死者不可生文類曰蕭何承秦法所作爲律令經律是也天子詔所增損不在律上者則爲令令甲申者前帝第一令也如滴日令有先後故有令

甲乙刑者不可息息滅也若黥劓創瘢不可滅也此先帝所重而吏未稱令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瘐死獄中瘐病也囚

徒病律名爲瘐瘐音何用心逆入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人名其

也縣其屬縣也爵其身之官爵里其所居之邑里也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

元帝初下詔曰夫律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

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不逮言意識所不及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可蠲除輕減者條奏惟是便安百姓而已

初元元年省刑罰七十餘事除光祿大夫以下至郎中保父母同產之令

成帝河平中詔曰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

有餘萬言奇請他比日以益滋師古曰奇請爲常文之外主者別有所請以定罪也他比謂引他類以比附之稍增條律也其與中二千石博士

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務

準古法朕將盡心覽焉有司無仲山父將明之材不能因時廣宣主恩建立明制爲一代之法而徒

鉤摭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責而已

哀帝卽位除誹謗抵欺法以上通考刑考

右律令

高皇帝七年制詔御史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爲奏傳所當比律令以聞上恩如此吏猶不能奉宣故孝景中五年復下詔曰諸獄疑雖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其後獄吏復避微文遂其愚心至後元年又下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愚智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合讞者已報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爲失自此之後獄刑益詳近于五聽三宥之意漢書刑法志

文帝時張釋之爲廷尉罪疑者予民

時上行出中涓橋有一人從橋中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下公其之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皆用法爲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

高廟座前玉環得帝怒下廷尉治釋之按盜宗廟服御物者爲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無道乃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置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其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

足也且罪等然逆順爲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乃曰太后許之

孝景時廷尉上囚訪年繼母陳論殺訪年父訪年因殺陳依律殺母以大逆論帝疑之武帝時年十二爲太子在旁帝命問之太子答曰夫繼母如母明不及母緣父之故比之於母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則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人者同不宜與大逆論從之

宣帝時置廷平季秋後講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

成帝詔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

沛縣有富家翁貲三千餘萬小婦子年纔數歲頃失其母父無親近其女不賢翁病困思念恐爭其財兒必不全因呼族人爲遺書令悉以財屬女但遺一劍云兒年十五以還付之其後果不肯與兒詣郡自言求劍時太守何武得其條辭因錄女及婿省其手書顧謂掾吏曰女性強梁婿復貪鄙畏殘害其兒又計小兒得此財不能全護故且與女實寄之耳不當以劍與之夫劍者所以決斷限年十五者智力足以自居度此女婿必不復還其劍當關縣官縣官或能証察得見申展此凡庸何能思慮弘遠如是哉悉取財以與子曰徹女惡婿溫飽十歲亦以幸矣論者大服武

群宣爲丞相時弟循爲臨菑令後母常隨循居官宣迎後母循不遣後母病死循去官持服宣謂循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駁不可駁者執意不同猶如色之間雜循遂竟服緣是兄弟不和後宣免丞相加特進

久之哀帝即位博士申咸給事中亦東海人毀宣不供養行喪服薄於骨肉前以不忠孝免不宜復

封列侯在朝省宣子況為右曹侍郎數聞其語賊客楊明欽令創咸面目使不居位創謂傷之會司隸缺

況恐咸為之遂令明欽遮斫咸宮門外斷鼻脣身入創事下有司議御史中丞眾等議史失眾姓奏曰況

朝臣父故宰相列侯不相救承教化而骨肉相疑咸受循言以誘毀宣咸所言皆宣行迹眾人所

共見公家所宜聞況知咸給事中恐為司隸舉奏宣而公令明等迫切宮闕要遮創戮近臣於大道

人眾中欲以高塞聰明杜絕論議之端高與隔同杜塞也桀黠無所畏忌萬眾譁譁流聞四方不與凡人忿

怒爭鬪同臣聞敬近臣為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過公門則下車見路馬則撫式蓋崇敬也式車前橫木居處畜產且猶敬

之春秋之義意惡功遂不免於誅遂成也言舉意不善雖成功猶加誅上浸之原不可長也浸近也傷戮大臣有所逼近也浸亦作侵犯也其義

兩通長音竹兩反況首為惡明手傷功意俱惡手傷人為功使人傷人為意皆大不敬明當以重論及況皆棄市廷尉直

駁議曰律曰以刃傷人完為城日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詔書無以詆欺成罪詆毀也丁禮反傳曰遇

人不以義而見瘡者與瘡人之罪鈞惡不直也以杖手擊破其皮腫起青黑傷無創瘢者律謂之瘡瘡遇人不以義為不直雖見毆罪同也瘡音枳

瘡音咸厚善循而數稱宣過惡流聞不可謂直言咸為循而毀宣是不義而不正況以故謀傷咸計謀已定後聞置

司隸因前謀而趣明趣讀促非以恐咸為司隸故造謀也本爭私變雖於掖門外傷咸道中與凡人爭

鬪無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古今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至

於刑罰不中而人無所措手足措置也今以況為首惡明手傷為大不敬公私無差春秋之義原心定

罪原況以父見誘發忿怒無他大惡加詆欺輯小過成大辟陷死刑違明詔恐非法意不可施行聖

王不以怒增刑明當以賊傷人不直

以其受財

況與謀者皆爵減完爲城旦

以其身有爵級故得減罪而爲完也況身及同謀之人皆

從此

帝以問公卿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以中丞議是自將軍以下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況竟減

死罪一等徒燉煌宣坐免爲庶人歸故鄉

定陵侯濇于長坐大逆誅小妻乃始等六人皆以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方進大

司空何武議曰令犯法者各以發時律令論之

此其引令條之文也發時謂其犯法之時

明有所記也長犯大逆時乃始

等見爲妻已有當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乃棄去於法無以解請論廷尉孔光駁議以爲大逆無

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欲懲後犯法者也

懲創止之

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自未知

當罪大逆之法而乃始等棄去或更嫁義已絕而欲以爲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

哀帝時廷尉梁祖與丞相長史御史中丞及五二千石雜治東平王雲獄

雲爲息天躬等誣告不道事

時冬月未

盡二旬而祖心疑雲冤獄有飾辭奏欲傳之長安

傳謂移其事也

更下公卿覆治天子以爲祖等皆見上體

不平外內顧望操持兩心幸雲踰冬無討賊疾惡主讎之意制詔免祖等皆爲庶人後數月大赦丞

相王嘉薦祖等明習治獄又封還益董賢尸事上發怒召嘉詣尙書責問光祿大夫孔光等希旨劾

嘉迷國罔上不道請召嘉詣廷尉詔獄嘉竟死獄中

永信少府猛等十人以爲聖王斷獄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死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不銜怨

而受罪明主躬聖德重大臣刑辟廣延有司議欲使海內咸服嘉罪名雖應法聖王之於大臣在與
爲下御坐則起疾病視之無數死則臨弔之廢宗廟之祭進之以禮退之以義誅之以行師古曰言

積累其行而爲諫也

誅者累德行之文

按嘉本以祖等爲罪罪惡雖著大臣括髮闕械裸躬就笞

師古曰括結也

以重國衷宗廟也今春月寒氣錯繆露霜數降宜示天下以寬和臣等不知大義唯陛下察焉有詔

假謁者節召丞相入廷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椽史涕泣其和藥進嘉嘉不肯服主簿曰將相對理

陳寃相踵以爲故事

師古曰踵由臨也

君侯宜引決

師古曰引自裁也

使者危坐府門上

師古曰以逼促嘉也

主簿復前進藥

嘉引藥杯以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眾丞相豈兒女子

邪何謂咀藥而死

師古曰咀嚼也音才汝反

嘉遂裝出見使者再拜受詔乘吏小車去蓋不冠隨使者詣廷尉廷

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綬縛嘉載致都舡詔獄上聞嘉生自詣吏大怒使將軍以下與二千石雜治

吏詰問嘉嘉對曰按事者意得實竊見祖等前治東平王獄不以雲爲不當死欲關公卿示重慎置

驛馬傳囚執不得踰冬月誠不見其外內顧望阿附爲雲驗復幸得蒙大赦祖等皆良善吏臣竊爲

國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何以爲罪猶當有以負國不空入獄矣吏稍侵辱嘉嘉喟

然叩天歎曰

師古曰叩讀作仰

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召嘉

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

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歐血而死以上通考刑考

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歐血而死以上通考刑考

高帝七年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

漢書高帝紀

孝文時賈誼上疏曰古者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所改容而禮之也而今與眾庶同黥劓髡笞僞棄市之法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夫嘗已在貴寵之位今而有過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眾庶見也是時丞相周勃免就國人

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故誼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竄成始

漢書賈誼傳

昭平君獄繫內官以公主子廷尉上請

漢書東方朔傳

吏二千石有罪先請

漢書劉屈氂傳

成帝怒丞相王嘉孔光等請謁者召嘉詣廷尉詔獄永信少府猛等十人以為聖王斷獄必是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死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不銜怨而受罪明主躬聖德重大臣刑辟廣延有司議欲使海內咸服嘉罪名雖應法聖王之于大臣在輿為下御坐則起疾病視之無數死則臨弔之廢宗廟之祭進之以禮退之以義誅之以行案嘉本以相等為罪罪惡雖著大臣括髮關械裸躬就笞非所以重國褒宗廟也今春月寒氣錯繆霜露數降宣示天下以寬和臣等不知大義惟陛下察焉

有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

漢書王嘉傳

元始四年敕百億婦女非身犯法詔所名捕它皆無得繫

漢書平帝紀

孝惠卽位制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

宦皇帝而知名謂雖非五大夫

爵六百石而早事惠帝特爲所知故亦優之盜者逃也恐其逃亡故著械也

上造以上及内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及當爲城日舂者皆

耐爲鬼薪白粲

上造爵滿十六者也内外公孫謂王侯内外孫也耳孫元孫之子也今以上造有功勞内外孫有骨肉屬施德布惠故事從其輕也

民年七十以上若

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皆完之

不加肉刑髡也

馬廷鸞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漢待公卿大夫與士庶無等級皆習秦氣象蕭曹秦吏習見不改而

何亦身自當之惠帝雖差立條式然特以爲恩惠不著法令文帝時絳侯下獄賈生極言以諫然

終不能變也

四年絳侯周勃有罪逮詣廷尉詔獄時人告勃反勃下吏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吏書牘背示曰以公主爲證公主孝文女勃子勝之尚之故獄吏教引爲證薄太后爲言帝乃使持節赦勃復爵邑勃旣出曰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也

宣帝黃龍元年詔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

武帝時吏二千石有罪先請

平帝元始元年令公列侯嗣子有罪耐以上先請

以上通考刑考

十三年詔除肉刑

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

師古曰逮及也辭之所及則追捕之故謂之逮一逮于公曰逮者在道將送防禦不絕若今之傳送囚也

淳于公

無男有五女當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其少女緹縈自傷悲泣

師古曰緹縈女名也緹音他弟

反適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

不可復屬

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

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亡繇也妾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

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遂下令曰制詔御史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繫而民弗犯何

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

孟康曰黥劓二刑左右趾合一凡三也

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

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

言君子有和樂簡易之德則其下尊之如父親之如母也

今人有

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

生也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合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

有年而免

孟康曰其不亡逃者滿其年數得免為庶人

具為令

師古曰使更為條制

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奏言肉刑所以禁姦

所由來者久矣陛下下明詔憐萬民之一有過被刑者終身不息及罪人欲改行為善而道亡繇至

甚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謹議請定律曰諸當完者完為城旦春

臣瓚曰文帝除肉刑皆有以易之故以完易髡以笞代劓以鉗左右

趾代劓今既曰完矣不復云以完代完也此當言髡者完也

當黥者髡鉗為城旦春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

趾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賦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卽盜之已論命復有答罪皆棄市李奇曰命逃亡也復於論

命中有罪也晉灼曰命者名也處其罪也師古曰趾足也當斬右足者以其罪次重故從棄市也殺人先自告謂殺人而自首得免罪者也吏受賦枉法謂曲公法而受賂者也守縣官財物而卽盜之

卽今律所謂主守自盜者也殺人害重受贓盜物贓汗之身故抵三罪已被論名而又犯答亦皆棄市也今流俗書本答三百答五百之上及劓者之下有籍答字復有答罪亦云復有籍答罪皆後人妄加耳舊

本無也罪人獄已決完爲城旦舂滿二歲爲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二歲爲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

爲庶人師古曰男子爲隸臣女子爲隸妾鬼薪白粲滿一歲爲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爲庶人一歲免爲庶人隸妾亦然也隸臣妾滿一歲爲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

寇之刑城旦舂歲而非禁錮者完爲城旦舂歲數以免李奇曰謂文帝作此令之前有刑者臣昧死請制曰可

按古者五刑皆肉刑也孝文詔謂今有肉刑三而姦不止註謂髡劓斬趾三者遂以髡代黥答三百代劓答五百代斬趾獨不及宮刑至景帝元年詔言孝文皇帝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

也則知文帝并宮刑除之至景帝中元年赦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而武帝時李延年司

馬遷張安世兄賀皆坐腐刑則是因景帝中元年之後宮刑復用而以施之死罪之情輕者不常用也以上通考刑考

右除肉刑

文帝除宮刑

景帝元年詔按文帝既除宮刑矣景帝中四年赦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至武帝時李延年司馬遷張安世兄賀皆坐腐刑則是宮刑雖除不久卽復用也

帝紀

漢書景

右除宮刑

孝惠卽位詔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皆宥之

漢書惠帝紀

孝景後二年下詔曰高年老長人所尊敬也鰥寡不屬逮者人所哀憐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朱儒當鞠繫者頌繫之至孝宣元康四年又下詔曰朕念夫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旣衰亦無暴逆之心今或罹于文法執于圜圖不得終其年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非誣告殺傷人宅皆勿坐至成帝鴻嘉元年定律令年未滿七歲賊鬪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合于三赦幼弱老眊之人此皆法令稍定近古而便民者也

漢書刑法志

右矜老弱



二十四史九通政典類要合編卷三十六

前漢二十八

刑法二

贖罪 恤刑 女刑 經義決獄 斷獄數

大赦 赦徒 別赦 獄

孝景時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而裁其賈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于縣官以除罪

漢書食貨志

漢惠帝元年令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

應劭曰一級直錢二千凡爲六萬若令贖罪入三十正兼疾師古曰令出買爵之錢以贖罪

孝文時納壘錯之說募民入粟塞下得以除罪

武帝天漢四年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

時大司農陳藏錢經用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請令民得買爵贖禁錮免贖罪

宣帝時西羌反遣師征之京兆尹張敞議國兵在外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雖羌虜已破米春民

食必乏縣官穀度不足以振之願令各諸有罪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此

八郡贖罪

差次也八郡者贛西以北安定以西

務益致穀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少府蕭望之等以爲不可乃止

望之等言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

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

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服古者藏富於民不

足則取有餘則與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

邊之役民夫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師古曰率戶而賦計口而斂也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救生惠

未可也師古曰子弟燬死以救父兄令其生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

臣竊痛之於是天子復下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

先帝征西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但令舉

人出財減罪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斂也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

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為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師古曰以其罪輕而法重故常欲除此條科

今因此令贖罪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師古曰呂侯為周穆王司寇作贖刑之法謂之呂刑後改為甫侯故

又稱有金選之品應劭曰選音刷金鍊兩名也師古曰音刷是也字本作銜銜即鍊也其重十一銖

倍刑辟疑赦其罰倍差官辟疑赦其罰甫刑曰重六兩呂刑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銖疑赦其罰

六百銖大辟疑赦其罰千銖是其品也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做備皂衣二十餘年如漚日雖有

皂衣嘗聞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飢乏病死於道路況至來春

將大困乎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為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做幸得

備列卿以輔兩府為職不敢不盡愚望之復彊對曰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為無窮之規永

惟邊竟之不贖師古曰惟思也竟讀曰境其下亦同故金布令甲曰師古曰金布者令篇名也其上有府庫金錢布帛之事因以名篇令甲者其篇甲乙之次邊郡

數被兵離饑寒師古曰離讀曰離也天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師古曰共給之也自固為軍旅卒暴

之事也師古曰卒讀曰猝言此令文專為軍旅猝暴而施設聞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彊吏民請

奪假貨師古曰貨音士得反至爲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橫逆群盜並起師古曰橫音胡孟反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

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師古曰軍興之法也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以爲此使死罪贖之

敗也故曰不便時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爲羗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敞議

元帝時貢禹上疏請除贖罪之法

禹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賈人贅婿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爲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

白者伏其誅師古曰疑者以與民疑從輕也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

刑措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者欲師古曰從讀曰用

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

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師古曰上府謂所屬之府右職高職也姦軌不勝則

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師古曰操持也切刻也操音干高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

謾而善書者尊於朝師古曰謾誑也謾音慢又武連反詩逆而勇猛者貴於官師古曰詩亂也音布內反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爲

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爲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政

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師古曰動目以指物出氣以使人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爲雄桀處姦

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

不得直賢相守崇財利師古曰相諸侯相也守郡守也崇尚也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

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贓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

師古曰不止免官而已

則爭盡力爲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

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

以上通考刑考

右贖罪

文帝赦罪人憐其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

說喜

漢書賈山傳

武帝元狩六年遣博士循行天下治苛者舉奏

漢書武帝紀

宣帝卽位廷尉使路溫舒上疏言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

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

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

獲公明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于

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

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

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鍊者衆文致

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

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

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上深愍焉乃下詔曰聞者吏用法巧文寢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興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鞠獄任輕祿薄其爲置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于是選于定國爲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以爲廷平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爲平矣

漢書路溫舒傳及刑法志

地節四年詔曰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瘐死獄中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

漢書宣帝紀

元康二年詔曰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群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

漢書宣帝紀

五鳳四年詔曰以前使使者問民所疾苦復遣丞相御史掾二十四人循行天下舉寃獄察擅爲苛

禁深刻不改者

漢書宣帝紀

黃龍元年詔曰朕數申詔公卿大夫務行寬大今吏或以不禁姦邪爲寬大縱釋有罪爲不苛或以酷惡爲賢皆失其中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

漢書宣帝紀

成帝鴻嘉元年二月詔曰方春生長時臨遣諫大夫理等舉三輔三河宏農寃獄

漢書成帝紀

四年詔曰數敕有司務行寬大而禁苛暴訖今不改一人有辜舉宗拘繫朕甚痛焉已遣使者循行

郡國務有以全活之

漢書成帝紀

哀帝元壽元年詔曰今有司執法未得其中或上暴虐假執獲名其勉帥百寮敦任仁人黜遠殘賊

期于安民

漢書哀帝紀

右恤刑

城旦舂

應劭曰婦人不豫外徭但舂作米皆四歲刑 漢書惠帝紀

女徒復作

李奇曰罪輕男子守邊女子軟弱不任守復令作于縣官亦一歲刑故謂之復作徒也孟康曰復謂弛刑徒也有赦令詔書去其鉗鈇結衣更犯事不從徒加與民爲例故當復爲

官作滿其本罪年月日律名爲復作也 漢書宣帝紀

平帝元始元年天下女徒已論歸家顧山錢月三百

師古曰謂女徒論罪已定並故歸家不親役之但令一月出錢三百以贖人也爲此恩者以行

太皇太后之德施惠政于婦人如馮曰合甲女子犯罪當于山伐木聽使入錢贖功直故謂之顧山 漢書平帝紀

右女刑

漢高帝二年正月赦罪人 六月立太子赦罪人 五年正月兵事畢赦天下殊死以下 六月都

長安大赦天下 六年以豪傑未習法令故犯法其赦天下 九年正月丙寅前有罪殊死以下皆

赦之 十一年正月立代王大赦天下 七月征央布赦天下死罪以下令從軍 十二年帝崩發

喪大赦天下

右高帝在位十二年凡九赦

惠帝四年皇帝冠赦天下

右惠帝在位七年唯此一赦

呂太后臨朝稱制大赦天下 六年赦天下 八年遺詔大赦天下

右呂后臨朝八年凡三赦

文帝初即位赦天下 七年赦天下 十五年郊見五帝赦天下 後四年日食赦天下

右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凡四赦

景帝元年赦天下 四年赦天下 中元年赦天下 五年赦天下 後元年赦天下

右景帝在位十六年凡五赦

武帝建元元年赦天下 元光元年赦天下 四年地震赦天下 元朔元年赦天下與民更始

三年赦天下 六年赦天下 元狩元年赦天下 二年赦天下 元鼎元年赦天下 五年赦天

下 元封二年甘泉產芝赦天下 五年修封禪赦天下 天漢元年赦天下 三年修封禪赦天

下 太始元年赦天下 四年修封還赦天下 征和三年赦天下 後元元年郊泰畤赦天下

右武帝在位五十五年凡十八赦

昭帝始即位赦天下 始元元年赦天下 四年立皇后赦天下 元鳳元年赦天下 二年赦天

下 四年赦天下 六年赦天下

右昭帝在位十三年凡七赦

宣帝即位大赦天下 本始元年鳳凰集赦天下 四年立皇后赦天下 地節二年鳳凰集赦天

下 三年立皇太子赦天下 元康二年赦天下與士大夫屬精更始 神爵二年鳳凰甘露降集

赦天下 四年嘉瑞並見赦天下 五鳳三年婁蒙嘉瑞赦殊死以下 甘露二年赦天下

右宣帝在位二十五年凡十赦

元帝初元元年大赦天下 三年地動赦天下 三年白鶴館災赦天下 永光元年赦天下 二

年二月大赦天下 六月赦天下 四年赦天下 建昭二年赦天下 四年斬郅支赦天下 五

年赦天下

右元帝在位十五年凡十赦

元帝時匡衡上疏曰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始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緩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僻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徵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

成帝即位大赦天下 建始元年火災大赦天下 河平元年赦天下 陽朔二年大赦天下 四

年赦天下 鴻嘉三年赦天下 永始元年赦天下 元延元年赦天下 綏和元年大赦天下

右成帝在位二十六年凡九赦

成帝時王尊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勢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云云天子下御史問狀劾奏尊妄詆欺非謗赦前事有詔左遷

哀帝即位大赦天下 建平元年赦天下 二年六月改元赦天下 元壽元年大赦天下

右哀帝在位六年凡四赦

帝即位詔有司無得舉赦前往事

平帝即位大赦天下 元始元年日食大赦天下 三年立皇后大赦天下 五年帝崩大赦天下

右平帝在位五年凡四赦

帝即位詔曰夫赦令者將與天下更始誠欲令百姓改行潔己全其性命也往者有司多舉奏赦前事累增罪過誅陷亡辜殆非重信審刑灑心自新之意也自今以來有司毋得陳赦前事置奏上有不如詔書爲虧恩以不道論定著令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通考
刑考

右大赦

文帝二年民謫作縣官及貸種食未入備者皆赦之

景帝中四年赦作陽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

武帝元封元年封泰山赦所過徒

宣帝元康元年鳳凰集赦天下徒 五鳳元年赦徒作杜陵者

元帝初元四年祠后土赦汾陰徒 永光元年幸甘泉赦雲陽徒

成帝建始二年祀南郊赦奉郊縣及中都官彫罪徒 三年赦天下徒 四年單于朝赦天下徒

陽朔元年赦天下徒 鴻嘉元年幸初陵赦作徒

哀帝建平二年赦天下徒

平帝元始元年赦天下徒 二年赦天下徒

通考
刑考

右赦徒

漢高帝五年遣使者赦田橫 八年更有罪未發覺者赦之 十年太上皇崩葬萬年赦櫟陽囚死

罪以下增曰萬年陳
有按陽縣界 十二年擊盧瑄居去來歸者赦之

惠帝六年八月赦降司馬氏
大事記

文帝三年七月詔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城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與王興居去來者亦

赦 八月赦諸與興居反者

景帝三年赦襄平侯及妻子當坐者 六月詔吳王濞已滅吏民當坐濞等及逋逃亡軍者皆赦之

武帝建元元年赦吳楚七國孥輸在官者 六年赦鴈門代郡軍吏不循法者 元封四年祭后土

救汾陰夏陽中都死罪以下 益州昆明反赦京師亡命令從軍 太初二年用事介山祭后土赦

汾陰安邑殊死以下

昭帝元鳳元年赦燕王太子建公主子文信及宗室子與燕主上官桀等謀反父母同產當生皆皆免為庶人其吏為桀等所誣誤未發覺在吏者除其罪

宣帝地節四年諸為霍氏所誣誤未發覺者皆赦之

元康二年諸觸諱在令前者赦之

通考 刑考

右別赦

西漢獄名

中都官獄 宣紀徐氏曰按後漢百官志云孝武以下置中都官獄二十六所各令長名 廷尉詔獄 周勃詣廷尉詔獄 上林詔獄 成紀罷上林

漢舊儀云上林詔獄主 郡邸獄 宣紀曾孫坐收郡邸獄注云漢舊儀郡邸獄治天下郡園上計者 掖庭詔獄 劉輔繫掖庭詔獄

治苑中禽獸宮館事 共工獄 劉輔傳徒繫共工獄注考工記 若盧詔獄 工商詣若盧詔獄 都船獄 王嘉致都船獄 都司空獄 實嬰

改丞巷為掖 庭置獄焉 其工獄 居室 灌夫傳劫夫繫居室注云後改為保宮 保宮 李陵母繫保宮 內官 東方朔傳昭平君獄繫內官 請室 袁盎

都司空又伍被傳為 左右都司空詔獄書 張湯傳廷尉詔獄 暴室 宣紀注云暴室宮人獄 水司空 伍被傳注云上林有

傳錄侯反繫 請室注獄也 導官 居弟繫導官 容齋洪氏隨筆曰漢以廷尉主刑獄而中都他獄亦不一宗正屬官有左右都司空鴻臚有別火

令丞郡邸獄少府有若盧獄令考工共工獄執金吾有寺互都船獄又有上林詔獄水司空掖庭

祕獄暴室請室居室徒官之名張湯傳蘇林曰漢儀注獄二十六所東漢注云孝武帝所置世祖皆省之東漢洎唐雖鞠囚非一所然不至如是其多國朝但有大理及臺獄元豐紹聖閒蔡確章惇起同文館獄之類非故事也

通考
刑考

右獄

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旒

師古曰旒旌旗之屬畫龜蛇曰旒

衣黃襜褕著黃冒

師古曰襜褕直裾禪衣襜音昌曉反褕音喻冒

所以覆冒其首即今之下裾冒也

詣北闕自謂衛太子

師古曰戾太子

公車以聞

師古曰公車主受章奏者

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

識視師古曰雜其也有素識之者令視知其是非也

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

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

師古曰安猶徐也

不疑曰

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

師古曰蒯瞶衛靈公太子輒蒯瞶子也蒯瞶得罪於靈公而出奔晉及靈

公卒使輒嗣位而晉趙鞅納蒯瞶於戚欲求人衛魯哀公三年春齊國及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羊

傳曰曼姑受命於靈公而立輒曼姑之義固可以拒蒯瞶也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奈何不以父命

辭王父命也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

師古曰辭讀與由同漢書篤不疑傳

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繇是名聲重於朝廷

武帝時兒寬爲廷尉史以古法義決疑獄張湯甚重之時上方向文學湯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於尚書春秋補廷尉湯雖文深意思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深刻吏多爲爪牙用者依於文

學之士

通考
刑考

右經義決獄

文帝即位刑罰大省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

漢書刑法志

武帝時天下斷獄萬數

漢書賈捐之傳

元康中魏相上書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

漢書魏相傳

自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間斷獄殊死率歲千餘口而一大耐罪上至右止三倍有餘

漢書刑法志

右斷獄數

二十四史九通政典類要合編卷三十七

前漢二十九

四裔一 匈奴 西南夷 南粵 閩粵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單于頭曼有太子曰冒頓冒頓殺父自立是時漢初定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墜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陽敗走誘漢兵漢遂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羸弱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高帝乃使使間厚遺閼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單于終非能居之冒頓與韓信將王黃趙利期而兵久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言乃開圍一角於是高皇帝令士皆持滿薄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得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去漢亦引兵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奉宗室女翁主爲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食物各有數約爲兄弟以和親孝惠高后時冒頓浸驕乃爲書使使遺高后曰孤憤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憤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樊噲季布等議斬其使者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前陳緒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爲上將軍時匈奴圍高帝於平城噲不能解圍今傷痍者甫起

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諷也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調者張澤報書曰單于不忘敝邑賜之以書敝邑恐懼退日自圖年老氣衰髮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汙敝邑無罪宜在見赦竊有御車二乘馬二馴以奉常駕冒頓得書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至孝文卽位復修和親其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爲寇於是文帝遣丞相灌嬰將擊右賢王走出塞其明年單于遣漢書曰善寢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復古約以安邊民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前六年遣匈奴書曰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遣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襦錦袍各一比疏一黃金飾具帶一黃金犀毗一繡十匹錦二十四匹赤緋綠繒各四十四匹使中大夫意調者令肩遺單于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文帝復遣宗人女翁主爲單于閼氏使宦者中行說傳翁主說不欲行漢疆使之說曰必我也爲漢患者中行說旣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曰夜教單于候利害處孝文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邯鄲關殺北地都尉叩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卽中令張武爲將軍發車千乘十萬騎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甯侯魏越爲北地將軍隆慮侯固龜爲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成侯董

赤爲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漢遂出塞卽還匈奴日以驕戾入邊漢甚患之乃使使遣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後二年使使遣匈奴書曰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墮壞前惡以圖長久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後四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漢復與匈奴和親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衆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後歲餘文帝崩景帝立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饒給之漢使馬邑人聶翁壹約終景帝世時小入盜邊無大寇武帝卽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漢使馬邑人聶翁壹間闌出物與匈奴交易陽爲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爲獲軍將軍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入漢塞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時雁門尉史知漢謀具告單于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漢以恢本建造兵謀而不進誅恢自是後匈奴絕和親自馬邑軍後五歲之秋漢使四將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爲胡所敗七千李廣出雁門爲胡所敗匈奴生得廣廣道亡歸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畧二千餘人又敗渙陽太守軍千餘人圍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適至匈奴乃去又入雁門殺畧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雁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其明年衛青復出雲

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而爲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是歲元朔二年也其冬軍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穉斜自立爲單于攻敗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于降漢數月死伊穉斜單于旣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代郡秋又入雁門明年又入代郡定襄上郡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掠吏民甚衆其明年春漢遣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夜圍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漢將軍得右賢王人衆男女萬五千入裨小王十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騎仍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三千餘騎右將軍建得以身脫而前將軍趙信兵不利降匈奴其明年胡數萬騎入上谷殺數百人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驍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級裨小王以下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雁門殺掠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將軍李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廣廢軍四千人死者過半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盡亡其軍其秋單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漢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實之西減北地以西戍卒明年春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

萬騎殺掠千餘人其年春漢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不能與漢兵戰遂獨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瀚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會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穉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爲單于於歲元鼎三年也其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入邊烏維立三年漢已滅兩越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下令單于卽能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卽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何但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爲單于大怒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爲寇於漢邊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好辭甘言求和親漢使王烏等窺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而入廬單于愛之陽許曰吾爲遣其太子入質於漢以求和親漢使楊信使於匈奴是時漢東拔濊洛朝鮮以爲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翁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眩雷爲塞而匈奴終不敢以爲言烏維單于立十歲死子詹師廬立年少號爲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騎出朔方期至浚稽山而還匈奴生得浞野侯軍遂沒於匈奴兒單立子三歲而死子少匈奴乃立其

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句黎湖爲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句黎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廬胸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彊弩都尉路博路築居延澤上其秋匈奴大入雲中定襄五原朔方殺掠數千人行壞光祿所築亭障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救盡復失其所得而去句黎湖單于立一歲死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立爲單于漢既誅大宛威振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迺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是歲太初四年也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將二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幾不得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又使因杆將軍出西河與彊弩都尉會涿邪三亡所得佞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食盡欲歸單于圍陵降匈奴其兵得脫歸漢者四百人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之後二歲漢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步兵七萬出朔方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因杆將軍敖將騎萬步兵三萬人出雁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解而引歸與單于連鬪十餘日游擊亡所得因杆與右賢王戰不利引歸明年且鞮侯單于死五年長子左賢王立爲狐鹿姑單于以左大將爲左賢王數年病死其子先賢揮不得代更以爲曰逐王日逐王者賤於左賢王單于自以其子爲左賢王單于既立六年而匈奴入上谷五原殺掠吏民其年

匈奴復入五原酒泉殺兩部都尉于是漢遣貳師將軍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邱成將三萬餘人出西河重合侯莽通將四萬騎出酒泉千餘里單于聞漢兵大出悉遣其輜重徙趙信城北邸郅居水左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銜山單于自將精兵左安侯度姑且水御史大夫軍至追邪徑無所見還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至浚稽山合戰九日漢兵陷陳卻敵殺傷虜甚衆至蒲奴水虜不利還去貳師將軍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與衛律將五千騎要擊漢兵于夫羊句山狹貳師遣屬國胡騎二千與戰虜兵壞散死傷者數百人漢軍乘勝追北匈奴奔走莫敢距敵會貳師妻子坐巫蠱收聞之憂懼其椽胡亞夫說貳師曰夫人室家皆在吏若還不稱意適與獄會貳師由是狐疑欲深入要功長史與決眭都尉暉渠侯謀曰將軍懷異心欲危衆求功恐必敗謀共執貳師貳師聞之斬長史引兵還至速邪烏燕然山單于知漢軍勞倦自將五萬騎遮擊貳師相殺傷甚衆夜壅漢軍前深數尺從後急擊之軍大亂敗貳師降單于以女妻之尊寵在衛律上其明年單于遣使遺漢書云南有大漢北有彊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爲小禮以自煩今欲與漢關大關取漢女爲妻歲給遺我藥酒萬石稷米五千斛雜繒萬匹它如故約則邊不相盜矣漢遣使者報送其使單于留使者二歲乃得還貳師在匈奴歲餘衛律害其寵會母闕氏病律飭胡巫言先單于怒曰胡故時祠兵當言得貳師以社今何故不用于是收貳師貳師罵曰我死必滅匈奴遂屠貳師以祠武帝崩前此者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墮殞麗極苦之役三年單于欲求和親

會病死更立子左谷蠡王爲壺衍鞬單于是歲始元二年也後復得匈奴降者言烏桓嘗發先單于家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大將軍霍光欲發兵邀擊之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以爲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于是拜明友爲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聞漢兵至引去明友因乘烏桓散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還匈奴繇是恐即使使之烏孫求欲得漢公主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烏孫公主上書下公卿議救未決昭帝崩宣帝卽位烏孫昆彌復上書言連爲匈奴所侵削昆彌願發國半精兵八馬五萬匹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公主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皆從軍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爲祁連將軍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餘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將軍趙充國爲蒲類將軍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爲虎牙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凡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餘里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烏孫西域昆彌自將翕侯以下五萬餘騎從西方入與五將軍兵凡二十餘萬衆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奔走毳畜產遠遁逃是以五將少所得度遼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蒲離候水斬首捕虜七百餘級前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烏員斬首捕虜至候山百餘級蒲類將軍兵當與烏孫合擊匈奴蒲類澤烏孫先期至而去漢兵不與相及蒲類將軍出塞千八百餘里西去候山斬首捕虜得單于使者蒲陰王以下三百餘級祁連將軍出塞千六百里至雞秩山斬首捕虜十九級虎牙將軍出塞八百餘里

至丹余吾水上卽止兵不進斬首捕虜千九百餘級校尉常惠與烏孫兵至右谷蠡處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汗都尉于長將以下三萬九千餘級虜馬牛羊驢羸橐駝七十餘萬漢封惠爲長羅侯然匈奴民衆死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怨烏孫其冬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于是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衆又重以餓死人民死者什三畜產什五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盜不能理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爲三道並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茲欲鄉和親而邊境少事矣壺衍鞬單于立十七年死弟左賢王立爲虛閭權渠單于是歲地節二年也虛閭權渠單于立九年死握衍胸鞬單于立復修和親遣弟伊西若王勝之入漢獻見日逐王素與握衍胸鞬單于有隙卽率其衆數萬騎歸漢漢封日逐王爲歸德侯時單于已立二歲暴虐殺伐國中不附及太子左賢王數讒左地貴人左地貴人皆怨其明年烏桓擊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卽與烏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獬爲呼韓邪單于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胸鞬單于至姑且水北未戰握衍胸鞬單于兵敗走自殺左大且渠都隆奇亡之右賢王所其民盡降呼韓邪單于是歲神爵四年也

漢書匈奴傳

呼韓邪單于歸庭數月罷兵使各歸故地乃收其兄呼屠吾斯在民間者立爲左谷蠡王使人告右

賢貴人欲令殺右賢王其冬都隆奇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薄胥堂爲屠者單于發兵數萬人東襲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兵敗走屠者單于還以其長子都塗吾西爲左谷蠡王少子姑耆樓頭爲右谷蠡王留居單于庭明年秋屠者單于使日逐王先賢揮兄右奧鞬王爲烏藉都尉各二萬騎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是時西方呼揭王來與唯犁當戶謀共讒右賢王言欲自立爲烏藉單于屠者單于殺右賢王父子後知其寃復殺唯犁當戶于是呼揭王恐遂叛去自立爲呼揭單于右奧鞬王聞之卽自立爲車犁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爲烏藉單于凡五單于屠者單于自將兵東擊車犁單于使都隆奇擊烏藉烏藉車犁皆敗西北走與呼揭單于兵合爲四萬人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共并力尊輔車犁單于屠者單于聞之使左大將都尉將四萬騎分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自將四萬騎西擊車犁單于車犁單于敗西北走屠者單于卽引西南留闔敦地其明年呼韓邪單于遣弟石合蘇王等西襲屠者單于屯兵殺掠萬餘人屠者單于聞之卽自將六萬騎擊呼韓邪單于行千里未至嚙姑地逢呼韓邪單于兵可四萬人合戰屠者單于兵敗自殺都隆奇乃與屠者少子左谷蠡王姑耆樓頭亡歸漢車犁單于東降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遼累烏厲溫敦皆見匈奴亂率其衆數萬人南降漢封烏厲屈爲新城侯烏厲溫敦爲義陽侯是時李陵子復立烏藉都尉爲單于呼韓邪單于捕斬之遂復都單于庭然衆裁數萬人屠者單于從弟休旬王將所主五六百騎擊殺左大且渠并其兵至右地自立爲闐振單于在西邊其後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

屠吾斯亦自立爲郅支骨都侯單于在東邊其後二年閏振單于率其衆東擊郅支單于郅支單于與戰殺之并其兵遂進攻呼韓邪韓邪破其兵走郅支都單于庭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爲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譖問諸大臣皆曰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以馬上戰鬪爲國故有威名于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今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弟雖死猶有威名子孫常長諸國漢雖彊猶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亂先古之制臣事于漢卑辱先單于爲諸國所笑雖如是而安何以復長百蠻左伊秩訾王曰不然彊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爲臣妾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呼韓邪從其計引衆南近塞遣子右賢王鈇婁堂入侍郅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是歲甘露元年也明年呼韓邪單于歿五原塞願朝三年正月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所過七郡郡二千騎爲陳道上單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黃金璽蓋綬玉具劍佩刀弓一張矢四發棨戟十安車一乘鞍勒一具馬十五匹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錦繡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國郅支單于亦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明年兩單于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明年呼韓邪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百一十襲錦帛八千匹絮八千斤始郅支單于以爲呼韓邪降漢兵弱不能復自還卽引其衆西欲攻定右地又屠者單于小弟本侍呼韓邪亦亡之右地收兩兄餘兵得數千人自立爲伊利目單于道逢郅支合戰郅支殺之并其兵五萬

餘人聞漢出兵穀助呼韓邪即遂留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匈奴乃益西近烏孫欲與并力遣使見小昆彌烏就屠烏就屠見呼韓邪爲漢所擁郅支亡虜欲攻之以稱漢乃殺郅支使持頭送都護在所發八千騎迎郅支郅支見烏孫兵多其使又不反勒兵逢擊烏孫破之因北擊烏揭烏揭降發其兵西破堅昆北降丁令并三國數遣兵擊烏孫常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元帝初卽位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衆困乏漢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以給焉郅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怨漢擁護呼韓邪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殺吉漢不知吉音問而匈奴降者言聞旤脫皆殺之呼韓邪單于使來漢輒薄責之甚急明年漢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呼韓邪侍子求問吉等因赦其罪勿令自疑昌猛見單于民衆益盛塞下禽獸盡單于足以自衛不畏郅支聞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恐北去後難約束昌猛卽與爲盟約曰自今以來漢與匈奴合爲一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其後呼韓邪竟北歸庭人衆稍稍歸之國中遂定郅支旣殺使者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恐見襲擊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爲烏孫所困與諸翁侯計以爲匈奴大國烏孫素服屬之今郅支單于困阨在外可迎置東邊使合兵取烏孫以立之長無匈奴憂矣卽使使至堅昆通語郅支郅支素恐又怨烏孫聞康居計大說遂與相結引兵而西康居一遣貴人橐駝驢馬數千匹迎郅支郅支入衆中寒道死餘財三千人到康居其後都護甘延壽與副陳湯發兵卽康居誅斬郅支郅支旣誅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上書言曰常願謁見天子誠以郅支在

西人恐其與烏孫俱來擊臣以故未得至漢今邛支已伏誅願入朝見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于黃龍時單于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牆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讖議者皆以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爲不可許對奏天子有詔勿讖罷邊塞事王昭君號寧胡閼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爲右日逐王呼韓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雕陶莫皋立爲復株鞮若鞮單于復株鞮若鞮單于立遣子右致盧兒王醯詣屠奴侯入侍河平元年單于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加賜繡繒帛二萬疋絮二萬斤它如竟寧時復株鞮單于立十歲死弟且縻胥立爲搜詣若鞮單于搜詣若鞮單于立遣子左祝都韓王响留斯侯入侍以且莫車爲左賢王搜詣單于立八歲元延元年爲朝二年發行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車立爲車牙若鞮單于車牙單于立遣子右于涂仇禪王烏夷當入侍以囊知牙斯爲左賢王車牙單于立四歲死弟囊知牙斯立爲烏珠留若鞮單于烏珠留單于立以第一閼氏子樂爲左賢王以第五閼氏子輿爲右賢王遣子右股奴王烏鞮牙斯入侍建平四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爲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楊雄上書諫曰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匈奴從此隙矣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賜繒帛五十匹黃金十斤

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明年故事單于朝從名王以下及從者二百餘人單于又上言蒙天子神靈人民盛壯願從五百人入朝以明天子盛德上皆許之元壽二年單于來朝上以大歲厭勝所在舍之上林苑蒲陶官告之以加敬于單于單于知之加賜衣三百七十襲錦繡繒帛三萬疋絮三萬斤宅如河平時既罷遣中郎將韓況送單于初上遣稽留昆隨單于去到國復遣稽留昆同母兄右大且方與婦人侍還歸復遣且方同母兄左日逐王都與婦人侍是時漢平帝幼太皇太后稱制王莽秉政乃風單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太后所以賞賜之甚厚會西域車師後王匈奴去胡來王唐兜皆怨恨都護校尉將妻子人民亡降匈奴單于受置左谷蠡地遣使上書言狀曰臣謹已受詔遣中郎將韓隆王昌副校尉甄阜侍中謁者帛敞長水校尉王歛使匈奴告單于曰西域內屬不當得受令遣之單于叩頭謝罪執二虜還付使者詔使中郎將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逆受單于遣使送到國因請其罪使者以聞有詔不聽會西域諸國王斬以示之乃遣設四條中國人亡入匈奴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諸國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烏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中郎將王駿王昌副校尉甄阜王尋使匈奴班四條與單于雜函封付單于令奉行因收故宣帝所爲約束封函還時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爲一名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說白太后遣使者各諭厚賞

賜焉

漢書匈奴傳

王莽篡位遣五威將王駿等多資金帛重遺單于諭曉以受命代漢因易單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去璽加新與臣下無異願得故印駿椎碎之單于無可奈何

又多得遺賂乃遣使奉馬牛入謝單于始求稅烏桓莽不許

漢既頒四條匈奴以故事責烏桓稅烏桓曰奉天子詔條不當予匈奴怒發兵

攻烏桓

因寇掠其人民重以印文改易豐由是生故怨恨明年西域車師後王須置離謀降匈奴都

護桓欽誅斬之置離兄狐蘭支將二千餘人驅畜產舉國亡降匈奴單于受之桓欽上書言匈奴寇

擊諸國莽大怒分匈奴爲十五單于遣中郎將藺苞將兵萬騎多資珍寶至塞中塞下招誘呼韓邪

諸子欲以次拜之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有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

是後匈奴歷告左右部都尉諸邊王入塞寇掠不可勝數緣邊虛耗莽新即位怙府庫之富欲立威

乃拜十二部將率發郡國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屯守轉委輸於邊議滿三十萬衆齎三百日糧同

時十道并出窮追匈奴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莽將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末

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

當周宣王獫狁內侵至於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蠱蟲之螫歐之而已故天

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窟輕擢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

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表萬

里轉輸之行處於負海壘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饑饉西

里轉輸之行處於負海壘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饑饉西

北邊尤甚發三十萬眾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敝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

也計一人三百日糧用糈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費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

甚風多齋舖餒薪炭重不可勝餒釜之大口者音富食糈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

百日非不欲久勢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勢不能久幸而逢

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銜尾馬銜尾也言前後單行不得並驅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今既發兵

宜縱先至者合臣尤等深入霆擊且以創艾胡虜諸率見到之兵且以擊虜莽不聽於是天下騷動初北邊自宣

帝以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撓亂匈奴與之搆難邊民死亡係獲又十二

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罷弊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天鳳初烏累若鞮單于呼韓邪之子烏珠留單于

之弟又請和邊遣人造塞告塞吏曰欲見和親侯王歛歛昭君莽遣歛弟颯使匈奴賀單于初立賜

黃金被繒帛罷將率屯兵但置游擊都尉單于貪莽賂遺故外不失漢故事然內利寇掠莽復遣歛

與五威將王咸等多遺單于金寶因論說改其號號匈奴曰恭奴單于曰善于賜印綬單于貪莽金

幣故曲聽之然寇盜如故莽怒又更名曰降奴服于單于咸立五歲天鳳五年死弟左賢王興立為

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單于既立貪利賞賜遣使奉獻至長安莽拜云當為須卜單于欲出大兵以輔

立之匈奴愈怒並入北邊北邊由是壞敗

烏桓者本東京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爲號俗與匈奴多同其異者怒則殺

父兄而終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父兄無相仇報故也以已爲種無復報者故也其有勇健能理決鬪訟者推爲

大人無代業本名包落各有小帥數百十落自爲一部大人有所招呼則刻木爲信氏姓無常以大

人健者名字爲姓其嫁娶先私通掠將女或半歲或百日然後遣送馬牛羊以爲聘幣婿隨妻至家

無尊卑朝朝拜之而不拜其父母爲妻家僕役一二年間妻家乃更厚遣送女居處財物一皆分辦

計謀從用婦人唯鬪戰之事乃自決之父子男女相對踞蹲髡頭爲輕便婦人至家時乃養髮分爲

髻著句決飾以金碧猶中國有篋步搖也鬪字或爲幘婦人首飾釋名云皇后首飾上有垂珠步則搖也鬪古陷反婦人能刺章作文繡

織氍毹氍毹鬪也氍力於反氍胡達反男子能作弓矢鞍勒勒馬也鍍金鐵爲兵器其土地宜稼及東牆東牆似蓬草

實如稂子至十月而熟能作白酒而不知作麴麴米常仰中國有病以艾炙或燒石自慰燒地臥上

或隨痛病處以刀決脈出血及祝天地山川之神無鍼藥俗貴兵死有哭故之哀至葬則歌舞相送

肥養一犬以綵繩纏牽并取死者所乘馬衣物皆燒而送之言以屬累犬屬累猶付託也屬欲反累力瑞反使護死

者神靈歸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死者魂神歸岱山也博物志曰泰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東方萬物始故

知人生命也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祠用牛羊畢皆燒之飲食必先祭若相

賊殺者令部落自相報不止詣大人告之聽出牛馬羊以贖死命乃止烏桓自爲冒頓所破衆遂孤

弱常臣服匈奴漢武帝遣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爲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五郡塞外

川范陽以陳至安刺是漢五郡也

爲漢伺察匈奴動靜其大人歲一朝見於是始置護烏桓校尉監領之使不得與

匈奴交通後漸強盛乃發匈奴單于豕以報冒頓之怨匈奴怒東擊烏桓漢遣度遼將軍范明友等邀擊匈奴而虜已引去明友乘烏桓新敗進擊之斬首六千餘級誅其三王由是烏桓寇幽州朋友

輒破之宣帝時乃稍保塞降附

以上通考四裔考

通典

右匈奴

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十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最大此皆

椎結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桐師以東北至葉榆名爲僑昆明編髮隨畜移徙亡常處亡君長地方

可數千里自僑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祚都最大自祚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

或移徙在蜀之西自駮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皆氏類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建元六年

大行王恢擊東粵東粵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禺合唐蒙風曉南粵南粵食蒙蜀枸醬蒙問所

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

郎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粵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

乃上書說上曰南粵王黃屋左纁地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

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船牂柯出不意此制粵一奇也誠以漢之疆巴蜀之饒通夜

郎

郎道爲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以中郎將將千人食重萬人從巴祚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厚賜諭以威德約爲置吏使其子爲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爲犍爲郡發巴蜀卒治道自夔道指牂牁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諭皆如南夷爲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是時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載轉相鑿數歲道不通士罷餒餒暑淫死者甚衆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耗費亡功上患之使公孫宏往視問焉還報言其不便及公爲御史大夫時方築朔方據河逐胡宏等因言西南夷爲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許之罷西夷獨置南夷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爲自保就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叩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人得蜀賈人市或聞叩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又亡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栢始昌呂越人等十餘輩問出西南夷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當羌迺留爲求道四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滇王與漢使言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各自以一州王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乃至南粵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爲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還行旁國隴其老弱乃與其衆反殺使者及犍爲太守漢乃發巴蜀罪人嘗擊南粵者八校尉擊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中郎將郭昌衛廣引兵還行誅隔滇道者且蘭斬首數萬遂平南夷爲牂牁郡夜郎侯始倚南粵南粵已滅還誅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爲夜郎王南粵破後及漢誅且蘭叩君并殺

祚侯冉駹皆震恐請臣置吏以卬都爲粵傳郡祚都爲沈黎郡冉駹爲文山郡廣漢西白馬爲武都郡使王然于以粵破及誅南夷兵威風諭滇王入朝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勞深靡莫皆同姓相仗未肯聽勞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西夷滇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爲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也最寵焉後二十三歲孝昭始元元年益州廉頭姑繒民反殺長吏牂柯談担同並等二十四邑凡三萬餘人皆反遣水衡都尉發蜀郡犍爲犍命萬餘人擊牂柯大破之後三歲姑繒葉榆復反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將郡兵擊之辟胡不進蠻夷遂殺益州太守乘勝與辟胡戰士戰及溺死者四千餘人明年復遣軍正王平與大鴻臚田廣明等並進大破益州斬首捕虜五萬餘級獲畜產十餘萬上曰鈞町侯亡波率其邑君長人民擊反者斬首捕虜有功其立亡波爲鈞町王大鴻臚廣明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後聞歲武都氐人反遣執金吾馬適建龍額侯韓增與大鴻臚廣明將兵擊之至成帝河平中夜郎王興與鈞町王禹漏臥侯俞更舉兵相攻牂柯太守請發兵誅興等議者以爲遠道不可擊乃遣太中大夫蜀郡張匡持節和解興等不從命刻木像漢吏立道旁射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漢家加誅陰救旁郡守尉練士馬大司農豫調穀積要害處選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卽以爲不毛之地亡用之民望王不以勞中國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王侯勿復通如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

墮壞亦宜因其萌芽早斷絕之及已成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害大將軍鳳於是薦金城司馬陳立以爲牂柯太守及至牂柯諭告夜郎王興興不從命立請誅之未報乃從吏數十人出行縣至興國且同亭召興興將數千人往至亭從邑君數十人入見立立數責因斷頭邑君曰將軍誅亡狀爲民除害願出曉士衆以興頭示之皆釋兵降鉤町王禹漏卧侯俞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勞吏士立還歸郡興妻父翁指與興子邪務收餘兵迫脅旁二十二邑反至冬立奏募諸夷與都尉長史分將攻翁指等翁指據阨爲壘立使奇兵絕其饟道繼反間以誘其衆都尉萬年曰兵久不決費不可共引兵獨進敗走趨立營立怒叱戲下令格之都尉復還戰立引兵救之時天大旱立攻絕其水道蠻夷共斬翁指持首出降

漢書西南夷傳

通典通考同

盤瓠種號曰蠻夷有邑君長名渠帥曰精夫相呼曰媿徒

說文曰媿女人自稱媿我也烏朗反所居皆深山重阻人跡罕至長沙黔中五溪蠻皆是也

一辰溪二酉溪三巫溪四武溪五沅溪

祭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蠻夷始置黔中郡漢興改爲武陵郡

今武陵澧陽黔中蠻夷盧溪臨陽澧溪潭陽郡地皆是也

歲令大人輸布一匹小日二丈是謂賚布

說文曰賚南蠻賦之冬反

雖時爲寇盜而郡國討平之

廩君種不知何代初巴氏樊氏暉音氏相氏鄭氏五姓皆出於武落鍾離山

在今夷陵郡巴山縣

其上有赤黑

二穴巴氏之子生於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長其立巴氏子務相是爲廩君從夷水下至

鹽陽

按今夷陵郡巴山縣清江水一名夷水一名鹽水其源出清江縣西都亭山

廩君於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巴梁閬諸巴皆是也

卽巴漢之地按范曄後漢史云四姓之子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爲君務相乃獨中之及今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以爲君餘姓悉沈惟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爲陳君乃乘土船從夷水下鹽陽鹽水有神女謂陳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陳君不許鹽神暮輒來宿詰朝卽化爲蟲與諸蟲羣飛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積十餘日陳君伺其便因射殺之天乃開明陳君於是居於夷城四姓皆臣之陳君死魂魄化爲白虎巴氏以虎飲入血故以人祠焉是皆怪誕以此不取 戰國時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爲蠻夷君

長其人歲出賦二千一十六錢三歲一出義賦千八百錢其人戶出椽布八丈二尺雞羽三十緞

說文曰椽布南軍蠻夷布也椽音公亞反毛詩四緞既均儀禮銀矢一乘韓元曰緞猶候也候物而射之三十緞百二十也緞音候 漢興南郡大守靳強奏請一依秦時

故事

板楯蠻秦昭襄王時有一白虎於蜀巴漢之境傷害千餘人昭王乃募有能殺虎者賞邑萬家時有

巴郡閬中夷今閬中廖仲等射殺白虎昭王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復夷人頃田不租十

妻不算一戶免其一頃田之租稅雖有十妻不輸口算之錢傷人者論殺人得以贖錢贖死何承天纂文曰贖贖大盟曰秦犯

夷輸黃龍二隻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至漢高帝爲漢王發夷人還三秦今關中秦地既定

乃遣還巴中復其渠帥羅朴督鄂度夕龔七姓不輸租賦餘戶乃歲入口錢四十巴人呼賦爲賓謂

之賓人焉代號爲板楯蠻夷間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爲漢前鋒數陷陣俗喜歌

舞高帝命樂人習之所謂巴渝舞也遂代代服從

滇者漢時在夜郎之西靡莫之屬滇最大靡莫西南徼外始楚頃襄王使將軍莊躡躡莊王之將

兵循江上略巴黔以西巴國今清化始寧咸安符陽巴川躡至滇池方三百里在今雲南郡其澤在

淺水如倒流故曰滇池

旁平地肥饒數千里

池旁

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而

以其累王滇蠻服從其俗以長之

爲其長帥也案史記及漢書皆云楚威王使莊騫略巴黔以西至滇池滇蠻會秦擊楚巴黔中郡因其累王滇後十餘載秦滅之又秦

楚自威王後襄王立三十年至頃襄王之二十二年秦昭襄王遣兵攻楚取巫黔中郡地後漢書則

云頃襄王時莊騫王滇蠻即騫也若莊騫自威王時將兵略地屬秦昭襄黔中郡道塞不還凡經五

十二年豈得如此淹久或恐史記謬誤班生因習便書范曄所記詳考爲正又案莊騫王滇後十五

年頃襄王卒考烈王立一十五年幽王立十年王負芻立五年而楚滅十五年而秦亡七十年何故

云騫之王滇後十餘載而秦亡斯又未之詳也至武帝時滇王有衆數萬人元封二年發巴蜀兵臨滇滇王舉國降請置吏

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今雲南郡陽滇王王印長復其人武帝制牂牁越雋各數縣配之西南夷君長以

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也最麗焉後王莽篡位改漢制貶鉤町王爲侯蠻夷盡反莽遣平南

將軍馮茂發巴蜀犍爲吏士賦取足於人以擊益州出入三年疾疫死者什七巴蜀騷動更遣宣始

將軍廉丹大發天水隴西騎士廣漢蜀犍爲吏人十萬轉輸者合二十萬人擊之不能克而還

邛都漢時自滇以北君長十數邛都最大今越雋郡本其地自夜郎滇邛都人皆椎髻左衽邑聚而居知耕

田其外西曰桐師以東北至葉榆葉榆名爲嶲昆明在南西諸蠻所居地方數千里無君長辨髮

隨畜遷徙無常武帝開以為邛都縣屬越雋郡無幾而地陷爲汗澤因有爲邛池南人以爲邛河其人

後復反叛元鼎六年漢兵自越雋水伐平之雋水源出今越雋郡西南嶺山下其土地平原有稻田俗多遊蕩而喜

謳歌略與牂牁相類豪帥放縱難得制御王莽時郡守牧根牧根太調印人長貴以爲軍候更始三年長貴攻殺牧根自立爲邛穀王

笮都者漢時自越嶲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

徙漢爲縣屬蜀郡

笮都最大武帝開以爲笮都縣其人被髮左

衽言語多好譬類居處略與汶山夷同

汶山夷在蜀郡西北卽冉駹也今通化郡

元鼎六年以爲宄黎郡源郡至天漢四

年并蜀爲西部置兩部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漢人

旄牛青衣並今蜀郡之西

冉駹漢時自笮以北君長十數冉駹最大其俗土著或隨畜遷徙在蜀西武帝元鼎六年以爲汶山

郡

今蜀郡西北通化郡地

至宣帝地節三年夷人以立郡賦重帝乃省并蜀郡爲北部都尉其山有大夷七羌

九氏各有部落其王侯頗知文書土氣多寒雖在盛夏冰猶不釋皆依山居止累石爲室高者至十

餘丈爲卬籠

今彼土夷人呼爲影

又土地剛鹵不生穀粟麻菽唯以麥爲資而宜畜牧有旄牛無角一名犛牛

肉重千斤毛可爲毼

音冬反

出名馬有羶羊可療毒又有食藥鹿麕有有胎者其腸中有糞亦

療毒疾又有五角羊其西又有三河槃于虜北有黃石地北廬水胡其表乃爲徼外

以上通考四裔考通典同

右西南夷

南粵王趙佗眞定人也秦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卽擊

并桂林象郡自立爲南粵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爲中國勞苦故釋佗不誅十一年遣陸賈立佗爲南

粵王高后時有司請禁粵關市鐵器佗曰此必長沙王計乃自尊號爲南武帝發兵攻長沙邊敗數

縣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擊之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嶺歲餘高后崩卽罷兵佗因此以兵

威財物賂遺閩粵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乃乘黃屋左纁稱制與中國侔文帝元年初鎮撫天

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卽位意諭盛德焉乃爲佗親冢在眞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平舉可使粵者平言陸賈先帝時使粵上召賈爲太中大夫謁者一人爲副使賜佗書曰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爲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遣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陸賈至南粵王恐乃頓首謝願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職於是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陛下今陛下幸哀憐今以來去帝制黃屋左纛因爲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朽改號不敢爲帝矣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尾角十紫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陸賈還報文帝大說遂至孝景時稱臣遣使入朝請然其居國竊如故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武帝建元四年佗孫胡爲南粵王立三年閩粵王郢興兵南擊邊邑粵使人上書曰兩粵俱爲藩臣毋擅興兵相攻擊今東粵擅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粵義守職約爲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粵兵未踰嶺閩粵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嚴助往諭意南粵王胡頓首曰天子乃興兵誅閩粵死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粵且先王言事天子期毋失禮要之不可以怵好語人

見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復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
諡曰文王嬰齊嗣立即藏其先武帝文帝重嬰齊在長安時取邯鄲膠氏女生子興及即位上書
請立膠氏女爲后興爲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猶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以用漢法比內諸
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諡爲明王太子興嗣立其母爲太后太后自未爲嬰齊
妻時嘗與灞陵人安國少季通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諭王王太后入朝令辭士諫
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決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安
國少季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勸王及幸臣求內屬即因
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
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諸使者留滇撫之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資爲入朝具相呂嘉數
諫止王王不聽有哱心乃陰謀作亂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膠樂將二十八人入粵境呂嘉乃遂反
攻殺太后王盡殺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嬰妻子術陽侯建德爲王而
韓千秋兵之入也破數小邑其後粵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嬰以兵擊千秋等滅之因使人函
封漢使節置塞上好爲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令粵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徃討
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潯水生爵都尉楊僕爲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
浦故歸義粵侯二人爲戈船下瀨將軍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

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廞破石門得粵船粟因推而前挫粵鋒以
數萬人待伏波將軍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後期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三番禺
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幕樓船攻取粵人縱火燒城粵素聞伏
波莫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爲營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反賊而入伏波
營中遲旦城中皆降伏波呂嘉建德以夜與其屬數百人入海伏波又問降者知嘉所之遣人追
故其校司馬蘇宏得建德粵郎都稽得嘉南粵已平遂以其地爲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
趾九真日南九郡

漢書西
南夷傳

海南諸國漢時通焉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居大海中洲上相去或三五百里二五千里遠者二三
萬里乘船舉帆道里不可詳知外國諸書雖言里數亦非定實也其西與諸胡國接元鼎中遣伏波
將軍路博德開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國自武帝以來皆獻見

黃支國漢時通焉合海日南之南三萬里俗略與珠崖相類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明珠玉璧琉璃
奇石異物大珠至圍二寸以下而至圍者置之平地終日不停

哥羅國漢時聞焉在槃槃東南亦曰哥羅富沙羅國云

通考四
裔考

通典
同

右南粵

閩粵王無諸及粵東海王搖其先皆粵王勾踐之後也往虜氏秦吞天下發其言長以其也爲閩中

郡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粵歸番陽令吳芮所謂番君者也從諸侯滅秦當是時項王主命不王也以故不佐楚漢擊項藉無諸搖帥粵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爲閩粵王王閩中故地都冶孝惠三年舉高帝時粵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搖爲東海王都東甌世號曰東甌王后數世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閩粵閩粵未肯行獨東甌從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得不誅吳王子駒亡走閩粵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粵擊東甌建元三年閩粗發兵圍東甌東甌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由蚡蚡對曰粗人相攻擊固其常不足以煩中國徃救也中大夫嚴助詰蚡言當救天子遣助發會稽郡兵浮海救之漢兵未至閩粗引兵去東粗請舉國徙中國乃悉與眾處江淮之間六年閩粗擊南粗南粗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以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司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爲將軍兵未踰嶺閩粗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與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不請故天子兵來誅漢兵眾彊卽幸勝之後來益多滅國乃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罷兵固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卽亡入海皆曰善卽鏃殺王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爲來者誅王王頭至不戰而殞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丘告大司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軍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乃使中郎將立丑爲粗王奉閩粗祭祀餘善以殺郢威行國中民多屬竊欲自立爲王繇王不能制上聞之爲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爲東粗王與繇王並處至元鼎五年南粗反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從樓船擊呂嘉等兵至揭揚以海風波爲解不行

持兩端陰使南粵及漢破番禺樓船將軍僕上書願請引兵擊東粵上以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留屯豫章梅嶺待命明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留境且往乃遂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驍力等爲吞漢將軍入白砂武林梅嶺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司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將屯不敢擊卻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善刻武帝璽自立詐其民爲妄言上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粵侯爲戈船下濊將軍出如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東粵自兵未往故粵行侯吳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不聽及橫海軍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粵軍於漢陽及故粵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謀俱殺餘善以其衆降橫海軍封居股爲東成侯萬戶封敖爲開陵侯封陽爲卯石侯於是天子曰東粵陬多阻閩粵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之間東粵地遂虛

漢書閩粵傳

右閩粵

一

二十四史九通政典類要合編卷三十八

前漢三十

四裔二

朝鮮 濊倭高句麗東沃附 西域

朝鮮王滿燕人自始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爲置吏築障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爲遼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涇水爲界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人椎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度涇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在者王之都王險會孝惠高后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卽約滿爲外臣保塞外蠻夷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真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壅關弗通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譙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臨涇水使馭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卽度水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爲其名美弗詰拜何爲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攻襲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勃海兵五萬左將軍苟彘出遼東誅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多率遼東士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樓船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卽出擊樓船樓船軍敗走將軍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涇水西軍未能破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隙降下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得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和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故

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樓船數期不會

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爲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爲然而以節

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軍計事卽令左將軍戲下執縛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許遂左將軍已

并兩軍卽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陶尼谿相參將軍王啖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

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王又不肯降陶啖啖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

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更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

相路人子最告諭其民誅成已故遂定朝鮮爲眞番臨屯樂浪元菟四郡漢書朝鮮傳 通典通

朝鮮晉張華曰朝鮮者泉水洌水油水三水合爲洌水疑樂浪朝鮮取名於此也昔武王封殷太師箕子於其地箕子教以禮義田蠶又

制八條之教前書曰其法相殺者以當時償殺相傷者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爲其家奴女子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音義曰八條不具見也其人終不相盜無門

戶之閉婦人貞信飲食以籩豆其後四十餘代至戰國時朝鮮準亦僭稱王始全燕時嘗略屬焉爲

置吏築障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秦遼東郡唐文東府之東地及秦亂燕齊趙人往避地者數萬口漢興爲其遠

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泚水爲界泚旁拜反屬燕王盧縮反人匈奴燕王薊滿亡命聚黨千餘人魁杜回反

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度泚水擊破朝鮮王準居秦故空地上下障

魏略曰昔箕子之後朝鮮侯見周衰燕自尊爲王後東略地朝鮮侯亦自稱爲王欲興兵遂擊燕

以尊周室其大夫禮諫之乃止使禮西說燕燕止之不攻後子孫稍躡虐燕乃遣將秦開攻其西

方取地二千餘里至滿潘汗爲界朝鮮遂弱及秦并天下使蒙恬築長城到遼東時朝鮮王否立畏秦襲之略服屬秦不肯朝會否死箕子準立二十餘年而陳項起天下亂燕齊趙民愁苦稍稍亡往準準乃置之於西方及漢以盧縮爲燕王朝鮮與燕界於泚水及縮反入匈奴燕人衛滿亡命爲胡服東渡泚水詣準降說準求居西界故中國亡命爲朝鮮藩屏準信寵之拜爲博士賜以圭封之百里令守西邊滿誘亡黨衆稍多乃詐遣人告準言漢兵十道至求入宿衛遂還攻準與滿戰不敵也

濊亦朝鮮之地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西至樂浪漢武帝元朔五年濊君南閭等畔朝鮮率二十八萬口詣遼東內屬帝以其地爲蒼海郡數年乃罷至元封三年滅朝鮮分置四郡昭帝時并二郡入樂浪元菟復徙元菟居句麗自單大嶺以東沃沮濊貊并屬樂浪後以境土廣遠復分嶺東七縣置樂浪東部都尉

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爲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

臣瓚曰倭是國名不謂用墨故謂之委也 漢書地理志

倭在韓及帶方郡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居去樂浪郡境及帶方郡並一萬二千里凡百餘國自漢武帝滅朝鮮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國主稱王世世傳統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

按今名邪摩 雜音之說也 樂

浪徼去其國萬二千里去其西北界拘邪韓國七千餘里其地大較在會稽東冶之東與朱崖儋耳相近故其法俗多同土宜禾稻麻紵蠶桑知織績爲練布出白珠青玉其山有丹土氣溫暖冬夏生

榮茹無牛馬虎豹羊鵲

鵲或作雞

其兵有牙楯木弓竹矢或以骨爲鏃男子皆黥面文身以其文左右大

小別尊卑之差其男子皆橫幅結束相連女人被髮屈紒衣如單被貫頭而著之並以丹朱垺身

曰垺塵也音蒲頓反

如中國之用粉也有城柵屋室父母兄弟異處唯會同男女無別飲食以手而用籩豆俗

皆徒跣以蹲踞爲恭敬人性嗜酒多壽考至百餘歲者甚衆國多女子大人皆有四五妻其餘或兩

或三女人不淫不妬又俗不竊盜少爭訟犯法者沒其妻子重者滅其門族其死停喪十餘日家人

哭泣不進酒食而等類就歌舞爲樂灼骨以下用決吉凶行來度海令一人不櫛沐不食肉不近婦

人名曰持衰若在塗吉利則顧以財物如病疾遭害以爲持衰不謹便共殺之

高句麗其先出夫餘其地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濊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地方二千里多

大山深谷人隨而爲居少田業故其俗節於飲食而好修宮室言語法則與夫餘同蓋其別種也自

武帝昭帝賜其人以衣幘朝服鼓吹常從元菟郡受之後稍驕不復詣郡但於東界築小城受之名

此城以爲幘溝婁溝婁者高麗名城也王莽初發句麗兵伐匈奴其人不欲行迫遣之皆亡出爲寇

盜莽令嚴尤誘高麗侯入塞斬之更名高句麗王爲下句麗侯於是貊人寇邊愈甚

東沃在高句麗蓋馬大山之東濱大海而居其地形東北狹西南長可千里北與挹婁夫餘南與濊

貊接戶五千無大君王世世邑落各有長帥其言語與句麗大同時時小異漢初燕亡人衛滿王朝

鮮時沃沮皆屬焉漢武帝元封三年伐朝鮮殺滿孫右渠分其地爲四郡以沃沮城爲四郡郡後爲

夷貊所侵徙郡句麗西北今所謂元菟故府是也沃沮還屬樂浪漢以土地廣遠在單太嶺之東分置東部都尉治不耐城別主嶺東七縣時沃沮亦皆爲縣以上並通考四裔考

右朝鮮

濊倭高句麗東沃附

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院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其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二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云漢興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廣威德而張騫始開西域之迹其後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後稍發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列四郡據兩關焉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漢使西域者益得職于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至宣帝時遣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數國及破姑師未盡殄分以爲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時漢獨護南道未能盡并北道也然匈奴不自安矣其後日逐王畔單于將眾來降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迎之既至漢封日逐王爲歸德侯吉爲安遠侯是歲神爵三年也乃因使吉并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僮僕都尉由此罷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于是徙屯田于北胥鞬

披苾車之地屯田校尉始屬都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可擊擊之都護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與渠犂田官相近土地肥饒于西域爲中故都護治焉至元帝時復置戊巳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是時匈奴東蒲類王茲力支將人衆千七百餘人降都護都護分車師後王之西爲烏貪訾離地以處之自宣元後單于稱藩臣西域服從其土地山川王侯戶數道里遠近翔實矣

婼羌國 鄯善國 且末國 小宛國 精絕國 戎盧國 扞彌國 渠勒國 于闐國 皮山國 烏秣國 西夜國 蒲犁國 依耐國 無雷國 難兜國 罽賓國 烏弋山離國 安息國 大月氏國 康居國 奄蔡國 大宛國 桃槐國 休循國 捐毒國 莎車國 疏勒國 尉頭國 烏孫國 姑墨國 溫宿國 龜茲國 烏壘 渠犂國 尉犁國 危須國 焉耆國 烏貪訾離國 卑陸國 卑陸後國 都立師國 單桓國 蒲類國 蒲類後國 西且彌國 東且彌國 劫國 狐胡國 山國 車師前國 車師後國 車師都尉國 車師後城長國

初武帝感張騫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諸國使者相望于道一歲中多至十餘輩樓蘭姑師當道苦之攻劫漢使王恢等又數爲匈奴耳目令其兵遮漢使多言其國有城邑兵弱易擊于是武帝遣從票侯趙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擊姑師王恢數爲樓蘭所苦上令恢佐破奴將兵破奴與輕

騎七百人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暴兵威以動烏孫大宛之屬邊封破奴爲泥野侯恢爲浩侯于是漢列亭障至玉門矣樓蘭既降朕言獻匈奴聞發兵擊之于是樓蘭遣一子質匈奴一子質漢後貳師軍擊大宛匈奴欲遮之貳師兵盛不敢當卽遣騎因樓蘭候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時漢軍正任文將兵屯玉門關爲貳師後距捕得生口知狀以聞上詔文便通引兵捕樓蘭王將詣關薄責王對曰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亦因使候伺匈奴匈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征和元年樓蘭王死國人來請質子在漢者欲立之質子常坐漢法下蠶室官刑故不遣報曰侍子天子愛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當立者樓蘭更立王漢復責其質子亦遣一子質匈奴後王又死匈奴先聞之遣質子歸得立爲王漢遣使詔新王令人朝天子將加厚賞樓蘭王後妻故繡母也謂王曰先王遣兩子質漢皆不還奈何欲往朝乎王用其計謝使曰新立國未定願待後年入見天子然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常主發導負水僮糧送迎漢使又數爲吏卒所寇憊艾不便與漢通後復爲匈奴反間數遮殺漢使其弟尉屠耆降漢具言狀元鳳四年大將軍霍光白遣平樂監傅介子往刺其王介子輕將勇敢士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旣至樓蘭詐其王欲賜之王喜與介子飲醉將其王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殺之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誅王當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自令滅國矣介子遂斬王嘗歸首馳傳詣闕縣首北關下封介子爲義陽侯乃立尉屠耆爲王更名其國爲鄯善爲刺

印章賜以宮女爲夫人備車騎輜重丞相將軍百官送至橫門外祖而遣之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爲所殺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于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鎮撫之其後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

通考同

自武帝始通屬賓自以絕遠漢兵不能至其王烏頭勞數剽殺漢使烏頭勞死子代立遣使奉獻漢使關都尉文忠送其使王復欲害忠忠覺之乃與容屈王王陰末赴共合謀攻屬賓殺其王立陰末赴爲屬賓王授印綬後軍侯趙德使屬賓與陰末赴相失陰末赴赴鎮琅當德殺副已下七十餘人遣使者上書謝孝元帝以絕域不錄放其使者於縣度絕而不通成帝時復遣使獻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前屬賓王陰末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夫將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大於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驕嫚終不可懷服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前親逆節惡暴西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賈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爲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爲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刀斗自守尙時爲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稟食得以自贍國或平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擁彊漢之節餒山谷之間乞勺無所得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隘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

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隊未半阬谷盡靡碎人墮斃不得相收親險阻危
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眾
涉危難之路罷弊所持以事無用非久長計也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于是鳳白從欽言屬
寶實利賞賜賈市其使數年而壹至云

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將將二萬騎迎于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
因發使隨漢使者來觀漢地以大烏卵及犁軒眩人獻于漢天子大說

宣帝時匈奴乘亂五單于並爭漢擁立呼韓邪單于而郅支單于怨望殺漢使者西阻康居其後都
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發戊己校尉西域諸國兵至康居誅滅郅支單于是時元帝建昭三年也至
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然自以絕遠獨驕慢不肯與諸國相望都護郭舜數上言本匈奴盛時
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實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
故亦相候伺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醜烏孫竟未有益反爲中國生
事然烏孫旣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不肯拜使者都護吏至其國坐之
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己乃飲啗都護吏故爲無所省以夸旁國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
其欲賈市爲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意宜歸其
侍子絕勿復使以章漢家不逼無禮之國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

皆苦之空罷耗所過送迎驢黠絕遠之國非至計也漢爲其新通重致遠人終羈縻而未絕

大宛國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張騫始爲武帝言之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宛王以漢絕遠大兵不能至愛其寶馬不肯與漢使妄言宛遂攻殺漢使取其財物于是天子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前後十餘萬人伐宛連四年宛人斬其王母寡首獻馬三千匹漢軍乃還宣帝時烏孫公主小子萬年莎車王愛之莎車王無子死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託于漢又欲得烏孫心卽上書請萬年爲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年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莎車王弟呼屠微殺萬年并殺漢使者自立爲王約諸國背漢會衛侯馮奉世使送大宛客卽以便宜發諸國兵擊殺之更立宅昆弟子爲莎車王還拜奉世爲光祿大夫是歲元康元年也始張騫言烏孫雖强大可厚賂招令東居故地妻以公主與爲昆弟以制匈奴武帝令騫齎金幣往騫旣致賜諭指昆莫發使送騫因獻馬數十匹報謝匈奴聞其與漢通怒欲擊之烏孫恐使使獻馬願得尙漢公主爲昆弟漢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焉昆莫以爲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爲左夫人昆莫年老欲使其孫岑陬尙公主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岑陬遂妻公主昆莫死岑陬代立江都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爲公主妻岑陬岑陬以國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復尙楚主解憂昭帝時公主上書言匈奴發騎田車師車師與匈奴爲一共侵烏孫惟天子幸救之漢議欲擊匈奴會昭帝崩宣帝卽位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言匈奴復發大兵侵擊烏孫

惟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漢兵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羣
汗都尉千長騎將以下四萬級元康二年烏孫昆彌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得令復尙漢公
主上乃以烏孫主解憂弟子相夫爲公主而遣之未出塞聞烏孫昆彌翁歸靡死烏孫貴人共立岑
暲子泥靡代爲昆彌號狂王天子召還少主狂王復尙楚主解憂後翁歸靡子烏就屠襲殺狂王自
立爲昆彌宣帝立元貴靡爲大昆彌烏就屠爲小昆彌自分立兩昆彌後漢用憂勞且無甯歲

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犂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海內虛耗征和中貳師將軍李
廣利以軍降匈奴上旣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宏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以東捷枝渠犂皆
故國地曠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熟其旁國少
錐刀貴黃金采繒可以易穀食宜給足不可乏臣愚以爲可遣屯田卒詣故輪臺以東置校尉三人
分護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以時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爲斥侯屬校尉事有便宜
因騎置以聞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就蓄積爲本業益墾溉田稍築列亭
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爲便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行邊嚴敕太守都尉明烽火選士馬謹斥
候蕃菱草願陛下遣使使西國以安其意臣昧死請上乃下詔深陳旣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
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于車師千餘里乃者以縛馬書
偏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爲文學者乃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

祥甚哉或以爲欲以見彊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匈奴因敗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爲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于蒲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蒲山詔之必無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得虜侯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遣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大不能飢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凶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爲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爲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乃知之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車千秋爲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初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大宛還過扞彌扞彌遣太子賴丹爲質于龜茲廣利責龜茲曰外國皆臣屬于漢龜茲何以得受扞彌質卽將賴丹入至京師昭帝乃用桑宏羊前議以扞彌太子賴丹爲校尉將軍田輪臺輪臺與渠犂地皆相連也龜茲貴人姑翼謂其王曰賴丹本臣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而田必爲害王卽殺賴丹而上書謝漢漢未能征宣帝時長羅侯常惠使烏孫還便宜發諸國兵合五萬人攻龜茲責以前殺校尉賴丹龜茲王謝曰乃我先王時爲貴人姑翼所誤我無罪

說姑翼詣惠惠斬之時烏孫公主遣女來至京師學鼓琴漢遣侍郎樂奉送主女過龜茲龜茲前遣人至烏孫求公主女未還曾女過龜茲龜茲王留不遣復使使報公主主許之後公主上書願令女比宗室入朝而朝龜茲王絳賓亦愛其夫人上書言得尙漢外孫爲昆弟願與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遂來朝賀王及夫人俱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賜以車騎旗鼓歌吹數十人綺繡雜繒奇珍凡數千萬留且一年厚贈送之後數來朝賀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微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羸也絳賓死其子丞德自謂漢外孫成哀帝時往來尤數遇之亦甚親密

武帝天漢二年以匈奴降者介和王爲開陵侯將樓蘭國兵始擊車師匈奴遣右賢王將數萬騎救之漢兵不利引去征和四年遣重合侯馬通將四萬騎擊匈奴道過車師北復遣開陵侯將樓蘭尉犁危須凡六國兵別擊車師勿令得遮重合侯諸國兵共圍車師車師王降服臣屬漢昭帝時匈奴復使四千騎田車師宣帝卽位遣五將將兵擊匈奴車師田者驚去車師復通于漢匈奴怒召其太子軍宿欲以爲質軍宿焉耆外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耆車師王更立子烏貴爲太子及烏貴立爲王與匈奴結婚姻教匈奴遮漢道通烏孫者地節二年漢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熹將免刑罪人田渠犁積穀欲以攻車師至秋收穀吉熹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自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攻交河城破之王尙在其北石城中未得會軍食盡吉等且罷兵歸渠犁田收秋畢復發兵攻車師

王于石城王聞漢兵且至北走匈奴求救匈奴未爲發兵王來還與貴人蘇猶議欲降漢恐不見信蘇猶教王擊匈奴邊國小蒲類斬首略其人民以降吉車師旁小金附國隨漢軍後盜車師車師王復自請擊破金附匈奴聞車師降漢發兵攻車師吉烹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前吉烹卽留一侯與卒二十人留守王吉等引兵歸渠犁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而見殺也乃輕騎奔烏孫吉卽迎其妻子置渠犁東奏事至酒泉有詔還田渠犁及車師益積穀以安西國侵匈奴吉還傳送車師王妻子詣長安賞賜甚厚每朝會四夷常尊顯以示之于是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別田車師得降者言單于大臣皆曰車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也果遣騎來擊田者吉乃與校尉盡將渠犁田士千五百人住田匈奴復益遣騎來漢田卒少不能當保車師城中匈奴將卽其城下謂吉曰單于必爭此地不可田也圍城數日乃解後常數千騎往來守車師吉上書言車師去渠犁千餘里闕以河山北近匈奴漢兵在渠犁者勢不能相救願益田卒公卿議以爲道遠煩費可且罷車師田者詔遣長羅侯將張掖酒泉騎出車師北千餘里揚威武車師旁胡騎引去吉乃得出歸渠犁凡三校尉屯田車師王之走烏孫也烏孫留不遣遣使上書願留車師王備國有急可從西道以擊匈奴漢許之于是漢召故車師太子車宿在焉耆者立以爲王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犁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車師王得近漢田官與匈奴絕亦安樂親漢後漢使侍郎殷廣德責烏孫求車師王烏孫責將詣關賜策與其妻子居是歲元康四年也其後置戊己校尉屯田居車師故地元

始中車師後王國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門關往來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開以首道里半避白龍堆之阨車師後王姑句以道當爲挂置心不便也地又頗與匈奴南將軍地接普欲分明其界然後奏之召姑句使證之不肯擊之姑句數以牛羊賅吏求出不得姑句家矛端生火其妻股紫厥謂姑句曰矛端生火此兵氣也利以用兵前車師前王爲都護司馬所殺今久繫必死不如降匈奴卽馳突出高昌壁入匈奴又去胡來王屠兜國比大種赤水羌數相寇不勝告急都護都護但欽不以時救助唐兜困急怨欽東守玉門關玉門關不內卽將妻子人民千餘人亡降匈奴匈奴受之而遣使上書言狀時新都侯王莽秉政遣中郎將王昌等使匈奴告單于西域內屬不當得受單于謝罪執二王以付使者莽使中郎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逢受單于遣使送因請其罪使者以聞莽不聽詔下會西域諸國王陳軍斬姑句唐兜以示之至莽篡位莽死崇遂沒西域因絕最凡國五十自譯長城長君監更大祿百長十長都尉且渠當戶將相至侯王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弋之屬皆以絕遠不在數中其來貢獻則相與報不督錄總領也

並漢書西域傳

羌無弋爰劍者秦厲公時爲秦所拘執以爲奴隸不知爰劍何戎之別也後得亡歸而秦人追之藏於巖穴中得免與剽女遇合於野女恥其狀被髮覆面羌人因以爲俗遂俱亡入三河間

三河卽黃河析支河

湟中河今金城隴

西安牂郡之西南諸羌共畏事之推以爲豪以射獵爲事爰劍教之田畜種人依之者益衆羌人謂

奴爲無弋以爰劍嘗爲奴隸故因名之其後世世爲豪至爰劍曾孫忍時秦獻公初立欲復穆公之

迹穆公霸有西忍季父印畏秦之威將其眾種人附落而南出析支河曲西數千里與羌絕遠不復

交通其後子孫分別各自為種任隨所之或為犛牛種越鴛羌是也今越或為白馬種廣漢羌是也

今梓潼遂寧以西德陽郡地或為參狼種武都羌是也今武都郡忍及弟舞獨留湟中忍生九子為九種舞生十七子

為十七種羌人興盛從此起矣及忍子研立研豪健故羌中號其後為研種秦始皇時兵務東向故

種人得以繁息秦既兼天下使蒙恬將兵略地西逐諸戎北卻眾狄築長城以界之至漢景帝時研

種留河率種人求守隴西塞今天水隴西等郡地於是徙留河等於狄道安故至臨洮氏道羌道並今隴西金城

等及武帝征伐四夷又西逐諸羌乃渡河湟築令居塞在今西平郡西北初開河西列置四郡酒泉武威張掖

郡通道王門隔絕羌胡於是障塞亭燧出長城外數千里時先零羌與封養牢姐種解仇結盟紫

與匈奴通合兵十餘萬其攻令居安故地在今金城郡遂圍枹罕漢遣將軍李息將軍討平之始置護羌校

尉統領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鹽池之左右今酒泉郡之北千餘里鹽池漢遂因山為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實

之至宣帝時諸羌又相與解仇寇攻金城帝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討之充國欲以屯田於臨羌東

至浩亶浩亶縣即今金城郡廣武縣地浩音閣亶音門臨羌縣在西平郡界務威信招降罕开及劫掠者解散虜謀乃擊之开音時已

發諸郡兵六萬人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請即擊之天子下書令充國博議往返者三四遂兩從其

志武賢出擊羌降破數千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明年五月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

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弱湟饑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聶黃羶並各是羌種俱亡者

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弱湟饑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聶黃羶並各是羌種俱亡者

不過四千人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從爰劍種五世至研研最豪健自後以研爲種號十三世至燒當復豪健其子孫更以燒當爲種號自元帝以後數十年四夷竇伏邊塞無事至王莽末豪漢良

內侵

燒當元孫

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別也在張掖酒泉地月氏王爲匈奴冒頓所殺餘種分散西踰蔥嶺其

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諸羌居止及漢將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池開湟中

今西平郡地

於是月氏來降與

漢人錯居雖依附縣官而首施兩端

首施猶言首尾

其從漢兵戰鬪隨勢強弱被服飲食言語略與羌同亦

以父名母姓爲種其大種有七勝兵合九千餘人分在湟中及今居又數百戶在張掖號曰義從胡

民者西戎之別種在冉駝東北

今通化郡地之東北

廣漢之西

今梓潼遂寧德陽郡地之北

其種非一或號青氏或號白氏

或稱罽氏

罽而占反

此蓋中國人卽其服色而名之也土地險阻有麻田出漆蜜銅鐵椒蠟氏人勇悍抵

質貧賈死利居於河池一名仇池方百頃四面斗絕

仇池山在今同谷郡上縣

數爲邊寇郡縣討之則依固自

守其俗語不與中國及羌胡同各自有姓如中國之姓其衣服尙青俗能織布善田種畜羊豕牛馬

驢騾婚姻備六禮知書疏多知中國語由與中國錯居故也元封三年氏人反進兵討破之分徙酒

守郡昭帝元鳳初氏人復叛遣大鴻臚田廣明將三輔太常徒討破之

樓蘭卽鄯善在婁羌西北漢時通焉王治杆泥城去陽關千六百里東去長安六千一百里戶千五

百西北去都護治所千八百里至山國千三百餘里

此國山居故名山國

西北至車師千九百里地沙鹵少田

寄田仰穀旁國多出蕺葦檉柳胡桐白草

白草牛馬所嗜也胡桐似桐蟲食其樹而沫下流出者俗名爲胡桐淚可以汗金銀

人隨畜牧逐

水草有驢馬多橐駝能作兵器與媯羌同

且末國漢時通焉王治且末城去長安六千八百里戶二百三十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里北接尉犁丁零東與白提西接波斯精絕南至小宛可三日行地有葡萄諸果人皆剪髮著氈帽小袖衣爲衫則開頸而縫前多牛羊驢騾

杆彌漢時通焉王治杆彌城去長安九千三百里戶三千三百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五百里南與疏勒東北與龜茲西北與姑墨接西通于闐四百里

車師前王後王並漢時通焉前王國一日前部治交河城

今交河郡

水分流繞城下故爲號去長安八千

一百里戶千五百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八百里西域長史及戊己校尉並治此去燉煌十三日行其地東西三百里南北五百里四面多大山後王國治務塗谷

即今蒲城今北庭府蒲類縣也

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戶

六百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三十餘里北與匈奴接

龜茲

一日鄯茲又曰屈茨

漢時通焉王治延城

今名伊遜盧城

都白山之南二百里

隋西域圖云白合一名阿揭山常有火及煙卽出礪砂之所東

去長安七千五百里戶七千南與精絕東南與且末西南與杆彌北與烏孫西與姑墨接能治鑄俗有城郭東至都護治所烏壘城四百里烏壘戶百十與都護同治其南三百里至渠犂東北與尉犁東南與且末南與精絕接昭帝田輪臺與渠犂地皆相連也

西且彌國王治天山東於太谷在車師北本屬從車師去長安八千六百七十里戶二百三十二口
千九百一十六勝兵七百八十二人西且彌侯左右將左右騎君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四百八
十里東且彌國王治天山東兌盧谷去長安八千二百五十里戶百九十一口千九百八十四勝兵
五百七十二人東且彌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五百八十七里

焉耆漢時通焉王治員渠城在白山之南七十里去長安七千三百里戶四千西南都護治所四百
里南去尉犁百里北與烏孫接東去交河城唐九百里西去龜茲九百里皆沙磧其國近海水多魚
鹽蒲葦之利四面有大山道險陽易守海水曲入四山之內周匝其城三十餘里

于闐漢時通焉都蔥嶺之北二百餘里去長安九千七百里戶二萬二千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九
百里南與婁光接北與姑墨接東北去龜茲千四百里東去鄯善千五百里西通皮山國四百里去
東末俱波國千里西北至疏勒國千五百里其國之西水皆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注鹽澤即蒲昌海國有
阿耨達山據漢書河源出焉名首拔河亦名樹拔河或云即黃河也此海七百里入計皮水一名計首水即蔥嶺南河同入鹽澤或云阿耨達即崑崙山風俗物

產與龜茲略同

疏勒漢時通焉王治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里戶千五百都白山南百餘里東至都尉所二千二

百里南有河西帶蔥嶺亦名雪山在國西北百餘里河所出東去龜茲千五百里西去撥汗國一名

千里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南去莎車五六百里去朱俱波八九百里隋史云東北去突厥牙帳千餘里東南去瓜州四千六百

里在于闐國北千五百里土多稻粟魚銅鐵綿錦雌黃

烏孫國大昆彌治赤谷城

烏孫於西域中其形最異今之胡人舌跟赤鬚狀類彌猴者本其種

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戶十二萬口六十

三萬勝兵十八萬八千八百人相大祥左右大將二人侯三人大將都尉各一人太監二人大吏一

人舍中大吏二人騎君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千七百二十一里西至康居蕃內地五千里地莽平多

雨寒山多松檟

莽平謂有草莽而平也檟木名其心似松

田作種樹隨畜逐水草與匈奴同俗國多馬富人至四五千匹

民剛惡貪狠無信多寇盜最爲強國故服屬匈奴後盛大取羈屬不肯往朝會東與匈奴西北與康

居西與大宛南與城郭諸國相接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懸度大月氏居其地後

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烏孫昆莫居之故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云

姑墨漢時通焉王治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里戶三千五百東至都護治所二千里南至于闐馬行

十五日北界接烏孫出銅鐵雌黃東通龜茲六百里王莽時其王丞殺溫宿王弁其國

溫宿漢時通焉王治溫宿城

今京兆府醴泉縣北有山名溫宿嶺者本因漢時溫宿國人今居此因以名山

去長安八千三百餘里戶二千

二百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三百餘里西至尉頭二百里北至烏孫赤谷六百餘里土地物類所有與

鄯善諸國同通姑墨東二百餘里

烏托

上一加反下直加反

漢時通焉王治烏托城去長安萬里戶五百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九百北與子合

蒲犁西與難兜接山居田石閒有白草紫石爲室人接手

自高山下溪澗中飲水故接連其手如猿飲

出小步馬小細也細步言

其能蹀足所
謂百步千足

有騷無牛西有懸度

山石溪谷不通以
獨索相引而度

去陽關五千九百里去都護治所五千里其國

後魏又通謂之於摩國

難兜漢時通焉去長安萬一百里戶五千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里西南至罽賓三百里南至
婚羌北與休屠西與大月支接壤五穀葡萄果有銀鐵銅作兵與諸國同屬罽賓

大宛漢時通焉主治貴王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五百里戶萬東至都護治所四千里北至康居二闕

城千五百里西南至大月氏七百里北與康居南與大月氏接土地風氣物類人俗與大月氏安息

同大宛左右以葡萄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年不敗人嗜酒馬嗜苜蓿多善馬汁血

言其先天馬子

大宛國中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
母馬置其下與集生駒其汗血因號爲大馬子

莎車國治莎車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二千三百三十九口萬六千三百七十二勝兵三千

四十九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騎君備西夜君各一人都尉二人譯長四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

七百四十六里西至疏勒五百八十里西南至蒲犁七百四十里有鐵山出青玉漢宣帝時烏孫公

主小字萬年莎車王愛之莎車王無子死死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託於漢又欲得烏孫心

卽上書請萬年爲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年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莎車王弟呼屠

微殺萬年并殺漢使者自立爲王約諸國背漢會衛侯馮奉世使送大宛客卽以便宜發諸國兵擊

殺之更立他昆弟子爲莎車王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他

使得名馬象龍而還

馬形似龍

帝甚說下議封奉世少府蕭望之以奉世擅發諸國兵雖有功不可爲後

法後奉使者爭發兵要功萬里外爲國生事於夷狄不可長不宜受封帝善其議拜奉世光祿大夫
匈奴單于因王莽之亂略有西域唯莎車王延最強不肯附屬元帝時嘗爲侍子長於京師慕樂中
國亦復參其典法常敕諸子當世奉漢家不可負也天鳳五年延死謚忠武王子康代立

罽賓國治循鮮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多大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千八

百四十里東至烏秬國二千二百五十里東北至難兜國九日行西北與大月氏西南與烏代山離

接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塞種分散往往爲數國自疏勒以西北休

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罽賓地平溫和有苜蓿雜草奇木檀櫬

卽槐之類葉大而異

梓竹漆種五穀葡萄諸

果糞治園田地下濕生稻冬食生菜其民巧雕文刻鏤治室室織罽刺文繡好治食有金銀銅鐵以

爲器市列

市有列肆亦如中國也

以金銀爲錢文爲騎馬幕爲人面

錢文面作騎馬形幕面作人面目幕音漫謂平而無文也

出犂牛水牛

象大狗沐猴孔爵

犂牛項上隆起者也罽賓大狗大如驢赤色數里搖尾以呼之沐猴卽彌猴也

珠璣珊瑚琥珀璧琉璃

孟康曰琉璃青色如玉師古曰魏略

云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琉璃此蓋自然之物采澤光潤異於衆他畜與諸國同

玉其色不恒今俗所謂皆銷治石汁加以取藥雜而爲之尤虛脆不眞實非其物也烏弋山離漢時通焉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多大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十日行

東與罽賓北與獫狁西與犁靬條支

犁靬卽大秦也犂與驪同靬巨連反

行可百餘日乃到條支

魏時其國名排持

條支漢時通焉去陽關二萬二千一百里在蔥嶺之西城在山之上周回四十餘里臨西海水曲環

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絕唯西北隅通陸道土地暑濕田宜稻出犂牛孔雀有大鳥耶如甕人衆甚多

往往有小君長安息役屬之以爲外國安息以條支爲外國如言蕃國善眩其草木畜產五穀果菜食飲宮室布列

錢貨兵器金珠之屬皆與罽賓同而有桃拔獅子犀子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毛一角者或爲天鹿兩角者或爲辟拔獅子似大蟲正黃有頰影

尾端茸毛大如斗獮狻亦謂之狻狻拔音步其錢獨文爲人幕爲騎馬絕遠漢使行至有玉門陽關

萬反影亦頰旁毛也頰音而占反影音而

出南道歷鄯善而南行烏弋山南道極矣轉北而東馬行六十餘日至安息

安息漢時通焉王治審兜城審音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在蔥嶺之西大宛之西可數千里不屬都

護北與康居東與烏弋山離西與條支接土地風氣物類人俗與烏弋罽賓同亦以銀爲錢文獨爲

王面幕爲夫人面王死輒更鑄錢有大馬大爵大爵頸長鷹身蹄似橐駝色蒼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地方數千里最大

諸國地臨媯水今謂烏商賈車船行旁國畫革旁行爲書記今西方胡書皆橫行不直下革謂皮不柔者武帝始遣使至

安息其王令騎迎於東界木鹿城號爲小安息去王都數千里行北過數十城人戶相屬因發使隨

漢使以大鳥卵及犂軒眩人獻

大夏漢時通焉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媯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去漢萬二千里居漢

西南本無大君長城邑往往置小君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乃攻之皆臣畜共稟漢

使者同受節度大夏人多可萬餘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界接身毒國皆屬大月氏

大月氏漢時通焉治藍氏城在大宛西可二千里居媯水北其南則大夏西接安息四十九日行

北則康居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護戶十萬東去長史所居六千五百里土地氣候物類風俗錢貨與安息同出封駘齊上高起其國本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十餘萬故恃強輕匈奴

本居燉煌祁連間

祁連在今張掖郡之西北

至冒頓單于攻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乃遠去

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都媯水北爲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羗號小月氏於大夏分其國爲五部翎翎音翳侯武帝聞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共擊之方從事滅胡乃使張騫使月氏時月氏

既君大夏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而還

小月氏治富樓沙城其王本大月氏王寄多羅子也寄多羅爲蠕蠕所逐西徙後令其子守此城因

號小月氏焉在波路西南

後魏史云去漢萬六千六百里

先居西平張掖之間

並今郡

被服隨與羗同其俗以金銀錢

爲貨隨畜牧移徙亦類北狄其城東十里有佛塔周三百五十步高八十丈自佛塔初建計至武定八年八百四十二年所謂百丈浮圖也晉天福時有仲雲旋居胡盧磧卽其遺種

康居漢時通焉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與粟弋伊隣接王治樂越匿地卑闡城亦居蘇薤城去長安

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十二萬東至都護治所五千五百里與大月氏同俗地和暖饒桐椰葡

萄多牛羊出好馬東羈事匈奴宣帝時郅支單于殺漢使者西阻康居

依其險阻以自保固

其後甘延壽陳湯

誅滅郅支單于至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然自以絕遠獨驕慢都護郭舜數上言康居驕黠今

遣十人侍此其欲賈市爲好辭之詐也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不通使燉煌酒泉二郡及南道八國於其國

給使者往來人馬驛橐駝食皆苦乏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非至許也漢爲其新通重致

遠人以此聲名爲重終羈縻而未絕自後無聞或名號變易或遷徙吞併非所詳也

奄蔡漢時通焉西與大秦接東南二千里與康居接去陽關八千餘里控弦十餘萬與康居同俗而

屬康居土氣溫和臨大澤無涯岸多楨松白草及豹畜牧逐水草蓋近北海

天竺後漢通焉即漢時身毒國初張騫使大夏見印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人曰吾賈人往身毒國市之即天竺也或云摩伽陀或云婆羅門在葱嶺之南去月氏

東南數十里地方三萬餘里其中分爲五天竺一曰中天竺二曰東天竺三曰南天竺四曰西天竺

五曰北天竺地各數千里城邑數百南天竺際大海北天竺距雪山四周有山爲壁南面一谷通爲

國門東天竺東際大海與扶南林邑鄰接但隔小海而已西天竺與罽賓波斯相接中天竺據四天

竺之閉國並有王業時又有捐毒國去長安九千八百里去都護治所三千八百里南與葱嶺相連

北與烏孫接衣服類鳥孫隨水草故塞種也顏師古云捐毒即身毒身毒則天竺塞種即擇種也蓋語音有輕重也從月氏高附國以西南至西海東至盤起

皆身毒之地有別城數百城置長有別國數十國置王雖各小異而俱名身毒扶南傳云舍衛國隸屬天竺伽口國一名

波羅奈國一名皮波羅奈斯國法維佛國記云波羅奈國在伽維羅越國南千四百八十里釋法威歷國傳云其國有稍訓牛其牛黑色角細長可四尺餘十日一割否則病或致死人服牛血皆老

壽國人皆壽五百歲牛壽亦等於人亦天竺屬國都臨恒河一名伽毗黎河靈鷲山胡語曰耆闍崛山山有青石頭似鷲鳥

遂以成俗地卑濕暑熱其國臨大水乘象而戰其人弱於月氏漢武帝遣使十餘輩出西南指求身毒爲昆明所閉莫能通以上通考四裔考

右西域